

卯齋誌異



聊齋誌異新序

許嘯天

我拿蒲榴仙的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又拿他的原文校讀一遍過以後，對於他，却有一點感想；我的感想未曾發表以前，先把別人對於聊齋誌異的感想，介紹一兩段在下面：

錢玄同先生說：

「聊齋誌異似尙不能盡斥爲「見識鄙陋」；十幾年前，有人說：聊齋誌異一書，寓有排滿之意；書中之狐，係指胡人。此說確否，雖未可知；然通觀前後，似非絕無此意。又其對於當時齷齪社會，頗具憤慨之念；於肉食者流，鄙夷訕笑者甚至。故玄同以爲就作意而言，此書尙有可取之處……」——錢玄同寄胡適之書。

胡適之先生說：

「……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書短篇小說；如……聊齋誌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誌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梁、胡四相、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

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平心而論，多數人是時代之征服者，有幾個人能夠征服時代呢？聊齋的文字，也能夠表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到了現在的時代，據錢胡兩位先生的批評，還留有這一點價值——錢先生說的「尙有可取之處」，胡先生說的「很有幾篇可讀的」，「都可稱爲短篇小說」，「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也是不容易的。——現在一般學者到了三五百年後不知可還有聊齋在今日的一點價值呢？——我們做現在的人，論過去的人，應該要有兩種眼光：一種眼光，是看他在當時有什麼價值？一種眼光，是看他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就拿這兩種眼光來看聊齋誌異：聊齋生在古典主義盛行的時代，又是死的文學——排比對偶——盛行的時代，他產生出這部古典豐富詞采堆砌成的聊齋誌異來，在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他可算得一個時代的征服者。但是，他在當時，却很能夠表現時代精神；他雖是被時代征服，却還能帶幾分反抗時代的色采。這個色采，直傳到三五百年後的今日，還有幾分價值；這個價值是什

麼？便是聊齋誌異的背景。

一種著作品的有價值沒有價值，全看他的背景如何。背景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功利主義」做背景的。

一種是「道義主義」做背景的。

功利主義做背景的，拿文字的形式做他的骨幹；道義主義做背景的，拿思想的組織做他的骨幹。在聊齋那時，正是機械文字盛行的時代——八股文駢體文詩賦等——是沒有生命的文字，沒有思想的文字，專講文字的形式去換取功名利祿，喪失了作者的人格，祇圖一時的時髦。這種背景，雖也能夠代表一時代的風尚，但他的作品在當時，本來沒有什麼價值，何況在今日聊齋誌異這部書，在形式上講，雖也免不了幾分堆砌工夫——機械式的文字——但是他有幾分思想，做他的背景。這個思想，不但在當時有價值，便是到現在也是有幾分價值的。

如今我把聊齋誌異的思想分斷開來，最顯明的是：

反對功利主義；

提倡戀愛精神；

破除階級觀念；
贊頌人類互助。

他站在「處士」的地位，借理想上的事實，抨擊當時齷齪的社會；你看他那篇司文郎，續黃梁，是何等的咒詛功利魯公女，胭脂，竭力的提倡戀愛，從織庫將軍，是滿肚子替平民打抱不平的意思；田七郎，黃英，是表演人類互助精神的地方；林四娘，狐諧，俠女，細柳，都是表現女子本能的文章……：這都是他的思想，都是他的背景；是他在機械式文章盛行的時候，功利主義盛行的時候，能夠反抗時代表現出非功利主義的色彩來，是他在當時的價值，他是在今日還有幾分價值的地方。

聊齋誌異的價值，在他精神上說，是有思想的寄託；在他文學上說，——形式上——又有「寫實」的技能。寫實，是做小說的第一個有價值的技能；聊齋誌異能夠在理想主義中帶寫實的性質；說狐，說鬼，說神，說人，說俠客，說什麼像什麼。又能用客觀的眼光，作主觀的描寫，處處體貼人情，事事細膩有理。發揮他豐富的逼人性，深摯的感動力。這又是聊齋誌異在文學上第一個長處。但是過去有價值的書，不一定也是現在有價值的書；便算是在今日也有價值，總有幾分不合於現在的時代精神而失却他底效能的地方。——因此，我要拿聊齋誌異重複校讀過改選過。

校讀，改選，還不算數；胡適說得好：「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因此，我要拿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格外顯出他「寫實」的好處，而洗去他「古典主義」的壞處。

這是我們在今日「整理國故」的責任，不一味抹煞前人心血的本意。

十三，一，二十二，在星期文會。

新式文對照點
聊齋誌異目錄



狐嫁女

王成

買兒

嬰甯

蓮香

恆娘

辛十四娘

青梅

封三娘

嬌娜

青鳳

蕙生

胡四姐

紅玉

狐諧

黃九郎

鴉頭

荷花三娘子

阿繡

長亭

鳳仙

甄后

鬼

葉生

聶小倩

巧娘

晚霞

梅女

伍秋月

宦娘

小翠

小梅

張鴻漸

畫皮

水莽草

魯公女

連瑣

章阿端

金生色

劉夫人

湘裙

小謝

愛奴

薛慰娘

房文淑

王六郎

寶氏

神

睡人語

種梨

成仙

鳳陽士人

雲翠仙

于去惡

呂無病

田子成

王蘭

耿十八

畫壁

勞山道士

陸判

道士

王者

織成

竹青

香玉

白于玉

劉海石

雷曹

翩翩

鞏仙

西湖主

彭海秋

仙人島

雲蘿公主

鍾生

賈奉雉

蕙芳

陸押官

續女

嫦娥

霍女

桓侯

粉蝶

錦瑟

丐仙

花神

青娥

余德

苗生

五通

葛巾

書癡

石清虛

阿織

又

黃英

齊天大聖

人

長清僧

阿寶

大男

瑞雲

陳雲樾

申氏

俠女

張誠

曾友于

珊瑚

樂仲

金和尙

仇大娘

連城

宮夢弼

羅刹海市

江城

胡四娘

天宮

顏氏

邢子儀

崔猛

寄生

段氏

章公子

夜叉國

小二

田七郎

促織

邵女

細柳

馬介甫

菱角

陳錫九

王桂菴

緝賊

王十

胭脂

酒狂

劉姓

又

細候

庚娘

偷桃

丁前溪

又

人妖

商三官

念秧

林氏

錢卜巫

席方平

口技

局詐

又

新文對照
標點
聊齋誌異

原著者蒲留仙

句讀者許嘯天

校閱者胡翼雲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

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其醜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

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靡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銜山一綫耳。

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

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般尙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個儻或不吐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

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噓咳。翁聞公醒，乃出，詭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卽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

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韻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曰：「公若爲僮，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雲從，酒馥霧霏；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如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舉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璦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

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納袖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

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

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開。

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篋，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

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歷城地方的殷尙書，他年輕的時候，原是狼窮的，膽量卻極大。本城有一所舊家的空房子，足足有幾十畝地面，造着接連連的樓房，常常看見妖怪跑出來，因此聽他空着，沒人敢去住。日子多了，院子裏長滿了野草，便在大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去的。

有一天，殷尚書在一家讀書朋友家裏吃酒，大家說起這所房子，有一個人笑着說道：「有能夠到這裏面去住一夜的；大家湊些銀錢，請他吃一桌酒席。」這位殷先生聽了，便跳起來說道：「這有什麼難處？」他便挾着一牀席子跑去。大家送到他門口，取笑着說道：「我們在這裏等你一回；你進去。倘然見了什麼，須要快快聲張起來。」殷先生笑一笑道：「我若真的遇到了鬼怪狐狸，便當捉住他，拿來給你們做一個憑據。」說着，一轉身進去了。

祇看見長的香附子草，遮滿了道路；那蓬蒿和香艾，遍地出着，和田裏種着的苧麻一般。這時候是初頭上，一鈎黃澄澄的新月亮，照着房屋，隱隱約約的看得出門戶來。他摸着走進了好幾座廳房，纔走到後面樓上，踏上月臺，看見這地方收拾得乾乾淨淨，非常有趣；他便在這裏住下。抬頭一望，見西面天上的月亮，祇遠遠的在山頂兒上露出一線光明來。

他坐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瞧見；他肚子裏暗暗的好笑，那班造謠言的人，真是無中生有。他便把席子鋪在地上，搬了一塊石頭，權作枕頭，仰天睡倒，看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

看了半天，朦朦朧朧要睡熟去，忽聽得樓底下有脚步聲音，悉索悉索的走上來。殷先生假裝睡熟，觀着眼睛偷看，見一個丫鬢模樣的手裏擎着一盞蓮花燈。他見了殷先生，冷不防樓上有人，把他

嚇了一跳，倒退幾步，回過頭去，對後面的人說道：『有陌生人在這裏！』接着樓下那人問道：『是誰？』這丫頭回答說：『不認識的。』停了一回，一個老頭兒跑上來，對着殷先生細細的看了一回，說道：『這個是殷尙書，他睡得狠熟了，我們做我們的事體。殷先生是漂亮人，便是醒來，看見了我們，想也決不見怪的。』說着，帶了丫鬢，一塊兒走進樓屋去，把樓上的門窗，一齊打開。隔了一回，來來去去的人，愈加多了；樓上燈光，照着屋子裏，和白天一般。殷先生輕輕的翻了一個身，接着打了一個嚏，咳嗽了一聲。老頭兒聽得殷先生醒了，忙跑出來，跪着說道：『小的有一個粗笨女兒，今天晚上出嫁，不知道貴人在這裏，驚吵了貴人，求你不要見怪！』殷先生忙上前去拉起來，說道：『我沒有知道，今天晚上是府上的好日，不曾帶得禮物來，慚愧得很。』老頭兒說道：『貴人來了，託貴人的福，壓住邪氣，趕去兇神，已經運氣得很；若得貴人賞光，喝一杯水酒，便格外榮耀了。』殷先生聽了，高興得很，便答應他，走到樓中間一看，那擺設非常考究，非常華麗。便有一個女人出來拜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老頭兒在一傍說道：『這個是我的老婆。』殷先生便對他作了一個揖。

停了一回，耳朵裏聽得吹打的聲音；有人跑上樓來通報道：『到了！到了！』老頭兒忙跑出去迎接，

般先生也站起來候着。隔了一回，祇見一排紅紗燈籠，領着新郎進來；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相貌生得非常漂亮。老頭兒叫他先對貴客行禮，那新郎抬起頭來看看般先生；般先生裝作是幫着老頭兒招待客人的，對新郎行了一個半主人的禮。挨到丈人女婿見過了禮，便坐下來喝酒。停了一刻，那抹粉書眉的女客來了許多，席面上的菜，也不斷的送上來；王的酒杯，金的酒壺，排列着滿桌子，射出光來。大家吃了幾杯，老頭兒叫丫鬚：『去請姑娘出來。』丫鬚答應一聲，進去半天，不見他出來；老頭兒自己跑去，拉着門簾，催了幾聲。一刻兒工夫，祇見許多丫鬚老婆子，扶着新娘娘出來；身上掛了許多金的玉的首飾，走路丁丁冬冬的響起來。那一陣一陣蘭花麝香似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老頭兒叫他朝上拜了幾拜，拜罷了起來，挨在他母親身傍坐下。般先生偷的看了一眼，見他滿頭戴着珠翠，世界上竟沒有再比他縹緞的了。

隔了一回，老頭兒拿出金杯子來篩酒——這酒杯比平常酒杯要大幾倍——般先生心想：這樣東西，可以拿去給朋友做憑據的。他便悄悄地把酒杯縮在袖子裏，裝假喝醉，靠在茶几上，歪着身子睡去。衆人見了，都說道：『般相公醉了。』隔了不多時候，聽得新郎告辭出去；一霎時吹打起來，許多人搶着走下樓去。

停了一回，老頭兒來收拾碗盞，少了一隻酒杯，到處找尋，也尋不到。便有人背地裏說：『是這驢騾的客人偷去的。』老頭兒忙叫他們：『不許多說，怕給殷先生聽見了，難爲情的。』

過了一回，裏外屋子都沒有聲響了，殷先生纔起來，屋子裏黑黢黢的，沒有燈光，祇有一陣陣的花粉香和酒氣，散滿了四圍牆根。抬起頭來，看東面天上發了白光。他便慢慢的走出去，伸手到袖子裏摸摸，酒杯還在那裏。走到門口，他這幾個讀書朋友，早候在那裏，見了殷先生，疑心他是昨天晚上溜回去，到今天一早再走進來的。殷先生拿出酒杯來，給他們看，大家看了詫異，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殷先生便把昨晚的情形說出來，大家一想，這隻金酒杯，不是窮讀書人拿得出來的，衆人便信了他的話。

後來殷先生中了進士，在肥邱地方做官，這地方有一家姓朱的大戶人家，請殷先生去喝酒。主人吩咐：『去取大杯子來。』去了半天，沒有拿出來，有一個小底下人走來，拿手遮着嘴對他的主人輕輕的說了幾句。他主人聽了，好像生氣的樣子，停一回，拿出金酒杯來，勸客人喝酒。殷先生一看，見這酒杯的樣子，和上面雕刻的花紋，和從前狐狸的東西一點兒沒有兩樣，他心裏疑惑起來，問：『這酒杯是什麼地方造的？』那主人回答道：『這酒杯一起有八隻，我父親做京卿的時候，找了

銀匠裏邊的好手來，看着他造的。這是世代傳下來的東西，很小心的收着多年了；因見縣老爺到來，便叫人到箱子裏去取出來。不知怎的，祇剩了七隻；我疑心家裏人偷去的，但是那包兒包了十年，依舊好好的沒有改動，實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般先生聽了，笑笑說道：「這金酒杯變了雀兒飛去了，但這是你們傳代的貴重東西，不可以遺失的；我也有一隻，樣子和這個差不多，停一回去拿來奉送罷。」

般先生酒喝完了，回到衙門裏，尋出那隻酒杯來，叫人快快送去；那姓朱的拿着，細細一看，心裏很奇怪。便親自去道謝，又問：「這一隻酒杯到底是從那裏來的？」般先生便把這件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邊，纔知道一千里外的東西，狐狸也能夠拿得來，但是他終究不敢留在自己這裏的。

(註一) 共醪 醪，是湊錢買酒，共醪，是大家湊了錢買酒喝。

(註二) 上弦 每月初一到初八的月亮，叫「上弦」；過了二十三，叫「下弦」；弦是弓背，比方這時候的月亮，和弓背一樣的。

(註三) 個儻 個儻，便是活潑，俗語叫「漂亮」。

(註四) 箕帚女 說自己的女兒生得粗笨，祇能夠捏箕掃帚做些粗笨事體，是一句客氣話。
漢記裏有一句：「臣有弱息，願奉箕帚。」

(註五) 爲儂 人家裏有婚喪大事，在裏面管

行禮事體的叫相，在外面招待客人的叫僮；古時的僮相，都是有體面的人做的。

(註六)酒馘 馘，便是肉。

(註七)什襲 「什」和「十」一樣的什襲，便是十層包裹。子闕_缺有兩句：「革置十重緹巾」

什襲

(註八)明府 漢朝人叫知府官叫明府，唐朝人叫知縣官叫明府；這書是依唐朝人的叫法。

(註九)羽化 羽，是說雀兒化，是變化；是說這東西變做雀兒飛去不見了。

嬌娜

孔生_字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普陀寺。備爲寺僧鈔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

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卽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卽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鴛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

問：「宅何久鏽？」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

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味爽卽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曰：「太公來！」生驚起見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

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

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句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

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

亦易足也。」

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

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命歸，何久不至？」

俄，僮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嘖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

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刀薄於紙——把釧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貧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假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

罔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細細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若不自已。

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只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

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娥，蓮鈎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吹鼓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

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卽送君行。」

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屬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

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遁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甫一男，名小宦。

生以忤直指罷官，望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湍浮釘，宛然世族，則問妹子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

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

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兇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

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翳，回視舊居，無復閤閤，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攔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攞

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眇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昇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臂，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

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歿。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

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局。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官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爲狐兒也。

異史氏而：「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肌，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一六

有一個讀書人，名叫孔雪笠，——原是孔天子的子孫，——做人極和氣，詩做得也很好。他有一個要好朋友，在天台縣做官，寄了一封信來叫他去。孔雪笠到了那邊，恰巧這位縣官死了，他便流落

在天台，不能回家。住在普陀寺裏，替廟裏的和尚抄寫抄寫，賺幾個錢。在這座廟的西面，隔開一百多步路的地方，有一所房子，原是單先生的。先生本來是舊家子弟，因為和人家打了多年的官司，銀錢也化完了，家裏的人很少，用不着這許多房屋，便搬到鄉下去，住着這所房屋，也便空起來。有一天，落下一場大雪，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孔雪笠無意中走過這座大房子的門口，見裏面走出一個年輕的公子來。衣服穿得很闊綽，神氣也很漂亮；見了孔雪笠，便走上前來，對他行了一個禮，說了沒有幾句話，便邀他到家裏去。孔雪笠歡喜他這個人爽快，馬上跟他走進門去；裏面房屋雖不十分大，卻到處掛着綢緞的門簾，牆上掛了許多古人的字畫，桌子上擺着一本書，書籤條上寫着瑯環瑣記四個字。翻開來一看，書裏所記的，都是沒有看見過的。孔雪笠看他住在姓單的房子裏，想他一定也是姓單，便不去問他的名姓；那公子倒細細的打聽孔雪笠的來歷，孔雪笠老老實實的告訴他。公子心裏很可憐他，勸他開一個館教書；孔雪笠聽了，嘆一口氣說道：「客邊人誰肯替我介紹？」那人說道：「你若不嫌我粗笨，我便拜你做先生。」孔雪笠聽了，快活得了不得；不肯直受先生的稱呼，情願和他做一個朋友。又問他：「這座房屋，爲什麼關閉了這許多日子？」他回答道：「這是單家的房子，從前因爲單家公子住在鄉下，所以把這座房子空得長久。我是姓臧。」

甫，祖代一向住在陝西；現在我家裏被野火燒去了，暫時借這房子住幾天。」孔雪笠到這時候，纔知道他不是姓單。

這一晚上，他兩個人說說笑笑，很高興，便拉他一塊兒睡覺。天纔亮，就有一個童兒走進房裏來，把火盆燒旺了；公子先起來，走到裏邊去，孔雪笠還擁着被頭坐在牀裏。忽然那童兒跑進來說道：「老太爺來了！」孔雪笠忙跳下牀來，看見一個老頭兒走進來，頭髮雪白，對着孔雪笠狠客氣的說道：「先生不嫌我兒子粗笨，肯教他讀書；小孩子纔學得東塗西搨，萬不可因朋友稱呼，便當作平輩看待。」隔了一回，送出一件絳衣服來，還有貂皮帽子鞋襪，每樣都是一件。看孔雪笠洗臉梳頭完了，便叫：「送上酒菜來。」屋子裏用的茶几坑榻，和那老頭子身上穿的衣服，材料樣子，都非常別緻，叫也叫不出他的名目來；祇見那東西都發出光來，照在眼睛裏，眼也花了。

當下喝了幾杯酒，老頭兒站起來，拄着拐杖去了。吃罷了飯，公子送上他做的文章本兒來；裏邊做的都是古文詩詞，並沒有一篇八股文章。問他：「爲什麼不做八股？」他笑笑說道：「我並不想求功名。」到了晚上，又喝起酒來，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再開開心，明天便不許了。」又對童兒說道：「你去看看老太爺有沒有睡覺；候他睡下了，悄悄的把香奴叫出來。」

童兒去了一回，把一個繡花套兒套着的琵琶先拿出來，停了一回，走進一個丫鬢，臉上擦着胭脂花粉，那臉兒又長得非常標緻。公子叫他彈一曲湘妃調，這丫鬢拿牙籤兒鉤動絃線，聲音彈得很響，腔調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又叫：『拿大杯子來篩酒。』直喝到三更時分纔住。

到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兩人一塊兒念書。這個公子很聰明，眼睛一看見，便念得出來，到了兩三個月以後，動筆做起文章來，非常高妙。——兩人說定，隔五天喝一回酒，每到喝酒的時候，便去把香奴叫來，——有一天晚上，孔雪笠酒喝醉了，他兩隻眼睛不住的看着香奴，公子在傍邊，已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這個丫鬢是我父親養着的，哥哥一個孤身，身邊既沒有人，回去又沒有家，我也日夜替你想法子，總要替你尋一個好女人，配得上哥哥的。』孔雪笠聽了，說道：『你若真的有這個好心，我一定要和香奴一般的，纔稱我的心願。』公子笑笑說道：『你真是少見多怪的。像香奴這樣的，你已經滿意了；你的心願，也容易打發的了。』

住在這地方，又過了半年，孔雪笠氣悶得很，要想到城外空曠地方去走走，走到大門口，看見兩扇門反鎖着。孔雪笠問他：『什麼道理要把門鎖起來？』公子說道：『我父親怕開了門，常常有朋友來往，打斷了我們讀書的念頭，所以把門關起來，是不叫人來的意思。』孔雪笠聽了這個話，也祇

得罷了。

這個時候，已是夏天，天氣很燥熱，他們便把書房搬到花園裏去。孔雪笠胸脯頭，忽然生了一個瘡，和桃子一般大，隔了一晚，又大得和飯盃一樣，痛得嘴裏不住的叫喊。公子從早到夜，在傍邊看護他，忙得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又過了幾天，痛得愈加利害，連茶飯也不能進口；老太爺也知道了，到書房裏來看他。看了這情形，祇是嘆氣，也想不出醫治的法子來。公子忽然對他老太爺說道：「孩兒前夜想起先生這個病，祇有嬌娜妹妹能夠醫治；已經差人到外婆家去叫他回來，怎麼去了這半天，還不見來？」

停了一回，童兒進來報說：「嬌娜姑娘來了！姨奶奶帶着松姑娘，一塊兒來的。」他父子二人聽了，急忙跑進去，隔了一回，公子領了他妹妹到書房裏來。見了孔雪笠，行了一個禮。年紀大約十三四歲，那雙水盈盈的眼光裏，露出一肚子的聰明來；一搗細瘦腰肢，和風擺楊柳似的，行一步也可人意兒。孔雪笠見了這美人兒的顏色，頓時忘了痛楚，嘴裏也不叫喊了，精神也忽然清爽起來。公子便對他妹妹說道：「這一位是你哥哥的好朋友；我們的交情，和同胞手足差不多，妹妹要好好的替他醫治。」

嬌娜姑娘聽了他哥哥的話，便收拾起害羞的樣子，把袖口捲得高高的，走近牀去一看，伸手在胸口撫摩一回。孔雪笠祇覺得一陣香氣，送進鼻子管裏，比蘭花的香還勝幾倍；嬌娜姑娘笑了一笑，說道：「怪不得要害這種病，原來他心脈動了！這病勢雖來得利害，卻還可以醫治。如今皮肉上已結了塊，要醫治他，非割開皮削去肉不可。」說着在他臂膀上脫下一隻金鐲子來，擱在瘡面上；他用手慢慢按下去，那瘡頭兒便擠起一寸多高，露出在鐲子外面，那瘡脚四面紅腫的根盤，一齊縮在鐲子裏面，不像從前和飯盤一般大了。看看到了時候，他撩起衣襟，掏出一柄佩刀來——那刀口薄得和紙一般——一隻手按住鐲子，一隻手握着小刀兒，輕輕的靠緊根盤上割去。那紫色的血四面流下來，淌在牀上席子上，都弄滿了；孔雪笠這時貪圖和美人兒親近，非但不覺得痛，還怕他割得快，不能夠親近得長久。不多一回，己把腐爛的肉割盡，露出圓圓的一個疤——和樹上削下來的疣一般——嬌娜姑娘，便叫：「拿水來。再替他洗瘡口。洗淨了他嘴裏吐出一粒紅色的丸藥來——這丸藥和彈子一般大——在皮肉面上手按着；一邊搓一邊轉，纔轉了一圈，便覺得一般熱氣，和火燒一般，轉了第二圈，那皮膚已發起癢來；第三圈轉完，覺得遍身涼爽，直到骨髓裏邊。嬌娜姑娘拿起丸藥來，咽下肚去，說一聲：『好了！』急急走出書房。孔雪笠從牀上跳下來，跑過去

說聲：『多謝！』姑娘已經進去了。他這時身上的痛苦，已一點兒沒有了；空下來常常想着嬌娜姑娘的面貌，心裏祇是丟不下。

從此他書也無心讀了，終日坐着發呆，滿肚子搔摸不着的苦；公子暗暗的留心，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對他說道：『做兄弟的已經替哥哥尋得了一個極好的配偶。』孔雪笠聽了問是：『什麼人？』公子說道：『也是我的親戚。』孔雪笠低着頭想了半天，搖搖頭說道：『不必費心。』他跑去對着牆，背出兩句詩來，那詩裏的意思說道：『到過大海裏的人，見了別地方的水，是看不上眼的了；看過巫山的雲，那別地方的雲，都沒有什麼好看了。』公子聽了，知道他見了他的妹妹以後，別的女人都不在他心上；這兩句詩的意思，是拿他來做個比喻的。便接着說道：『我父親很歡喜你的才學，早想和你結一門親，但是我共總祇有這一個小妹子，年紀又太小。我有一個姨媽的女兒，名叫阿松，年紀已經十七歲了，面貌也很不壞。你如不相信，阿松姊姊天天到花園裏來的，你去躲在前面廂房裏，可以看得見他。』

孔雪笠依了他的說話，果然看見嬌娜姑娘，同了一個美人兒走來，彎彎的眉兒，尖尖的脚兒，那容貌的美麗，和嬌娜姑娘不相上下。孔雪笠歡喜得了不得，便託公子做媒；過了第二天，公子從裏面

出來，見了孔雪笠，便說道：『恭喜！恭喜！親事成功了！』便收拾起一間房屋來，給他兩人拜堂成禮。這日晚上，屋子裏吹打得很熱鬧，房屋也震動了；那新娘娘遠遠望去，和神仙一般。忽然和他一塊兒睡在被窩裏，孔雪笠心想：那月宮不一定在天上的了！他兩人吃了合歡酒以後，心裏非常的合意。

有一天晚上，公子對孔雪笠說道：『哥哥教導我的好處，我沒有一天忘記的；這幾天單公子官司已經打完，他快要回來，要房子要得狠急，我們全家要離開這裏，搬到西面去。看樣子不能和你再在一塊兒了！』兩人說着，心裏覺得依依不捨，孔雪笠要跟他一塊兒去，公子勸他回家去；孔雪笠說道：『要回去也不容易。』公子說道：『不用耽心事，我有法子送你回去。』

停了一回，老太爺拉了松姑娘出來，拿了三百兩金子，送給孔雪笠。公子伸出左手拉住了孔雪笠，右手拉住了松姑娘，叮囑他要閉緊眼眶子，不要偷看。『忽覺身體輕飄飄的飛起來，脚底凌空，祇聽得耳邊風聲呼呼的響；隔了好半天，聽說道：『到了！』張開眼來一看，果然見了家門。纔知道公子並不是人。』

孔雪笠歡歡喜喜的走上去，打他家裏的大門；他母親一見了兒子，真是想不到的。又見了這個美

貌的媳婦，母子婆媳見了面，說不盡的歡喜話；回過頭來一看，公子早已走了。——松姑娘在孔雪笠家裏，知道孝順婆婆；從此美貌賢惠的名氣，遠近的人都知道。後來孔雪笠中了進士，派他到延安去做司李官，帶了家眷上任。——他母親因為路遠不去。——松姑娘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小官。

後來孔雪笠得罪了巡按使，革了職，因路上種種阻礙，不得回家；他空着沒事，到城外打獵去，遇到一個年輕的俊秀男子，騎着馬。他見了孔雪笠，常常回過頭來，細細一認，原來便是皇甫公子，兩人勒住了馬，心中說不出的又悲傷又歡喜；公子邀孔雪笠到一處鄉村地方去，一座大樹林子，那樹葉密密層層遮住了天上的太陽光。走到一家門口，祇見大門上釘着白銅門環，狼像是大戶人家；孔雪笠走進去，問起嬌娜妹妹，說：『已經出嫁了。』問的岳母，說：『已經死了。』心中說不出的感慨淒涼。過了一夜，和松姑娘一塊兒正要告別回去，見嬌娜也來了，抱着孔雪笠的孩兒，逗着他笑。說道：『姊姊亂了我們的種了！』孔雪笠上去作了一個揖，謝謝他從前醫治瘡癩的好處；嬌娜姑娘笑說道：『姊夫現在貴了，瘡口早已收了疤，到今天還沒忘記痛麼？』接着那姓吳的妹夫也來了，和孔雪笠見面；他夫妻兩人，住了兩夜，告辭去了。

有一天公子忽然跑來，臉上露出憂愁的樣子來，對孔雪笠說道：『天上有災難落在我們家裏，哥哥肯不肯救救我？』孔雪笠聽了他的話，不知道是什麼事體，便滿口答應。公子聽他答應了，忙跑出去帶了一家人進來，一齊跪在廳堂裏。孔雪笠見了，詫異得狠，忙問：『什麼事體？』公子說道：『我們不是人，實在是個狐狸；今天要遭天雷打死，哥哥如肯親身去替我們受一受難，我們一家人的性命，都能夠保住。你如不肯，我們也祇得帶了子孫到別處去，決不敢來拖累你了。』孔雪笠聽了這話，便立誓願和他們一塊兒生死。公子便叫他手裏擎着寶劍，立在門口，叮囑他道：『如有雷來打你，你千萬不要逃走！』孔雪笠一一答應。

停了一回，果然看見那狼晴朗的天上，忽然四面起了黑雲，見得眼前昏沉沉的，和罩住在幕子裏一般；回過頭去看看自己的房屋，那門窗牆壁都不見了，祇看見一座大墳，墳前一個大窟窿，望去黑黢黢的看不見底。孔雪笠心裏正詫異的時候，忽裏得一聲霹靂，山搖地動，接着狂風大雨；那幾百年的老樹，也齊根拔了起來。孔雪笠眼睛也看花了，耳朵也震聾了；他挺着腰站着一動也不動。忽然在濃黑的煙球裏，看見一個鬼，尖嘴長爪，從窟窿裏拉着一個人出來，踏着煙頭，正要飛上天去；忽然煙頭裏邊露出那人的衣裳鞋子來。孔雪笠定睛一看，心想這樣子，狼像是嬌娜，他便跳起

來，擎着劍斬去，那人跟着手落下地來。耳中忽聽得山倒一般的響亮，一個焦雷打過來，孔雪笠倒在地上死了。

停了一回，天也暗了，嬌娜自己蘇醒過來；看見孔雪笠倒在一傍，他便號大過哭說道：『孔家郎君，爲我死了，我也不願活在世上！』這個時候，松姑娘也走出來；兩人抬着孔雪笠的身體，回到家裏。嬌娜叫松姑娘捧住他的頭，他哥哥拿一根簪兒撬開牙關，嬌娜上去捧住他的臉兒，把舌尖抵住一粒紅丸藥到他嘴裏，又和他嘴對嘴的吹進氣去。那粒紅丸藥跟了一口氣走進了喉嚨，喉嚨裏便格格格的響起來；停一回，孔雪笠清醒過來，看見一家的人站在他面前，他好像夢中醒來一般。看一家人一個也不少，驚慌去了，心裏又快活起來。孔雪笠說：『這荒墳堆裏，不能長久住着，不如跟他一齊回到家裏去。』大家聽了都說：『好。』祇有嬌娜不願意同去。孔雪笠勸他和妹夫一塊兒去，又怕他公婆捨不得小兒子；大家商量了一天，想不出個好法子來。

忽然吳家一個小底下人，滿頭流着汗，氣急喘喘的跑來；大家看了這樣子，非常詫異。忙問他：『什麼事體？』原來吳家也在這一天遭了難，一家人都被雷打死了。嬌娜聽了，跳起縣來哭個不住，大家勸住他；這一來纔把同回去的事體，商量停當。孔雪笠進城去，料理幾天事體，便連夜動身到了

家裏分出一座空的園子來，給公子安頓家眷。

他們常常把大門反關起來，孔雪笠和松姑娘來了，纔肯開門。孔雪梵和公子兄妹二人，在一塊兒下棋喝酒，說說笑笑，和自己爲一樣。過了幾年，小宦長大起來，相貌極俊秀，可是狠有狐狸的脾氣，常常到街上去游玩，大家知道他是狐狸生的兒子。

異史氏說道：『我對於孔雪笠，並不羨慕他貌有美的妻子，實在羨慕他有這溫柔的朋友，看一看他的臉兒，可以忘了肚肌，聽一聽他的聲音，不由人心裏快活起來。得着了這種好朋友，常常和他談談天，喝喝酒，這魂靈兒也要被他的美貌勾去，實在比夫妻同牀的快樂還要有趣呢！』

(註一) 蘊藉 蘊藉，是說人的脾氣有涵養工夫。

中間人的叩銜，因爲他專替人說好話的。

(註二) 落拓 落拓，便是流落在客鄉。

(註五) 駑駘 壞的馬，叫駑駘。

(註三) 瑯環 神仙住的地方，叫「瑯環福地」。

(註六) 塗鴉 說自己的字寫得不好，像一隻老鴉一般，是客氣的口氣。盧仝有一句詩道：『塗

(註四) 曹邱 周朝時候有一個曹邱生，他在外

抹詩書似老鴉。』

面常常對人說季布的好處；後來季布的名氣

抹詩書似老鴉。』

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的人便把曹邱兩字，做了

(註七) 節拍 節拍，便是音樂段落的地方，俗名

叫腔調。

(註八)物色 物色，便是尋訪的意思。色，是形色。

(註九)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

兩句詩，是唐朝元稹，死了妻子做的。滄海的水頂大，巫山的雲是最好；看見過這兩處地方的雲和水，別地方的水和雲都看不上眼了。拿這詩句來譬喻他妻子的才學最高，面貌最美，別的女人都比他不上意思。

(註十)畫黛彎蛾 黛，是女人畫眉毛用的一種

黑石頭。女人的眉毛樣子，愈彎愈好看；那蠶蛾

的眉毛，長得最好看，又黑又彎。畫黛彎蛾四個

字，便是說這女人拿黛石把眉毛畫得彎彎的，

同蠶蛾的眉毛一樣。

(註十一)蓮鈎蹴鳳 蓮鈎，是說女人的小腳；鳳，

是說他鞋頭兒上繡着一隻鳳凰。便是說和鈎

一般的小腳兒，套着一雙繡鳳凰的鞋子。

(註十二)合盞 半個葫蘆叫盞，夫妻行婚禮的

時候，夫妻各拿半個葫蘆喝酒，叫合盞。俗名便

叫合歡杯。

(註十三)司李 古時官名，專管牢監審問犯人的，

又叫司理。

(註十四)直指 直指，便是明朝的御史；和清初

的巡按差不多。

(註十五)顛倒衣裳 顛倒衣裳是形容男女同

牀的樣子。後漢書后妃紀裏有兩句說道：「適

情任欲，顛倒衣裳。」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贖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譎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

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歛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卽王東之之孫乎？我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信，便邀臨顧。

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甕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

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

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糶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察知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

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資，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講五十餘端以歸，軀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

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滯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

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

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懲惡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

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

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

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子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

卽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鍛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

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鬪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

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旣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

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

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頗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

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

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有一個姓王名成的，是平原地方的舊家子弟。性情十分懶惰，家景一天一天爲難起來，只賸了幾間破屋子。同他妻子睡在麻草堆裏，常常聽他的罵聲，實在難過。這時正在夏天，天氣狠熱，近村原有周家的一座舊花園，牆頭房屋已經坍塌，獨有一座亭子未倒，村裏的人都在這亭子裏過夜，王

成也去睡在那裏。

等到天亮，同他同睡的朋友都走了，太陽出得狠高，王成起來，剛要回家，看見草地上有一支金鳳釵兒，拿在手裏，仔細一瞧，見上邊刻着「儀賓府造」幾個小字。——王成祖上原是衡府的王親，傳下來有幾件貴重東西，也是這個款樣，——他拿了這枝金釵，正在疑惑，忽然有一個老婆子跑來，說是找金釵的。王成雖然貧窮，他性情卻是極高傲的，立刻把金釵還了他，那老婆子歡喜得什麼似的，稱贊王成是有品行的好男子。又說道：「這枝釵能值幾個錢，不過是我丈夫遺下來的東西。」王成問他：「你丈夫是誰呢？」那老婆子道：「就是從前衡府的王親王柬之。」王成聽了，吃了一驚，說道：「老太太說的王柬之，就是我的祖父。」老婆子也吃驚道：「原來你就是王柬之的孫子嗎？我是狸仙百年前我同你祖父十分恩愛，後來你的祖父死了，我就躲起來。現在這金釵，恰巧到了你手裏，這豈不是天意麼？」王成也聽說他祖父有個狐仙老婆的，便信他的話，請到他家裏去。

老婆子答應，跟王成到了家中，王成叫他的妻子出來相見。這時王成的妻子，穿着一身破衣服，蓬着頭髮，滿臉都是飢寒的顏色；老婆子說道：「呀？王柬之的孫子，窮到這個地步！」又四面的一看，

家中連一粒米一根柴也沒有，說道：『家中窮得這樣，兩口兒怎麼能過活呢？』王成的妻子，又將家裏爲難的情形，仔仔細細告訴他聽，一邊說，一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老婆子把金釵給了他，叫他暫時當幾個錢來買米，說：『歇三天再來看你們。』王成苦苦留他，他說：『你一個妻子，尙且養他不活，還添上一個我，大家愁愁悶悶的也沒意思。』說着一逕去了。

王成告訴他妻子，說：『這老太婆是狐仙。』他妻子害怕起來。王成又說：『他雖是狐狸，却和我祖父結過露水姻緣，又狠有義氣，以後他來了，你須要敬重他，當他是個祖母一樣。』他妻子答應了。等過了三天，那老婆子果真來了，拿出好幾兩銀子，幫他媳婦兒買了一石米，一石麥，晚上便歇在王成家裏，和王成娘子睡在一牀。王成妻子原有點害怕，後來留心看他，覺得這老婆子十分關心，又十分慈愛，也就不疑心了。

第二天，對王成說道：『我的兒！你千萬不要這樣懶惰！年少的人，應該做做事體，坐吃山空，不是久長之計。』王成道：『我苦於沒得本錢。』老婆子道：『你祖父在時，金珠綢緞，隨我拿的，我因爲不是凡人，拿了也沒用處。現在只剩了買胭脂花粉的銀子四十兩，存在箱子裏，久藏着也沒甚用處，不如你拿了去，買些葛布，快快趕上京去，可以得點利息。』王成答應了，去買了五十幾匹葛布，回

來；聽老婆子的話，立刻收拾行李，算算有六七天功夫，可以到北京。又叮囑：『諸事要勤謹，不可懶惰；倘若你忘了我的囑咐，將來懊悔也來不及的！』王成一答應。

背上包裹，走到半路，天就下雨，身上濕透；王成從小過的狠快活的日子，那裏受得起這種辛苦，漸漸的有點吃不住了，暫時找到客店裏去歇腳。誰知那雨腳兒點點滴滴，直到天明還未停止；守了一夜，那道兒上越發滑得利害。看那路上來來往往的人，把兩腳浸在爛泥裏，雨水一直濕到大腿上；他看了害怕，不敢出去。直到十二點鐘，雨也停了，路也乾了；他正要走，一霎時天上的雲又漸漸的聚攏來，一會兒又下起大雨來了。他又歇了兩三夜，纔得上路；他在路上聽說葛布價錢長了，心裏十分歡喜。待到得京中，進了客店，那掌櫃對他說道：『可惜你來得遲了！』

當王成未到以前，南方說兒初通葛布到得狠少，京裏的大戶人家，又家家愛買葛布，價錢因此狼貴，比到平常竟可長到三倍。前一天，忽然來了許多賣葛布的客人，價錢便跌得非常快；所以那掌櫃的說他來得太遲了。王成聽了，很不高興；過了一天，那葛布越來得多了，價錢也越賤了。王成暗想：既然沒有利息，不如不賣；無奈住在客店裏是要用錢的，住了十幾天，便鬧了許多飢荒。掌櫃的勸王成把葛布來賤賣了，賣下來的錢還可以作別的買賣。王成聽他的話，蝕了十幾兩銀子，到早

上起來，想動身回家去，拿起錢袋兒來一看，誰知那銀子早已不見了。嚇了一跳，跑去告訴掌櫃的。那掌櫃的聽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悵悵有幾個客人插嘴道：『你爲什麼不去告官，叫掌櫃的賠你的銀子呢？』王我嘆口氣說道：『實在是我的運氣不好，與他什麼相干？』那掌櫃的聽了，却十分感激他，送他五兩銀子，寬慰幾句，勸他回去。

王成想道：『我這樣回去，那裏有這張臉見祖母呢？』他在店堂裏踱來踱去，心中正不知如何是好。一眼見許多人圍着，在那裏鬪鴿子賭錢，每一回進出總是幾千。一頭鴿子的價錢，也要值到一百以外。王成想道：『這買賣倒也不錯。』算一算自己錢袋裏的錢，祇能販了鴿子，賭是不能賭的了。他打定主意，去和掌櫃的商量。那老頭兒一味哄着他，還同他說：『你在我店裏吃的住的，我並不算你的錢。』王成聽了，暗暗歡喜，忙去販了一擔鴿子回來。那掌櫃的看了很高興，說道：『我但願你早些脫貨求財。』

誰知到了晚上，天下起大雨來，一直到天亮，街道上的水滴來淌去，同開了河一般。那雨絲兀是不斷的下來。王成沒法，祇得呆坐在店中候天晴。接連好幾日，看看籠子裏的鴿子，慢慢的快死完了。他急得沒有法子。過了一天，那鴿子祇剩了幾頭，又過了幾晚，止剩了一頭鴿子活着。他去告訴掌

櫃的，想起自己運道不濟，不覺吊下淚來；那掌櫃的也替他發愁。王成到了這個地步，銀子既用完，也沒有面目回家鄉去，他心裏祇想尋死；那掌櫃的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說道：『我和你去看看那一隻活鴿子，究竟怎麼樣了。』細細的看了半天，掌櫃的說道：『依我看來，這一頭東西，是狠好的，那些死了的，說不定還是鬥他不過的緣故。你閒着沒事，不如教練教練，倘若是教好了，和人家去鬧贏了，也可以賺幾個錢。』

王成依他的話，把鴿子弄熟了，掌櫃叫他拿到街上和別人的鴿子鬥着試試看。這鴿子狠利害，賭來賭丟，總是王成贏的；那掌櫃的也替他快活，拿銀子給王成，叫他和那有錢的子弟去賭。賭了三四回，都是王成一個人贏的；過了半年，居然積蓄了二十塊錢。王成心裏也便快活起來，看了那隻鴿子，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值錢。

* * * * *

從前有一個親王，也是愛鬥鴿子的，每年到了正月十五的日子，找那些喜歡養鴿的人，到他王府裏去鬥着玩，這時掌櫃的對王成說道：『你的機會到了！不知道你的運氣怎麼樣？』王成聽了，不明白；他便把親王鬥鴿子的事體說了，便領王成到王府裏去。路上又叮囑他道：『萬一敗了，你祇

好認個晦氣走出來；要是鬥勝了，那親王一定要問你買那隻鴿子。你那時千萬不可就答應他！他若一定要問你買時，你只要看我眼色；我說肯了，你纔能答應。」王成說道：「知道。」兩個人走進王府，祇見鬪鴿子的人，在階沿下來擠滿了；停了一回，那親王出來，坐在殿上。兩傍的人，高聲叫道：「誰願意合大王鬥鴿子的便上來？」

內中有一個捧着鴿子，立刻上去；親王叫把自己的鴿子放出來，那客人的鴿子也放出來，飛起來略鬥了一鬥，那客人的鴿子便敗了。親王看見自己贏了，不覺哈哈大笑，一回兒接連上去了好幾個，都是敗夫來的。那掌櫃的推着王成道：「時候到了！上去罷。」兩人一塊兒上去。親王看了王成的鴿子，說道：「眼露凶筋，這鴿子是狠利害的，不能隨隨便便的便鬥，把我的鐵嘴鴿拿出來，和他鬥一鬥。」兩隻鴿子，連鬥了一兩合，那隻鐵嘴的翼膀垂下了；親王的鴿子，換了好幾頭，都被王成的鴿子打敗。親王叫：「快把宮裏的玉鴿拿來！」

不到一回，捧出來一看；他毛片白得和鷺鷥一般，神氣清爽，和尋常的鴿子兩樣。王成看了，心裏不禁嚇了一跳；當下就跪在親王面前，求告道：「小人不願鬥了。大王的鴿子，實在不是世上所有的；恐怕鬥起來，把小人的鴿子鬥死，小人從此便要失了飯碗。」大王笑道：「你放出來罷。要是鬥死

了，我重重的賠償你。」王成沒法把那鴿子放出來；看他一直跑下去，那頭玉鴿，也卻巧飛來。王成的鴿子，神氣和雄雞一般，蹲着候着；玉鴿狠用氣力的咬他，他便像仙鶴似的飛起來，打着旋兒，趁空便上去咬他。忽然向前，忽然退後；好一回，那玉鴿慢慢的有點兒不濟事了。兩隻鴿子，正在發性子的時候，越發鬥得很了；一回兒，玉鴿的毛羽被他抓下來，玉鴿垂着翅膀逃走。

在兩傍看的幾千個人，沒有一個不稱讚王成的鴿子；親王把王成的鴿子捧去，放在手上，從嘴到脚，細細的看了一遍。說道：「這鴿子你願意賣麼？」王成道：「小人是個沒有家業的窮人，全靠他養活我，我是不肯賣的。」親王說道：「給你狠好的價錢，可以做一份中等人家，你可願意賣他麼？」王成狠想了半天，說道：「本來不願意賣他的，但是大王既然愛他，能夠教小人生有了吃着，也便罷了。」那親王問他：「究竟要多少錢？」王成道：「一千兩銀子。」大王笑道：「你這人真有點兒獸氣！這又不是珍珠寶貝，要值這樣重價？」王成道：「大王雖然不拿他當寶貝，小人看來，那頂好的玉還比他不上呢！」親王道：「這是什麼緣故？」王成道：「小人天天拿他出去，賺得幾兩銀子回來，買米買布，家裏十幾口兒，都全靠他不受凍不受餓；什麼寶貝，能及得上呢？」親王道：「我也不要你吃虧，給你二百兩銀子。」王成不肯。親王又加上一百多兩，王成還是不肯，拿眼去

看那掌櫃的，那掌櫃的聽了，和沒事人一般。又說道：『既然大王要他，我就減去一百兩。』親王道：『不要說了；誰肯拿九百兩銀子，去換一頭鴿子呢？』王成聽了，把鴿子藏起來要走了；那親王忙喚道：『你這賣鴿子的回來賣鴿子的回來！我實在給你六百兩銀子，你肯便買，不肯我也不要了。』

王成這時，又拿眼去看着那掌櫃的，看他依舊和沒事人一般；王成聽了六百兩銀子，心裏快活得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祇恐錯過機會，反而賣不成。心裏這樣想，嘴裏說道：『拿算個賤價賣了他，心裏實在有點不願意；但是大王既然說了半天，如果小人不賣，是小人得罪了大王，沒奈何遵大王的命，便賣了他罷。』親王聽了狼高興，趕緊稱了銀子，交給王成；王成磕了頭，拿了銀子出來。那掌櫃的埋怨他道：『我早時怎麼囑咐你的？你怎麼這樣性急便賣給他了？如果再延挨一回，八百兩銀子也便到你的手裏了。』

王成回到客店，把銀子統統倒在桌子上，叫掌櫃自己拿，掌櫃的不要，王成硬要他拿，他算了房飯錢，別的仍是不要。

王成收拾行李，動身回到家裏；把這情形說出來，拿出銀子來，大家歡喜。老婆婆叫他買三百畝頂

好的田，造起房屋來，買起傢伙來，居然是成了一家大戶人家。這老婆婆天天起得很早，叫王成到田裏去督工，叫王成的娘子看着女工織布；夫妻兩人，稍稍有點懶惰，便要聽他老人家的教訓。他兩口兒也很敬重他，一句也沒有怨他的說話。——這樣的過了三年，家景越發富餘了。那老婆婆卻要走了；夫妻兩個，那裏肯放，拉住他哭起來。這老婆婆見兩口兒如此捨他不得，也便留下；到了明天早上，候這老婆婆，還不出房來。走進去一看，裏面並沒有人，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異史氏說道：『發財都是從勤謹得來的。這個王成，偏偏是從懶惰得來，也是第一回聽見；你們却不知道，他窮到這地步，能夠不改變他孝順的天性，這便是天起初厭棄他到底可憐他的緣故。難道懶惰的人，真能發財的嗎？』

(註一)牛衣 牛衣，是亂苧麻編成的。漢朝一個王章，做秀才的時候，害病在牀上，沒有被蓋，把這牛衣蓋在身上；對着他娘子哭，娘子也對他哭。

(註二)儀賓 明朝的制度，皇帝的遠親，都叫儀

賓。

(註三)菜色 肚子餓得沒飯吃，專吃菜，臉上沒有了血色，便叫菜色。

(註四)仰屋 人到沒有法子的時候，頭仰起對着屋頂歎氣，便叫仰屋而嘆。

(註五)連城璧。璧，便是玉。趙國得着了姓和家裏的一塊玉，秦國的昭王知道了，情願拿十五

座城池和他換；因此便把這塊玉叫作連城璧。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陵夷，樓舍連互，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恆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

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

登樓，殊然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嫗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纔及笄耳。酒載滿案，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佔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

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豕兒也。」揖而坐。

略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

叟大喜，謂之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入幃中，少時，媪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媪云：「此爲老荆。」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

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鈎，女急斂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媪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舉帷去。

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闌麝猶芳，而獨待終宵，寂無聲效，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

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

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扁，闢之呀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啓，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走，遽闔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聞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

女似肯可，啓闕出，捉之臂而曳之，生大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卽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耳，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卽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歡。

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門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出，叟亦出，尾而聽之，詞語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斧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

* * * * *

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

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斂耳戢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遭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夫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己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旣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

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喜，乃曰：「妾少狐，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

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鞞，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

溫便託裘敝，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慙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願女曰：「我固知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

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太原地方性耿的，原是大戶人家，家裏房屋很大；到子孫手裏，敗下來了，接接連連的樓屋，倒有一半空着。空得日久，便生出妖怪來了，大廳上的門，自己會開；自己會關，家裏的人常常睡到半夜三更驚慌起來，叫喚起來。那姓耿的心裏害怕，便搬到莊子裏去住着，留一個老頭兒，在家裏看門。從此以後，這地方愈加冷靜，有時聽得空屋子裏說話發笑唱歌吹打的聲音。

姓耿的有一個姪兒，名叫去病，他的脾氣放蕩不羈，對看門的老頭兒說道：「你若見了妖怪，快快跑來告訴我。」到了夜裏，見裏面樓上露出燈光來，忽然亮忽然暗；那老頭兒看了，便去告訴去病。去病要跑進去，看到底是什麼妖怪，老頭兒攔住他，他不依，裏面門路，他平日原是走熟的，便踏着院子裏的野草，彎彎曲曲的走了進去。

跑到樓上，一點兒沒有什麼稀奇樣子；穿過樓屋，走進去，聽得有人低低說話的聲音。他輕輕的過去偷看，見裏面點着兩條大蠟燭，照得屋子裏雪亮，和白天一般；一個老頭兒，戴着方巾，朝南坐着一個老太婆，坐在對面，東面坐着一個年輕的男子，年紀大約二十多歲，右面坐着一個姑娘，望去年紀，不過十五歲。酒杯肉盤，擺滿了一桌子，四個人圍坐着說說笑笑。去病直衝進去，嘴裏笑着嚷着道：『有一個你們不曾邀請的客人來了！』屋子裏的人，大家嚇了一跳，逃到裏面去躲着。祇有那老頭兒走出來，大聲問他：『你是什麼人？跑到人家女眷們房裏來！』去病說道：『這裏原是我家女眷們住的房屋，如今給你霸住，有好的酒自己喝，也不知道邀請房東，豈不太小器嗎？』老頭兒對他看了半天，說道：『你不是房東。』去病說道：『我便是大膽的少年耿去病，是房東的姪兒。』老頭兒聽了，狼恭敬的說道：『久知道你的大名。』便對去病作了一個揖，請他坐下，又叫家人換菜來，去病攔住他。

老頭子替他篩酒，去病說道：『我們已經是世交，我不是陌生客人，可以不必迴避，請去招呼他們出來，依舊喝酒。』老頭兒便喚：『孝兒！』停了一回，那年輕的從外面進來，老頭兒說道：『這個是我的小孩子。』那年輕的作了一個揖，坐上去。

去病問了幾句他家裏的情形，老頭兒自己說：「姓胡名叫義君。」去病脾氣本來直爽，說話狠起勁，孝兒也狠漂亮，兩人說得狠投機，去病二十一歲，比孝兒大兩歲，便喚他弟弟。老頭兒說道：「聽說你的祖父，做了一篇塗山外傳，你可知道嗎？」去病回答道：「知道的。」老頭兒說道：「我便是塗山家的子孫。唐朝以後的家譜，還能記得出來；到五代以上的，却失傳了。請你告訴我聽聽。」去病便把從前塗山地方的女人，幫助禹王的事體，大略說了幾句，又說了許多稱讚的話，說得有頭有尾，非常動聽。

那老頭兒聽了狠高興，回過頭來，對他的兒子說道：「今天狠運氣，聽到那沒有聽得過的事體；這位公子，也不是別人可比，去叫你母親和青鳳出來，大家聽聽，也叫他知道我們祖宗的好處。」孝兒聽了，走進門簾去，隔了一回，那老太婆帶了姑娘出來。去病回過頭去一望，見他軟絲絲的腰兒，露出嬌滴滴的神氣來；水盈盈的眼光，露出聰明的樣兒來，世界上沒有再比他美貌的了。老頭兒拿手指指老太婆說道：「這個是我的老妻。」又指指姑娘說道：「他名叫青鳳，是我的姪女兒，也狠聰明，聽人說了什麼，他總記在肚子裏，不忘記的。所以喚他出來聽聽。」

去病話說完了，便喝酒；又回過臉兒去，看着姑娘，怔怔的看呆了。那姑娘覺得，便低下頭去；去病

悄悄伸過一隻脚去，踏住他的小脚兒，那姑娘忙把小脚兒縮回去，看他臉上，也沒有生氣的樣子。去病這時候魂靈兒飛到半空裏，心裏沒有了主意，把手在桌子上一拍說道：「婆媳婦能夠像他這樣的，便是拿作皇帝來和我換，也是不換的！」那老太婆看看去病，慢慢的酒喝醉了，他神氣愈加發起狂來，便拉着姑娘，站起來，急急的揭着門簾進去了。

去病失了想望，便辭別了老頭兒回來，可是心裏却戀戀不捨的，不忘記那個青鳳，到了夜裏，他又跑去。屋子裏還留着那姑娘的粉花香，呆呆的候到天明，連咳嗽的聲音也聽不到，回到家裏，和他妻子商量，要把家搬去住在那屋子裏，心想再見一見那姑娘。他妻子不肯去，去病便自己跑去，在樓下讀起書來，到了夜裏，他正靠在桌子上要睡去，看見一個鬼，披散了頭髮，走進來，那臉兒黑得和漆一般，撐大了眼睛，對去病看着。去病對他笑笑，拿手指在硯池裏抹了些墨，塗在臉上也撐大了亮晶晶的眼光，對他看着。鬼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祇得去了。

到了第二夜，夜狠深了，便吹熄蠟燭火，正要睡覺，聽得樓後面的門，有人拔去門門，砰的一聲，把門推開。去病急急坐起來，偷眼看時，祇見門半開着，隔了一回，聽得脚步聲狠輕的，接着房裏射出蠟燭光。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青鳳，他無意中見了去病，嚇了一跳，轉身逃進去，急把兩扇門關上去。

病對着門呆呆的跪着說道：『我不避危險，到這裏來，實在是爲的姑娘，好在現在沒有別人，祇求捏一捏你的手，看你笑一笑，便是死了也不恨的。』那姑娘隔得遠遠的說道：『你一心向着我的深情，我豈有不知道？但是家教狠利害，我也不能答應你。』去病再三的哀求他說道：『我也不想和你黏皮貼肉，祇求見一見你的臉兒，便也心滿意足了。』

姑娘聽了，好似心裏肯了，開着門走出來，去病上前去，捏在他臂膀，拉近身來，開心得發了狂。兩人手拉着手兒，走到樓下去，抱着他坐在膝蓋頭上。姑娘說道：『我和你幸而有前世的緣份，過了今天這一夜，便是相思也沒用了。』問他：『什麼緣故？』說道：『我家叔叔，怕你狂放的脾氣，所以變了一個兇惡的鬼來嚇你，誰知你却不怕，現在已經在別處尋了房屋，一家的人，都搬着傢伙，到新房子裏去，留我在這裏看家，明天便統統要搬去了。』說罷，轉身要去，說：『怕叔叔回來。』去病便留住他，要求和他尋一回歡樂。

兩個人正在說不清楚的時候，老頭兒却悄悄的走進來，姑娘又害臊，又害怕，身體沒有地方躲避，便低着頭，靠在牀邊，拉着裙帶兒，一句話也不說。老頭子氣懣懣的說這：『賤丫頭！敗我家的門風，還不快快回去，我可要打了！』姑娘低着頭，急急進去，老頭兒也走出房去，去病跟到房門口偷聽。

時，祇聽得裏面罵不住口，又聽得青鳳輕輕的哭聲。去病心裏和刀割一般，提高了嗓子說道：「罪都在我一個人身上，和青鳳不相干的；如肯饒恕了青鳳，便是拿刀子鋸子斧頭來，我也願意受的了。」隔了半天，裏面一點兒沒有聲響了，去病便睡去。——從此這屋子裏再也不聽得有什麼響動了。

去病的叔叔，聽了這事體，狠奇怪，情願把這屋子賣給他，不計較價錢；去病很歡喜，帶了家眷，搬進去住着，很適意。——可是他心裏從來沒有一刻兒忘記青鳳的。

到了清明，他上墳回來，見兩隻小狐狸，被一頭狗追着，逼得很緊；一隻向荒草野地逃去，一隻在路上驚慌得沒走處，看見去病走來，他便跟着，嘴裏叫得很可憐，垂倒了耳朵，低下了頭，好似要求他救救。去病看他可憐，撈起了衣裳的下幅，裹着抱他回來，走進屋子，關上房門，放在牀上，却是一個青鳳，快活得了不得，一邊安慰他，一邊問他，他說道：「方纔和丫鬢出來游玩，吃了這一個大驚嚇；倘若沒有郎君，我一定要把這身體葬到狗肚子裏去了。求你不要因為我不是同類，使厭惡我。」去病說道：「我天天想你，想得很利害，連做夢也記掛你；現在見了姑娘，好似得了頂好的寶貝，說

什麼厭惡的話。」姑娘說道：「這個也是天數。若沒有這場災難，怎麼能和你在一塊兒呢？但是這一來，倒好了；那丫鬢必定道我已經死去，我可以和你結一個長久的交情了。」去病很高興，另外打掃了一間房屋，給他住下。

過了兩年多，去病正在讀夜書，那孝兒忽然跑來；去病停住了書聲，很詫異的問他：「打什麼地方來？」孝兒爬在地下，很淒涼的說道：「我父親遭了奇禍，不是你不能救他的；我父親原要自己來求你，又怕你不許他進來，所以打發我來。」去病問他：「什麼事體？」說道：「你可認得莫三少爺嗎？」說道：「他是我們同年的兒子。」孝兒說道：「明天他要在你門口走過，你若看見他捉得一只狐狸，求你把他留下來。」去病說道：「那天在樓下受的羞辱，我心裏牢牢的記住在這裏，別的事體，我不知道，若一定要我幫忙，非把青鳳叫來不可。」李兒哭着說道：「青鳳妹妹，死在荒草地上，已經三年了。」去病把衣袖一擰，說道：「既然這樣，我心裏的恨格外深了！」便拿着書，很響的讀起來，睬也不睬他。孝兒站起來放聲大哭，翻着臉兒出去了。

去病走到青鳳屋子裏，告訴他將纔的事體，青鳳叫起來說道：「你真的救了救他？」說道：「救是想救他的，我方纔故意不答應他，也借此報復他從前的兇橫罷了。」青鳳纔歡喜起來，說道：「我

從小沒了父母，靠着叔叔養大來，他從前雖得罪了你，原是家裏的規矩如此。」去病說道：「話雖說得不錯，可是叫人心裏總不能忘記，你若真的死了，我可一定不去救他。」青鳳笑笑，說道：「很好心啊？」

第二天，莫三少爺果然來了，騎着駿馬，帶着弓箭，底下人後面跟着很多，去病走到門口，去迎接他。見他捉了許多鳥獸，裏邊沒一隻黑狐狸，紫色的血流到皮面上來，摸他的皮肉，還是熱的，他推說皮袍子破了，向他要求添補添補，那姓莫的氣量很大的，解下來送給他。去病拿來交給青鳳，回出來便和客人喝酒，待客人去後，見青鳳把狐狸抱在懷裏，過了三天醒過來，身體滾幾滾，依舊變作老頭兒。睜開眼睛，見了青鳳，他疑心不在世界上了，青鳳把這事體從頭到尾告訴他，老頭兒便對他拜了一拜，又說：「從前對他不起，心裏很抱歉。」又笑着翻過臉去對青鳳說道：「我本來說你沒有死，現在果然不錯。」青鳳對去病說道：「你若沒心待我，仍舊請你把那樓房借給我們，使我也可以盡點兒孝順的心思。」去病答應他，老頭兒臉紅了一紅，謝謝他，告辭去了。

到了夜裏，果然全家搬來，從此和一家人一般，也不再疑惑避忌的心思了。去病叫孝兒住在書房裏，常常一塊兒喝酒談天，去病大老婆生的兒子，慢慢的大起來，便拜孝兒做了先生，慢慢的教

他讀書，很像做先生的樣子。

(註一)別墅 田邊的房子，便叫別墅；有錢的人，住宅以外，另造別墅。

(註二)及笄 禮記上說：到十五歲上，使用笄了。笄，是簪兒。

(註三)不速之客 速，便是邀請；客人沒有邀請自己來了，便叫不速之客。

(註四)通家 祖父和父親傳下來的朋友家裏，名叫通家；俗名世交。

(註五)山斗 譬喻人的學問，和泰山北斗一般高。

賈兒

(註六)豚兒 豚，便是豬；說自己的兒子笨得和豬一樣。

(註七)綿薄 說自己的力量，和綿一樣薄。

(註八)介介 心裏放不下，叫做介介。

(註九)虎韞 韞，是弓的套子；虎韞，便是虎皮做的套子。

(註十)返哺 老鴉小的時候，他母親尋了食物來給小老鴉吃；小老鴉長大了，便也去含了食物來給他母親吃，名叫反哺。人的孝順父母，也和小老鴉的返哺一般。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

入暮，邀庖姬伴焉。有子十歲，棄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

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睡；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

自是遂狂歌哭叫嘗，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爲意，因其壯兒胆。

然嬉戲無節，日效巧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

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瓠覆燈，伺母嚶語，急啓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沒狀；欸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浮血猶滴。初拂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

中，懷恨而寢；自念雖不卽戮，可以幸其不來。

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迹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婦癡臥如死。

未幾，賈人歸，就楊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

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扁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闔。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

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雙捧壺，衣老櫻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

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嚶嚶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

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語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塵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始詰母疾，答云：

「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始檢櫃，出錢許，裏付兒；兒少之，始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裏，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始，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舅家。

兒自是日游廛市間。一日，見長鬚人亦雜儻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僞云山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願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臣！」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寔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瘡，今復往矣。」

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尙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尙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

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

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崇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湖南地方，有一個老頭兒，出門做買賣去，他妻子一個人住在家裏，晚上做夢，和一個男子交合。醒過來，把那人抱住一看，是一個矮小的男人，看他神氣和人不同，心裏知道他是狐狸。停了一回，走下牀去，那房門不會開，他便不見了。

到了第二天夜裏，這主母拉着廚房裏的老太婆，一塊兒睡；他有一個兒子，已經十歲了，一向在別個牀上睡，這一天也叫他一塊來睡。到夜深的時候，老太婆和兒子都睡熟了，那狐狸又跑來，那女人便自說自話的，和說夢話一般。老太婆在一傍覺得了，忙喚他醒來，那狐狸便去了。

從此便精神恍惚，到了夜裏，不敢吹熄蠟燭火，叫兒子不要睡熟。這時候已是半夜，兒子和老太婆靠着牆壁打了一個盹，醒轉來不見了那女人，想他是出去小便的，候了半天，不見他進來，纔疑心

起來。老太婆心裏害怕，不敢去尋覓；這兒子擎着燈，到處照着尋着。尋到別個房間裏，看見他母親身上脫得赤條條的，睡在裏面；過去扶他起來，也不知道害羞躲避。

從此便哭叫喝罵，白天樣樣都做出來；到夜裏不肯和人同住在一房，另外鋪一張牀叫兒子睡，老太婆也打發他出去。他兒子每聽得母親說笑，便起來拿燈去照看，他母親反把兒子罵出去；他兒子不肯出來，家裏人大家叫兒子放大了膽。

他母親終日遊戲，沒有停止的時候；天天學着泥水匠的事體，拿磚石疊在窗檻上，傍人去拉住他，他不依。若有人搬去一塊石頭，他便倒在地下打滾，嘴裏嬌聲喊起來，傍人不敢去碰他；過了幾天，兩個窗洞都塞滿了，一點兒也沒有亮光。做完了，又把水拌着爛泥，塗在牆上的空洞裏；一天到晚，忙得手脚不停，也不怕辛苦。他塗完牆壁，便拿着一把廚刀在石頭上磨擦；看見他的，人都厭惡他，說他老臉皮，大家拿他不當人看待。

那兒子到夜裏，悄悄的把刀藏在懷裏，拿葫蘆殼罩住了燈光，趁他母親說夢話的時候，急揭開燈罩，攔着門大喊起來；喊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奇怪東西。便走出門去，嘴裏故意嚷道：『我要小便去了。』忽然有一樣東西，和狐狸一般，向門縫裏逃出去；他兒子快快的把刀斬過去，祇斬斷了他的

尾巴約有二寸多長，那血水還是點點滴滴的流下來。他兒子揭去燈罩的時候，母親罵不絕口。孩兒裝做不聽見。這時候看看沒有捉住妖怪，一肚子的高興，跑去睡在牀上。心想雖沒有殺死他，一定心裏害怕，不再來作怪了。

到天明，出去看那血跡，從牆上流過，又跟着血跡尋去，尋到何家的花園裏。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沒有來，這孩兒心裏暗暗的歡喜。可是那女人一天到晚癡睡着，和死去一般。

隔了不久，那做買賣的人回家來，走到牀前去問話。他女人便亂罵起來，見了他和讎人一般。兒子把這幾天的樣子告訴出來，老頭兒聽了大驚，趕快去請醫生來服藥調治。他女人把藥潑翻，又罵起人來。老頭兒暗暗的把藥併在湯水裏，給他一塊兒吃下肚去。過了幾天，慢慢的安靜起來，父子兩人看了心裏都高興。

有一晚，他們睡醒過來，那女人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父子兩人走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尋着。從此以後，又發起狂來，不肯和他的丈夫同房。到了晚上，一直跑到那空屋子裏去，家裏人追上去捉住他，罵得愈加利害。老頭兒沒有法子，把別房間的門，一齊鎖起來。女人跑去，那門便都已打開。老頭兒恨極了，請了道士來做法事，什麼法子都使盡了，實在一點兒也沒有用處。

有一天，在傍晚的時候，他兒子悄悄的跑到何家花園，躲在長草堆裏，想打聽那狐狸住的地方；停了一回，月亮纔上來，忽然聽得人說話的聲音。他輕輕的推開長草望去，見二個人在那裏喝酒；一個長鬚子的用人，捧着酒壺，穿着深棧色的衣裳，說話的聲音，都是狠細的，不狠聽得清楚。停了一回，聽得一個說道：『明天去拿一瓶白酒來。』過了一刻，一齊去了，祇有那長鬚子的留着看他脫去了衣服，睡在階沿石上，望去手脚都和一般人一般，祇有一條尾巴，掛在後面。

這孩兒想回家去，又怕驚醒了那隻狐狸，祇得在草堆裏躲了一夜；未到天明，聽得那兩人一先一後又走來，一邊輕輕的說着話，走進竹林子去。孩子回家去，老頭兒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來？』他打着謊答道：『在何伯伯家裏住了一夜。』

有一天他跟着父親上街去，看見帽子店裏掛着狐狸尾巴；他要老頭兒買一條回來，老頭兒不聽，孩兒拉着父親的衣裳角兒，吵個不休，老頭兒不忍十分去拗他，便上去買了。他父親正在店裏做買賣，孩兒也在一傍拿着錢玩，覷着他父親回過頭去看別地方的時候，便偷了一把錢出去，買了一瓶白酒，寄在店廊下。他有一個娘舅，住在城裏，一向以打獵爲生，孩兒便跑去，他舅舅出去了，舅母問他：『母親的病怎麼樣了？』回答道：『這幾天稍稍好了。又因老鼠咬破了衣裳，連罵帶哭，吵

個不了，便打發兒來討一點兒打獵的藥。」舅姆聽了，在木箱裏拿出一錢多藥來，包做一包，交給孩兒；孩兒心裏嫌他太少，他舅姆去煮麵，給外甥吃，孩兒看看屋子裏沒有別人，便自己去打開藥箱，悄悄的一捧了一大把，揣在懷裏，便跑到廚房裏去，對舅姆說，叫他：「快把灶肚熄了，不用煮麵了；他父親在街上等他，來不及吃麵了。」說着，轉身去了；悄悄的把藥和在酒裏，到街上去閒逛，直到天黑，纔回去。他父親問他：「在什麼地方？」他推說在舅舅家裏，

從此這孩兒天天在街上閒逛。有一天，見那長鬍子的也夾在人堆裏；孩兒上去認明白了，悄悄的跟在他後面，慢慢的和他攀談起來。問他：「家住在那裏？」他回答說：「住在北村。」他又問孩兒，孩兒說：「住在山洞裏。」長鬍子的聽他說住在洞裏，臉上露出詫異的樣子來；孩兒笑笑說道：「我們世世代代住在洞裏的，你難道不住在洞裏嗎？」那人聽了這話，愈加奇怪，便問他：「姓什麼？」孩兒說道：「我是姓胡的兒子，我記得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兩位少爺，你難道不記了嗎？」那人看了他半天，心裏又相信又疑惑，這孩兒稍稍把衣裳的下幅揭起來，露出一截假尾巴，說道：「我們混在人淘裏，祇有這樣東西夾着，實在可恨！」那人問他：「到街上來有什麼勾當？」孩兒說道：「我父親叫我來買酒的。」那人也說是來買酒的，孩兒問他：「你買得了沒有？」他說道：

「我們是窮的多，所以大半是去偷酒吃的。」孩兒說道：「這件事體也狠苦，耽驚受怕。」那人說道：「受了主人的命令，也不得不這樣去。」又問他：「主人是什麼人？」說道：「便是從前你見過的兩個年輕的兄弟一個，和北門外王家的女人私通一個，住在東村老頭兒家裏。那老頭兒的兒子狠利害，被他斬斷了尾巴，那傷口養了十天纔好，現在仍舊在他家裏走動。」

他說完了話，要走去，說道：「不要耽誤我的事體。」孩兒說道：「去偷酒是很難的，不如去買容易；我早已買得，寄存在那店廊下，把那瓶酒送給你罷。我袋子裏還有錢多着，不愁買不到酒的。」那人聽了難爲情，想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他；孩兒說道：「我們本來是同類，也不計較這一點兒空的時候，我還要尋你去喝酒呢。」說着，便和他一塊兒去，從廊下拿出一瓶酒來給他。

轉身回到家裏，到夜裏，他母親竟安安靜靜的睡了一夜，不再和前幾天的跑來跑去了。心知其中必有緣故，告訴他父親，同去一看，祇見兩隻狐狸，死在亭子裏。一隻狐狸，死在草地裏。他嘴邊還一點一滴的流出血來，酒瓶還攔在一傍；拿起來搖一搖裏面酒還沒有吃完。他父親看了詫異，問他：「爲什麼不早說？」說道：「這樣東西，最通靈性；一說出來，他便知道了。老頭兒歡喜得了不得，說：我這孩兒殺狐狸的計策，和陳平幫着漢高祖殺項羽一般的妙。」

他父子兩人，便把死狐狸背回家來，見內中有一隻狐狸，斷了尾巴，屁股上露出刀疤來。從此家裏便平了。但是這女人已經瘦得不像樣子，心裏雖然慢慢的清爽，又加上一個咳嗽毛病，常常嘔出幾升痰來，隔了不多幾天，便死了。北門王家的女人，從前也被狐狸糟塌，到這時候去問他們的情形，狐狸已絕迹不去了，病也好了。這老頭兒從此另眼看待他兒子，教他騎馬射箭，後來官做到總戎。

〔註一〕霍霍 霍霍，是磨刀的聲音。木蘭歌裏有

一句叫『磨刀霍霍向豬羊』。

〔註二〕嚶語 夢中說話，叫嚶語。

〔註三〕姁 舅父的妻子，叫姁。

〔註四〕湯餅 凡是麵食放在水中煮着吃的，都

叫湯餅；小孩子滿月吃麵酒，便叫湯餅筵。

〔註五〕陳平 陳平，是漢朝的宰相，他幫着漢高祖想了六條妙計，奪得了天下。

〔註六〕祟 祟字，和粹字的聲音一樣的；鬼怪菩薩要害人，先給他個預兆，叫做祟。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室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

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術，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聞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兆，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糊語，當不爲意。

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已有臥人，大愕，縮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韻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饒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肌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冤人若此！」

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後，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汝言之，我髮靡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遽何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贖妾一身，斃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

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爲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鍼灸，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

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拂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尙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

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相宜慎防。」王益佩之，遂相款待。

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諸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

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

誌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

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

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并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一個姓董的，號叫遐思，青州地方西門外的人。這時候在冬天，靠晚快，他把牀上的被褥打開，燒着炭爐，正要點起燈來，恰巧有朋友來叫他去喝酒，他把房門鎖上出去了。到得朋友家裏，同桌有一位是醫生，他把一把脈，便知道這個人將來得意不得意，長壽不長壽；在座這幾個人的脈，他一個一個的都把過，最後把到一位姓王的名叫九思，和這個董遐思兩個人的脈。把完了，對他們說道：「我替人把脈，也把過不少了；脈的奇怪，沒有再比你們兩位的了。得意的脈裏面有不得意的景象，長壽的脈裏面有短命的神氣，這樣子的脈，不是我能夠知道的。比較起來，董先生的脈更奇怪。

「大家聽了，詫異問他：『什麼道理？』他說道：『我的本領祇能看到這個地方，不敢隨嘴亂說，請你們兩位自己小心點是了。』他兩人起初聽了他這個話，心裏狠驚慌；回心一想，這醫生說的話，活裏活落，便把他丟在腦後，不掛在心裏。

直到半夜散席，董遐思告醉回去，看見書房門虛掩着，心裏狠疑惑；他這時酒吃得醉醺醺，心裏也想不清楚，自己疑心是去得慌忙，所以忘記鎖門。走進房去，也來不及點燈，先伸手到被裏去摸那炭爐，試試熱不熱；那手纔伸進去，摸着滑膩膩的一個人身體，嚇了一大跳，忙縮回手去。急急點起燈來一照，竟是一個美人兒；臉兒白嫩，年紀也很輕，真是和天仙沒有什麼兩樣。他開心極了，笑着去摸他的下身，便摸得一條毛鬆鬆的尾巴；董遐思害怕得轉身要逃去，那女人已經醒了，伸過手來，拉住他的臂膀，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聽了愈加害怕，身體發抖，苦苦的求告道：『仙人可憐我饒恕我！』那女人笑笑說道：『你見了什麼，叫我仙人？』董遐思說道：『我不怕仙人的臉兒，却怕仙人的尾巴。』女人又笑笑說道：『尾巴在什麼地方？你摸錯了。』他便拉着董遐思的手，硬叫他再去摸；董遐思伸手去一摸，祇覺得狠肥的屁股，尾骨上光滑滑的，一點兒沒有什麼。他笑着說道：『怎麼樣醉得糊裏糊塗的，不知道見了什麼，便冤枉人到這樣子。』

董遐思原是歡喜他的美貌，到這時候，他心裏愈加迷住，反自己埋怨方纔不該亂說；但是又疑心這女人從什麼地方來的。那女人說道：「你不記得從前你東面鄰舍的黃頭髮姑娘嗎？算算我們搬開已經十年了，那時候我還沒有梳頭，你還養着劉漢髮呢。董遐思聽他說到這裏，忽然明白了，說道：『你是周家的阿瑣嗎？』那女人說道：『是的。』董遐思說道：『你說起我髻髻記得起來；十年不看見，你便苗條得這樣了。但是你怎麼便能跑來？』女人說道：『我嫁了一個呆女婿，四五年工夫，公婆接着死了，我又不幸新做了寡婦，祇賸我一個人，孤苦零丁的，沒有依靠的地方。想起年紀小的時候，認識的人，祇有一個你，所以老着臉皮來尋你；走到你房裏，天已晚了，恰巧有人來叫你喝酒，我便躲在你房裏候你回來。守了半天，腳凍了，皮膚起了疙瘩，便借你的被窩暖一暖，請你不要疑心我。』董遐思聽了，心裏快活，便脫去衣服，和他一塊兒睡下，自己心裏狠得意。

過了一個多月，身體慢慢的消瘦起來；家裏人看了奇怪，問他，他總說：『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日子久了，臉上愈加瘦得不成樣兒，心裏纔害怕；又跑到那位把脈的醫生家裏，請他把脈。醫生說道：『這脈裏面有妖氣；從前我說你有短命脈的話，如今應了。這病是醫不好的了！』董遐思聽了這話，大哭着不肯回去；醫生沒有法子，替他手上打針，肚臍眼裏燒着艾團，又另送了他一包

藥，叮囑他道：「那妖怪如來找你，你須打定主意不睬他。」

董遐思自己知道性命難保，跑回去，那女人又笑着和他胡鬧。董遐思沉下臉來說道：「你不要再糾纏不清，我快要死了！」說着，站起身來，頭也不回的走去。那女人聽了，狼不好意思，便也生着氣說道：「你還想活命嗎？」到了夜裏，董遐思吃下藥去，一個人睡在牀上，眼皮纔閉上，便做夢和那女人交合，醒過來，底下的精水已經淌出來了。心裏益發害怕，便搬到裏屋去睡，他妻子點着燈守在一傍，依舊夢見那女人，醒過來一看，那女人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過了幾天，董遐思吐出幾斗血來死了。

* * * * *

那時王九思在書房裏，看見一個女人跑來，歡喜他長得美貌，便和他要好。問他：「你是什麼人？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我原是董遐思的鄰舍，他本來和我要好，不想他被狐狸迷死了，這種狐狸的妖氣，實在可怕！你們讀書人，須要小心防備纔是。」王九思聽了，心裏愈加佩服他，便天天和他尋快活。

住了幾天，心裏糊裏糊塗，害起病來，瘦得不成樣兒，忽然夢見董遐思跑來，對他說道：「和你要好

的是狐狸，他迷死了我，又要來迷死我的朋友；我現在已經在閻羅王跟前告他，出我心頭的悶氣。你記着，七個夜裏，在房外點一炷香，不要忘記。」驚醒過來，心裏詫異，對這女人說道：「我害病狠利害，怕快死了？有人勸我不要近女人。」那女人說道：「命裏該長壽的，近了女人也能活命；不該長壽的，便是不近女人也是要死的。」說着，坐在一傍和他說笑。王九思看了他這迷人的樣子，心裏又沒了主意，又和他尋快活。事過了，他心裏又懊悔，可是不能斷絕他。

到了晚上，點一炷香插在門框子上，那女人走來，拔下來拋在地下；半夜裏，又夢見董遐思跑來，埋怨他不聽他的話；到了第二天夜裏，暗地裏叫家裏人，候他們睡下了，悄悄的點一炷香在門外。那女人在牀上，忽然跳起來說道：「又在那裏點香嗎？」王九思說道：「我不知道。」那女人急急起來，尋得了香，拿來折斷了，弄熄了，進去說道：「誰教你點香的？」王九思說道：「怕是我妻子怕我的病不好，聽了做法事人的說話，拿這個鎮壓妖氣，避避災難的。」那女人聽了這話，露出慌慌張張，不快活的神氣來；家裏的人，悄悄的走去，一看，見香熄了，又點起來。

那女人在裏面，忽然嘆着氣說道：「你的福氣大，我錯害死了董遐思，又跑你這裏來，實在是我不錯了！我快要向他到閻王跟前，去對質，你如不忘記我們前幾天的恩愛，求你不要弄壞我的皮毛。」

他依依不捨的走下牀去，倒在地下死了。拿燈去一照，果然是一隻狐狸；還怕他活轉來，立刻叫家裏人剝下他的皮來，掛在屋子裏。

那王九思的病，却愈加利害起來；看見那狐狸走來，說道：「我告訴閻王，閻王說：『那姓董的，見了女人，自己動心，死也是該的。』但說我：『不應在世上迷人。』把我鍊成的金丹奪去，放我活轉來，我的皮在什麼地方？」王九思說道：「我家裏的人不知道，已經把你的皮剝下來了。」狐狸聽了，做出狠可憐的樣子，說道：「我迷死的人也不少，現在死遲了！但是你的心也狠極了！」說着，狠不高興的出去。王九思病得幾幾死去，過了半年，纔好。

(註一) 篝燈 篝，便是燈籠；篝燈，便點起燈來。

是說光滑的樣子。

(註二) 太素脉 太素，便是人身體的本原。太素脉，是劉守素發明的；把人的脉，可以知道這人得意不得意，長壽不長壽。

(註五) 文君 從前有一個卓文君，沒有出嫁，他丈夫死了；後來卓文君看中了司馬相如，便跟他逃去。如今人說新寡婦，便叫他文君。

(註三) 模稜 人說話活裏活落，便叫模稜。

(註六) 肌粟 人受了凍，皮面上起了一層和雞

(註四) 尻骨童童 尻，是背脊骨的尾梢頭；童童，

皮一般的癢癢，便叫肌粟。

嬰甯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風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

生見遊女如雲，乘興獨遊，有女郎攜婢，燃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癡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花藏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

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諸矣；不然，許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癒，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

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待

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諳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說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

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猶未凋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悲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顧，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

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室，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

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說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

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憮憤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

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鮮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朶，探入室內，茵簾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嫗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

坐次，具展宗閥，嫗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嫗驚曰：「是吾甥也！尊室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尙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恩遺遂忘姓氏。」嫗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嫁，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

未幾，婢子進飯，雛尾盈握，嫗勸餐已，婢來歛具，嫗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嫗曰：「嬰甯汝姨兄在此。」聞戶外啞啞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嫗瞋目曰：「有客

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

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纔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子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甥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襪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之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扼其腕，女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

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

「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賦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緝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便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

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噉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

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斯。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

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完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

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汝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悲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

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甯，十一縶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

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而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

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隴湮沒，莫可辨識，咤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

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卺，而終恐爲鬼物，竊爲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

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疑其惑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祕密，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偏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瀟灑，無非花者。

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如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蠟，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

鄰人訟生，訐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鷓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

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及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

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輓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腐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

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

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竊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

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
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王子服是莒縣地方的羅店鎮人，從小死了父親，天性却很聰明，十四歲便進了秀才。他母親頂歡喜他，尋常沒有事體，不令他走到荒野空地裏去的。他定了蕭家的女兒做媳婦，誰知不會過門便死了，所以正要給他另外找一個好媳婦，還沒有說定人家。到了元宵這一天，他娘舅的兒子姓吳的走來，拉他一塊兒出去，看看外面的熱鬧，纔走到村坊上，忽然娘舅家裏有一個用人跑來，說家裏有事，把這姓吳的叫了回去。

王子服這時真見街上閒逛的娘兒們，成隊結淘的很多，他便趁着高興獨自一人走去；一眼見那邊一個姑娘和一個丫頭，手拉着手走來。他手裏捏着一枝梅花，那面貌標緻得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上，他滿臉堆下笑來。王子服呆呆的對他看着，忘了在路上，也不怕給人看見笑話。那姑娘走過去幾步，回轉頭來，對丫頭說道：「這個男人眼睛烏溜溜的好似要偷什麼！」說着，把他手裏的花朵兒步在地上，說笑着自己去了。

王子服過去，把花拾在手裏，心裏空空洞洞的，魂靈兒也飛散了，神色也大變了，垂頭喪氣的回到

家裏把那花朵兒藏在枕頭底下，低着頸子，一句話都不說，飯也不吃，祇是癡癡的睡覺。他母親發起愁來，請了和尚道士到家裏，念經拜懺，弄得狼狽；看看他臉上身上的皮肉，忽然瘦了許多。請大夫來瞧病，給他吃下發表的藥去，兀是昏昏沉沉的不醒。他母親把他摟在懷裏，問他：「病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便閉着嘴不說一句話。

這時那姓吳的表兄來了，母親叮囑他暗地裏去盤問。他表兄走到牀前去，王子服見了，吊下淚來。姓吳的便坐在牀沿上，好好的勸他，慢慢的問他：「怎樣起的病？」王子服便把看見那姑娘的事體，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又求他想個法子。姓吳的聽了，笑笑說道：「你的心的也太癡了；這個心願，也沒有什麼難做到的，我便替你去打聽。在外面閒逛的姑娘，一定不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他若還沒有說婆家，這事體一定可以成功。即使他已經有了婆家，我們抵拚多化幾個錢，想來他是一定肯的。祇叫你的病好，這件事體，包在我身上成功。」王子服聽了他的話，忍不住笑起來。那姓吳的回出房去，告訴他母親，便去打聽那姑娘的住處，打聽來打聽去，一點兒也沒有影蹤。他母親卻狠耽憂，想不出什麼法子。但自從姓吳的來過以後，王子服頓時有了笑容，稍稍他吃一點茶飯。

過了幾天，那姓吳的又來了。王子服問的：「託你打聽的事體，怎麼樣了？」那姓吳的哄着他說道：

「我已經找到了。我道是誰，原來便是我姑娘的女兒，也是你的姨表姊妹；現在還沒有說婆家；他和你雖礙着內親不通婚姻的嫌疑，要把你的實在情形告訴他，便沒有不成的。」王子服聽了，喜上眉梢，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姓吳的便打着謊說道：「在西南山裏面，離此地有三十多里路。」王子服又再三拜託他，他也一力擔任，轉身去了。

王子服從此胃口也慢慢的開了，身體也慢慢的復原了；搬開枕頭一看，那花朵兒雖枯了，花瓣兒却沒有脫落。他拿着花，心裏又想着那姑娘，好似那姑娘站在他跟前一般。過了許多天數，那姓吳的老不跑來。王子服心裏狠奇怪，叫人拿了名片去請那姓吳的，總推託有事不肯走來。王子服生氣了，心裏也悶悶的不快活，母親怕他再害病，快快的替他去說媳婦；暗地裏探地的口氣，他總搖着頭不願意，祇是天天的望着那姓吳的。他表兄到底也沒有信息送來，心裏益發怨恨他，轉心想：「三十里路，也算不得遠，何必要看別人的臉嘴？」

他把那枯梅花藏在袖子裏，抱着一肚子氣，自己去找尋；家裏的人，却沒有知道。他孤零零的一個人去着，也沒有問路的地方；祇向着南面山裏走去；大約走了三十多里路，祇見四面都是山頭，滿天罩着樹葉兒，那綠油油的顏色，照在人身上，精神也清爽起來。路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祇

露出一線狼細的道路；遠遠望去，山坳裏那樹堆裏花叢裏模模糊糊的露出幾座房屋來。他便下山走進村坊去一看，不多幾間房屋，却都是草棚；望去狼乾淨，也狼雅緻。朝北有一家，門前種着一排垂絲柳；那牆裏面桃花杏花，這一叢一叢的開着，夾着幾竿竹樹，那野雀兒在樹上嘖嘖呱呱的叫着。他心想這是人家的花園，不敢便進去；回過頭來，見對門有一塊大石頭，石面上光滑乾淨，便走過去坐着息息力。

停了一回，聽得牆裏面有女人喊着小榮；那聲音拉得狠長，又狠嬌脆。他正側着耳朵聽時，祇見一個姑娘在門外面走着，從東面走到西面去；手裏拿着一朵杏花，一邊走着，一邊低着頭在那裏插戴。他忽然抬起頭來，看見王子服；便不再戴上去，抿着嘴，手裏擎着花兒走進去。細細一打量，不是別人，正是元宵那一天在路上碰到的這個姑娘；他看了，心裏便忽然高興起來，回心一想，又恨沒有法子走進門去。要想走進去拜認姨母，平日又是從不往來的，怕認錯了，豈不是笑話？看看門裏面沒人出來，他也無從訪問，老在這門口坐一回立一回，走上前去，又退出來；從早晨直到日落西山，他兩隻眼睛怔怔的對門裏望着，也忘記了肚中的飢餓。常常見一個女人，露着半張臉兒來張望；見他還不去，那女人臉上好似有詫異的神氣。

忽然裏面一個老太婆拄着拐杖走出來，對王子服說道：『什麼地方來的小夥子？聽說從早晨來的，直到現在還不回去。到底是來幹什麼的？肚子裏怕要餓壞了。』王子服忙走過去作了一個揖，說道：『我是來尋親戚的。』那老太婆耳朵聾得利害，王子服說的話，他却聽不清楚，便又提高了嗓子說了一句；那老太婆又問：『你親戚姓什麼？』王子服一時回答不出來，老太婆笑笑說道：『好奇怪啊！連姓名還沒有知道，却找什麼親戚呢？我看你倒像個書獃子，不如跟老身到裏邊去，吃一頓粗飯，屋子裏有一張短牀，糊亂睡一晚；待明朝回家去，問明白了親戚的名姓再來尋訪，也還不遲。』王子服這時肚子餓得利害，正想吃飯，又可以借此慢慢的親近親近那美人，聽了這話，歡喜得狠。

跟定老太婆走進去，見門裏面白石頭鋪着路，兩傍開着紅色的花兒；那花瓣兒一片一片的落下來，鋪在階沿上，轉轉彎彎走到西面，又打開一重門，豆棚花架子，七橫八豎的搭滿了一院子。把王子服讓進屋子去，一看，見屋子裏雪白的牆壁，光滑得和鏡子一般；窗子外面一樹海棠花，那樹枝兒直伸進屋子裏來。地毯，椅墊，茶几，桌子，件件光亮潔淨。纔坐定，便見一個人影兒在窗戶外面一幌一幌的張望，老太婆喚：『小榮，快去煮飯！』祇聽得外面一聲答應，去了。

坐了一回，便講起名姓來。老太婆說道：「少爺的外公，可是姓吳麼？」王子服回答道：「是的。」老太婆露出詫異的神氣來說道：「這樣說來，你便是我的姨外甥了！你老太太是我的妹子，近年來因為家裏窮，又沒有男孩兒，便弄得信息不通，外甥長得這麼大了，大家見了面還不認識。」王子服說道：「我今天原是來尋姨媽的，慌慌忙忙的便忘記了名姓。」老太婆說道：「老身姓秦，並沒有養下孩兒，祇有一個小女，也是姨太太生的。他媽改嫁去了，留下來老身管養他，生得也不十分笨，祇是少教訓，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不知道憂愁。停一回，去喚他來見見表兄。」

隔了不多時候，丫頭送上飯來，——那飯菜裏有一盤童子雞，——老太婆便坐在一傍勸他多吃點；一回吃完了，丫頭又來收了盤筷去。老太婆說道：「去喚甯姑出來。」那丫頭答應着出去，隔了半天，聽得門外有低低的笑聲；老太婆對着門外說道：「嬰甯快出來！你姨表兄在這裏。」接着，聽得門外嗤嗤的笑個不住；丫頭在後面推着他進來，他便拿着手帕兒按住了嘴笑個不休。老太婆向他瞪了一眼，說道：「有客人在這裏，嘻嘻哈哈的，算什麼樣兒！」那姑娘忍住了笑聲，站在一傍；王子服走近去，對他作了一個揖。老太婆說道：「這是王家哥哥，是你姨媽的兒子，一家人還不認識，想來真叫人好笑！」王子服便問：「妹妹今年幾歲了？」老太婆一時聽不清楚，他便重問了一

句姑娘看了，又吃吃的笑着抬不起頭來。

老太婆對王子服說道：『我說他從小少教訓，你看了他這樣子，便知道我的話並不是客氣。年紀已經十六歲了，癡叫癡腦的，還是和小娃娃一般。』王子服聽了，說道：『比我小一歲。』老太婆又說道：『原來外甥已經十七歲了。可是庚午年生屬馬的嗎？』王子服點頭說不錯。又問：『外甥媳婦是誰家的小姐？』回答道：『還不會說定呢。』他又道：『像外甥這般才貌，怎麼到十七歲還不做聲兒，兩隻眼睛看定了嬰甯，眼珠兒一轉也不轉；那丫頭對姑娘悄悄的說道：『眼睛烏溜溜的，那副賊腔依舊不改。』姑娘聽了，又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急回過臉兒去，對丫頭說道：『我們去看看碧桃花去，有沒有開。』便站起來，拿袖子遮着嘴，兩隻小腳兒急急的走着出去了；到了門外，那笑的聲音又響起來。老太婆也站起來，叫丫頭拿被鋪來服侍王子服睡下，說道：『外甥來一過，也狠不容易，在這裏住下三五天，慢慢的送你回去；如嫌氣悶，屋子後面有一個小花園，不妨去游玩游玩。家裏有的是書，也可以看着消遣。』

第二天，王子服走到屋子後面，果然有半畝大的一座花園，地面上長着細草，和鋪着地毯一般；一朵一朵的楊花，隨着風飄來蕩去，鋪滿了道兒。有草堂三間，花草樹木，四面圍繞着王子服穿着花間的小路走去，聽得樹梢頭有悉索索的聲音，急仰起頭來一看，祇見嬰甯蹲在樹枝兒上。他見了王子服，笑得前仰後合，快要吊下來了；王子服急說道：「快不要笑！當心吊下來了！」嬰甯一邊笑着，一邊下來；愈笑愈不能自主，快到地下，他一個措手不及，那身體便落下來，嘴裏的笑聲纔住。王子服急上前去扯住，暗暗的在他粉臂兒上捏了一把，他又笑起來，身體軟綿綿的靠在樹上，路也不能走了。候了許久，笑聲纔住。

王子服俟他笑完了，從袖子里拿出那朵花兒來給他看；嬰甯接過去一看說道：「已經枯了，怎麼還留着他？」王子服說道：「這是元宵那一天的妹妹給我的，所以到現在還藏着。」嬰甯問他：「藏着什麼意思？」王子服說道：「這是表明我歡喜那人，不忘記那人的意思。自從元宵見面以後，我回家去，每天想你，想得害病。我自料這一場病多分是要做鬼了，不想還能夠和你見面，還望你『可憐可憐我。』」嬰甯說道：「這一點點小事體，我們至親也決不小器到這地步；候哥哥回家去的時候，園子裏有的是花，便去喚老奴才來，採一大細背着送到哥哥家裏去。」王子服聽了說道：「

妹妹瘋了嗎？」嬰甯說道：「怎麼見得是瘋了？」王子服說道：「我不是歡喜這花，是歡喜那拿花枝兒的人。」嬰甯說道：「我們至親，天然歡喜的，也何必你說？」王子服又說道：「我說的歡喜，不是說和你做了親戚的歡喜，是望和你做夫妻的歡喜。」嬰甯問道：「做夫和做親戚有什麼兩樣？」王子服說道：「到夜裏一塊兒睡在被窩裏的。」嬰甯聽了，低着頸子，想了半天，說道：「我不慣和陌生人睡在一塊兒的。」話沒有說完，那丫頭臨着腳走來，王子服又難爲情又害怕，轉身逃去。

隔了一回，大家坐在他母親跟前，母親問他：「你們在什麼地方？」嬰甯回答道：「在花園裏一塊兒說着話。」老太婆說道：「飯煮熟許久了，那裏來的這許多話，唧唧噥噥的半天說不了？」嬰甯說道：「哥哥要叫我一塊兒睡覺……」他話沒有說完，王子服聽了大窘，忙撐大了眼睛瞪住他；嬰甯抿着嘴，不說下去了。幸而老太婆雙耳朵，沒有聽得清楚，還追着嬰甯，連連的問他：「說什麼？」王子服忙把別的話掩過去，便悄悄的埋怨嬰甯。嬰甯說道：「適纔這句話，不應該說的嗎？」王子服說道：「這是瞞着人說的話。」嬰甯說道：「瞞他人可以，豈能夠瞞親母？況且睡覺也是平常的事體，有什麼不好說呢？」王子服心裏恨他太癡，沒有法子叫他知道自己的心思。

飯正吃罷，王子服家裏叫人牽着兩匹驢子來尋他。前幾天，王子服的母親，候他兒子多天，不見回來，心裏纔疑惑起來。村坊裏到處尋到，也沒有他兒子的蹤迹。便叫人去問他內姪，那姓吳的想起從前對王子服說的話，教他們到西南山裏面尋去。尋過了幾個村坊，纔到這地方。恰巧王子服走出門去，和他家裏人碰見了，他便回進去，告訴那老太婆，還求和嬰甯一塊兒回去。老太婆聽了也歡喜，說道：「我存這念頭，也不是一早一晚了；可是我年老了，身體不好，不能出遠門。若得外甥帶了你妹妹，去認認阿姨，也是狠好的事體。」說着，便把嬰甯喚出來。嬰甯笑着走來，老太婆說道：「有什麼開心，一笑便笑個不了？你能夠不笑，便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說着，便對他瞪了一眼，接着，又說道：「你哥哥要你一塊兒到他家裏去，快去打扮打扮。」又招呼王家的人吃酒吃飯，樣樣照料周到，纔把嬰甯送出門去，說道：「阿姨家裏田地狠多，養得起空閒人，也不多你一個；到了那邊，暫時便不用回來。稍稍讀幾句書，學點規矩，也好見得公婆，便託阿姨替你找一個好丈夫。」說完話，這兩人便告辭走去，走到山坳裏，回過頭來一看，還模模糊糊的見那老太婆靠着門框，朝北面望着。

王子服回到家裏，他母親見了這個美人兒，嚇了一跳，問：「是什麼人？」王子服便說道：「這是母

親的姨外甥女兒。」母親說道：「從前吳家表兄對你說姨表姊妹，原是謊話；我並沒有姊妹，却什麼地方來的姨外甥女兒？」便問嬰甯，嬰甯說道：「我不是這個母親生的，父親姓秦，這死的時候，我還裹在抱裙裏面，什麼事體都記不得了。」王老太太說道：「我有一個姊妹，給嫁姓秦的，原是不錯；可是他已死去多年了，怎麼還能活着？」又細問他母親的面貌，身上什麼地方生痣，什麼地方生瘤，樣樣都對。又疑心道：「錯是不錯，然他死去已經多年，怎麼能夠再活過來？」

正在疑惑，想不明白的時候，那吳家表兄來了，嬰甯見了，躲進裏屋去。姓吳的聽得這情形，呆了半天，忽然說道：「這位姑娘名叫嬰甯嗎？」王子服說道：「不錯。」姓吳的連說：「怪事！怪事！」問他：「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姓吳的說道：「秦家的姑母，去世以後，姑丈一個人守着，被狐狸精迷住，後來害癆病死去。那狐狸精生下一個女孩兒來，名叫嬰甯，一個蠟燭包兒，擱在牀上的時候，家裏的人統統看見的。姑丈死了以後，那狐狸還常常來看他女兒，後來到張天師那裏去求了一道符來，貼在牆上，那狐狸便帶了他女兒走了。現在這個姑娘，莫非是那狐狸的女兒嗎？」

大家聽了這話，滿肚子的疑心，祇聽得裏屋子嘻嘻哈哈的裝滿了嬰甯的笑聲。王子服的母親說道：「這個姑娘也太癡了。」姓吳的要請他出來見一見，王老太太走進屋子去拉他出來，他兀是

嗤嗤的好笑，回轉臉兒去抬不起頭來；老太太在後面推他出來，他纔使勁忍住了笑，抿着嘴對牆壁站了一回，慢慢的走出來。纔拜了一拜，急轉身跑進裏屋去，放聲大笑起來。滿屋子的人都被他引得好笑起來。

姓吳的說到南山去打聽打聽，帶便給他表弟說媒去；尋到那邊村坊上，連房屋沒有一間，祇看見野花落着滿地。姓吳的記得姑母葬的地方，彷彿在左近；但是墳墩墓碑都被亂草遮住，沒法子去找尋，祇是懷着滿肚子詫異。回來把這情形告訴王子服的母親，母親疑心嬰甯是鬼，進去把姓吳的話告訴他，他聽了一點也沒有驚慌的樣子；又可憐他說你沒有家了，也一點兒沒有傷心的神氣，祇是吃吃的癡笑。大家看了，猜不透他是什麼東西。

母親叫他和小女兒睡在一處，看看天色稍露亮光，他便走到母親房裏來請安，又伺候母親起來；做點針綫，也精細巧妙，沒人趕得上。便是個歡喜笑，笑起來，喝也喝他不住；可是他笑的神氣狠有滋味，雖有癡獸的樣子，一笑却格外覺得美貌，大家都歡喜他。鄰舍人家的女伴，都搶着來和他說笑，母親想檢一個好日子給他和兒子結了夫妻，心裏到底怕他是鬼怪，暗地裏在太陽光裏看他，他那人影兒實在沒有兩樣。

到了好日，給他打扮齊齊整整做新娘娘，出來行禮；嬰甯便笑個做一團，連跪拜也不成個樣兒。祇得糊亂過去。王子服看他癡癡獸獸的，怕他把夫妻在房裏的私下事體也說出來；不料他却守得狠緊，一句也不肯吐露出來。每逢到母親生氣的時候，或是憂愁的時候，嬰甯跑來笑一笑，便解去了；丫頭奴才有了小錯處，怕被老太太打罵，便求他先走到老太太跟前說說話。那做錯事體的丫頭，趁這當兒去見老太太，常常免去責罰。他歡喜花兒成了癮，到親戚人家去搜尋，又偷偷的當了金釵首飾去買好的花種兒來。過了幾個月，階沿上，籬笆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花。

院子後面有一架木香花，緊靠着西面鄰舍人家；嬰甯常常爬上架子去採下花來，插在鬢邊，看着玩着。有時給母親看見了，常常叫住他，嬰甯到底也不改。有一天，西面鄰舍人家的兒子，見嬰甯爬在花架子上，眼睛看出了神，心裏便說不出的歡喜；嬰甯見了，也不躲避，反對他笑了一笑。那人錯認是嬰甯看中了他，心裏愈加動起來；嬰甯把手指着牆腳下，笑着下去。那人認做叫他在牆腳下守候，快活得不得了；到黃昏時候，他躡着腳走到牆腳下去，果然看衣嬰甯站着。走上前去，也不及打話，抱住了便幹；忽覺得那龜頭上和針刺一般，痛激心肝，大叫了一聲，倒在地下。細細看時，並不是嬰甯，是一段枯木頭，靠在牆腳下；龜頭插進去的地方，是簷頭雨水點滴在木頭上，成功一個窟

他父親聽得喊聲，急急跑出來，問他：「什麼事體？」他祇喊着痛，不說一句話；他妻子走來，纔把這實在情形告訴他，拿燈來一照，見那窟窿裏爬着一頭很大的蠟子，和小的蟹一般大。他父親把木頭弄碎，捉住那蠟子打死，背着他兒子回到屋子裏，挨到半夜裏死去。

那鄰舍人家，便到衙門裏去告王子服，說嬰甯是個妖怪；縣官一向歡喜王子服的才學，深知道他是規矩人，反說這鄰舍老頭兒瞎告狀，便要打他。王子服替他去求情，纔把這老頭兒放回去。王太太對嬰甯說道：「癡到這樣子，我早料到太高興了，有禍水出來的；幸而知縣官明白，沒有拖累我家。若換一個糊塗官，一定要把我們女流捉到公堂上去，叫我兒子還有什麼臉面出去見親戚鄰舍？」嬰甯聽了，便板起臉兒，罰着咒說道：「我從此不再笑了。」母親說道：「做人那有一個不笑的？祇要笑得及時。」可是嬰甯從此以後，竟不再笑，便故意去逗弄他，也到底不笑。但一天到晚，也從沒有皺眉頭愁苦的兒臉。

有一天夜裏，對着他丈夫，忽然吊下眼淚來；王子服看了奇怪，嬰甯哭着說道：「從前因為和你一塊兒住着日子還少，說了怕你驚慌；現在看婆婆和你都很歡喜我，沒有兩樣的心腸，我便直說出來，也不妨事。我本是狐狸生的，母親臨走的時候，把我寄在鬼娘家裏，跟着鬼娘十多年，纔有今朝。」

這一天；我又沒有弟兄，所靠的祇有你。母親孤凄凄的在山坟裏，沒有人可憐他，給他和秦家的墳葬在一塊兒，他在陰世裏常常傷心氣惱；你如不厭累墮，使陰世裏的人出了這口氣，叫生女兒的也知道有點兒用處，便不忍心去溺死他，拋去他了。」王子服聽了，答應他，又怕那墳堆給野草遮住；嬰甯說：『不要緊。』他夫妻兩人，立刻叫人抬了棺材走去；嬰甯在亂草堆裏，尋到了做墳墓的地方，果然看見那老太婆的屍身，皮骨還在。嬰甯抱着，哭得很傷心，裝下棺材，抬着回去，尋到了秦家的墳墓，便給他葬在一塊兒。

這天夜裏，王子服夢見那老太婆走來，對他道謝；醒過來告訴嬰甯，嬰甯說道：『我夜裏見他走來，他叫不要驚醒你。』王子服懊悔不拉住他，嬰甯說道：『他是一個鬼，世界上活人多，陽氣很利害，怎麼能存身得住？』王子服又問：『小榮是什麼人？』說道：『也是一隻狐狸，狠奸滑；母親留他在一塊兒，叫他看管我，他常常去偷了菓子來給我吃，所以我也感激他，常常不忘記他。昨夜母親來的時候，我也問起，聽說已經嫁了。』

從此每年到清明節的時候，他兩夫妻跑到秦家的墳上去拜掃拜掃，從不間斷的。嬰甯過了一年，生下一個孩兒來；抱在懷裏的時候，便不怕陌生人，見了人便笑，也狠像他母親呢。

異史氏說道：「看他嗤嗤的癡笑，好像全沒有心肝的；那牆腳下的惡捉弄，他的狡滑，有誰比得上？至於狼傷心的想着鬼娘，把笑變做哭；這個嬰甯，實在是借着笑遮掩他的聰明。聽說山裏有一種草，名叫「笑矣乎」。嗅着他的氣息，便笑個不住；屋子裏種着這草，那合歡忘憂幾種花草，統統趕不上了。——若說那解語花，正嫌他太裝模做樣呢！」

(註一) 求鳳 雄的叫鳳，雌的叫凰；男人娶媳婦叫求鳳。

(註二) 醮釀 和尚道士做法事，便叫做打醮；釀是避災難。

(註三) 悒悒 心裏不快活氣悶的樣子。

(註四) 仰息 仰息，是仰起頭來聞人的鼻息；便是求人的意思。

(註五) 鳥道 說山裏的路七高八低的，野獸也不能走，祇有雀兒飛的路。

(註六) 格磔 格磔，是模仿雀兒叫的聲音。

(註七) 雛尾盈握 雛尾，是說小雞；盈是滿的意思；握，是捏着拳頭。說小雞和拳頭一般大。

(註八) 異物 異物，是說鬼。

(註九) 葭葦 葭，是蘆草；葦，是草裏面白顏色的皮很薄的。比方是至親交情和葭葦一般連在一塊兒的。

(註十) 瓜葛 葛，是瓜藤；比方是遠親和瓜藤一般。

(註十一) 啁噓 說話過多，便叫啁噓。

(註十二) 雙衛 衛是驢子，雙衛便是兩匹驢子。

(註十三) 綳臥 綳是包孩兒的布，俗名叫蠟燭包。

(註十四) 女紅 紅，是古時的工字；女紅，便是說

女人做的工。

(註十五) 嫣然 笑時最動人的樣子，名叫嫣然。

(註十六) 鶻突 鶻突，便是糊塗。

(註十七) 合厝 棺材暫時不葬，擱在空屋子裏

胡四姐

便叫厝。

(註十八) 輿襯 輿，是抬着襯，是棺材的別名。

(註十九) 笑矣乎 有一種香蕈，吃了便乾笑不住，成了病，土人叫做「笑矣乎」。

(註二十) 合歡忘憂 合歡，便是夜合花；忘憂，便是萱草。

(註二十一) 解語花 千葉的白蓮花，唐名龜取名叫「解語花」。

尙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

言。生永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

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囑眸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

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俯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

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黏寢門，可以却之。」遂書之。旣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貪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

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榭，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前，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卽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黃良醢我。」

卽攜小肴僕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麩肩各一，——卽抽刀子縷切爲櫛，醞酒調羹，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

旣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烏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

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王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煙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蹟兆，今在君家，不剪，當繼吾弟亡者。」

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王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鍼刺脬作孔，予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

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攜瓶別去。

後生在野，督備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

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王之戚好，嘗親見之。

姓尙的，是泰山地方的人，他一個人坐在書房裏，——這時正在秋天夜裏，——天上的銀河，放着白光，亮晶晶的月兒，掛在空中。他在花影子裏踱來踱去，心裏很起了一片癡想頭。忽然看見一個女人，人爬着牆頭過，來笑着說道：『秀才心事很重？』姓尙的走上前去一看，他面貌標緻得和天仙一般快活極了，忙抱着他走進屋子去，兩個人說不出的親熱了一回。那女人自己說：『姓胡名叫三姐。』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便笑着不肯說，姓尙的也不再追究他，祇求他結個長久的。

交情。

從此天天跑來，並沒有一天晚上空。有一天夜裏，兩人膝蓋頭碰着膝蓋頭，坐在燈底下；姓尙的歡喜他，眼光釘着他，看個不休。那女人笑着說道：『眼睛烏溜溜的，看着我做什麼？』姓尙的說道：『我看你美得和紅藥花碧桃花一般，便是看到天亮也不討厭的。』那女人說道：『我是一個粗人，你便這樣看得起；我若給你見了我家的四妹妹，不知道你要癡到怎麼樣子呢？』姓尙的聽了，愈加動了心，恨不能夠見他一面，便跪在地下不起來，求他去把四妹妹請來。

過了一個夜，他果然拉了四姐來了；年紀纔得十五歲，嫩得和濕着露水的荷花一般，美得和烟霧裏罩着的杏花一般。罩着嘴，微微的一笑，那種鈎人的樣兒，真叫人看了魂靈兒也飛去。姓尙的歡喜得發狂，拉他坐下；三姐和姓尙的說說笑笑，四姐坐在一傍，手裏弄着一條繡花帶兒，低着頸子，不做一聲。隔了一回，三姐站起來要去了，四姐也要跟他去，姓尙的拉住他不放，回過頭來，對三姐說道：『好人！求你替我說一句。』三姐便笑着說道：『癡男人，心裏急死了！妹妹依了他暫時住下罷。』四姐聽了，便不做聲。

三姐去了，他兩人十分恩愛，事體過了以後，四姐伸過臂膀去，替他枕着，把自己一身的事體，統統

告訴他一點兒也不隱瞞。他自己說是狐狸精，姓尚的實在歡喜他美貌，心裏也不害怕；他又說：「姊姊的心腸兇惡，已經迷死了三個人了；歡喜他的沒有不死的。承蒙你歡喜我，不忍心看你死去，你要趁早斷絕他。」姓尚的聽了害怕，求他想個法子；四姐說道：「我雖說是個狐狸，却從仙人這裏學得點真本領；替你畫一道符，貼在房門口，可以趕走他。」說着，便替他畫一道符；到得天亮，三姐跑來，看見這道符，忙退出去。說道：「沒良心的丫頭！一心向着新男人，更忘記拉攏的人了。你兩人應該有前世注定的緣份，我也不來爲難你。可也何必這樣子？」說着，一逕去了。

隔了幾天，四姐有事到別處去，和他說定，隔一晚便來；這一天，姓尚的沒事，走出門去閒逛。山脚下原有一株柵樹，長草堆裏走出一個年輕的女人來，也很標緻；走近跟前來說道：「秀才，何必迷住了胡家的姊妹？他也沒有一個大錢給你。」說着，便拿出一串銅錢來，交給這姓尚的；說道：「你先拿回去買點兒好酒，我便去拿了下酒的小菜來，和你開開心。」姓尚的拿着錢，回去真的去買了酒；停了一回，那女人果然來了，擺上桌來——燒雞、蹄子，每樣一隻——便拔出刀來，切作一絲一絲的，篩着酒，說說笑笑，非常的快活。過了一回，吹熄了蠟燭，火上牀去；顛顛倒倒的淫蕩得不堪。

到天亮纔起來；正坐在牀頭，捧着腳換鞋子，忽聽得外面人聲，側着耳朵細細的一聽，卻是胡家的姊妹。那女人一看見，便慌慌張張的要逃去；那雙睡鞋兒，失落在牀上，他兩姊妹一邊趕出去，一邊罵道：「騷狐狸！怎麼敢和人一塊兒睡覺？」一直追出門外去，停了一回，纔回來。四姐埋怨那姓尙的說道：「你這個不長進的人！和騷狐狸住在一塊兒，我不能再親近你了。」說着沉下臉兒，轉身要出去，姓尙的驚慌起來，忙自己認錯，話說得十分可憐，三姐也在一傍勸解，四姐的氣慢慢平下來，從此他們和從前一樣的親熱起來。

* * * * *

有一天，有一個陝西人，騎了一匹驢子，走到門口來，對姓尙的父親說道：「我尋訪妖怪，也不是一早一晚了；現在被我尋到了。」姓尙的父親聽了他的話，很奇怪，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小人在江湖上跑來跑去，一年十多個月，倒有八九個月離家出門去的；家裏來了一個妖怪，被他迷死了我的弟弟，我回家去，知道了，心裏十分悲傷。我罰下咒，一定要尋到那妖怪弄死他，跑了幾千里路，一點兒沒有蹤跡；現在你家裏，不除去他，便要跟我弟弟一塊兒去了。」

這時姓尙的和那女人天天在一塊兒，他父親也稍稍有點兒知道；聽了這客人的話，害怕得了不

得，請他進去，叫他做起法來。他拿出兩個瓶子來，擺列在地上，畫符念咒的半天，祇見有黑霧一般的四個團兒，一團一團的攢進瓶子裏去。那客人笑着說道：「他一家門都在這裏面了。」便拿豬泡包住了瓶子的嘴，封得十分牢固。姓尚的父親在一傍看了，也很開心，再三留那客人在家裏吃飯。姓尚的看了這情形，心裏難受得狠；走近瓶子邊去，祇聽得四姐在瓶子裏說着話道：「看死不救，你怎麼這樣沒良心？」姓尚的聽了，心裏愈加軟下來，急急上去，揭去那封皮，却黏住了沒有法子解得開。四姐在裏邊又說道：「不用打開，祇叫把桌上的旗子打倒，拿針在豬泡上面穿一個眼兒，我便能逃出來。」姓尚的依着他做，果然看見一道白氣，從眼兒裏穿出來，直衝上天去；客人飯吃罷出來，見那旗子倒在地上，很驚慌的說道：「逃去了！這一定是公子放走的。」說着，拿起瓶來一搖，低下頭去聽聽，說道：「幸而祇逃去了一隻，這東西該不死，便饒放了他罷。」拿着瓶，告辭去了。

後來姓尚的在田地上看着工人割麥子，遠遠的見四姐坐在那樹根子上；姓尚的走近去，他拉住了手，問了幾句話，又說道：「我和你分別以後，已隔了十年，現在仙丹已經鍊成了，祇想着忘不了你，所以再來見你一面。」姓尚的要拉他一塊兒回去，四姐說道：「我不是從前可比了，不可再拿

男女的私情來動我的心，日後再和你見面罷。」話纔說完，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又隔了二十年多，姓尙的正一個人在屋子裏，見四姐從外面進來，姓尙的笑着和他說話，四姐說道：『我的名字，已經寫在神仙榜上了，原不該再到世界上來；祇因心裏感激你的恩情，特來告訴你。你的死期，你該早早料理後事，也不必傷心，我便超度你做一個鬼仙，也沒有苦惱的。』說着，告辭去了。到了那一天，姓尙的果然死了。——那姓尙的是我的朋友李文玉的親戚，他和四姐這位朋友常常親眼看見的。

(註一) 銀河 銀河，又叫天河；秋天的夜裏，天上有一道白光的便是。

(註二) 青盼 盼，便是看。好意看人，便叫青眼；惡意看人，便叫白眼。

(註三) 卿卿 對女人親愛的稱呼。

(註四) 引線人 引線人，便是說媒人。淮南子裏

有兩句：『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引線人三字，便是這個典故。

(註五) 桑梓 桑梓，便是說家鄉。

(註六) 撒瑟 撒瑟，便是說人死。儀禮裏有一句：

「有疾病者，齊撒琴瑟。」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墜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云：『丈夫何畏鬼狐？雉來，我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遂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

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啓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

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五六，鞞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旣而羅襦紿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歲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侶，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鷄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着，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

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

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懌。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

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恰；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癯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

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瘠尸瘵鬼，甯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癯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

渠之窺妾者。」

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曠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爲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爲鬼病。蓮夜夜同衾假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

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蓮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懌。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鳴鳴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

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歎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遂去。

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

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沈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餽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

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寡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

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數責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

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

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視然於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療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效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睡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

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卽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嘗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蕘，女不得遁，遂著衣假臥，蹙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恆出履共弄。蓮歎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

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子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鳥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

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退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輒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几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體癢，皮盡脫，晨起睡鳥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擊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貽。

蓮香聞其異，勸生以門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因從其子堵行，往爲壽。媪睹生

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悔。生出，浼母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

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罽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廡，搭面旣揭，歡若生平。蓮陪香飲，細詰還鬼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沈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

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沈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沈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敗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

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

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子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

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

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啓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

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

而置之遂至覲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一個姓桑的讀書人，單名曉號子明，是沂州人，從小沒了爹娘，在紅花埠地方讀書。他做入安靜規矩，自己很愛惜自己，每天到天亮的時候，他便跑到東面鄰舍家去吃飯，回來空閒的時候，祇是一個人呆坐着。東面鄰舍有一個朋友，對他開玩笑說道：『你一個人住在那邊，不怕鬼和狐狸麼？』姓桑的笑着說道：『男子漢怕什麼鬼和狐狸？雄的跑來，我有一柄很快的寶劍；雌的跑來，我便開着門請他進來。』那鄰舍朋友跑去和他朋友商量，叫一個窰姐兒拿梯子爬過牆去，把指尖兒輕輕的去彈着他的房門。姓桑的在門縫裏張望，問：『是誰在外邊打門？』那窰姐兒便自己說是個鬼。姓桑的在裏面聽了，害怕得狠，牙齒打顫的聲音很響，那窰姐兒在外面守候了一回，自己回去了。這鄰舍朋友第二天一早跑到姓桑的書房裏，姓桑的便告訴他昨天遇見鬼的事體，又說自己害怕，快要搬回家去。這鄰舍朋友聽了，拍着手說道：『你爲什麼不開着門請他進來呢？』姓桑的聽了他的話，頓時明白那個鬼是人假裝的，便安心照舊住着。

過了半年，有一個女人夜裏跑來，打他的書房門。姓桑的心想，又是朋友來開他的玩笑了，便開着

門放那女人進來。看他面貌，真是壓倒通國的一個美人兒；姓桑的詫異着，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那女人說道：「我名叫蓮香，是住在西面的窰姐兒——」這紅花埠地方，窰子原是狼多的。——姓桑的聽了，也便相信他；吹息了燈火上牀去，十分親熱。從此隔着三五天，便來一過。

有一天夜裏，姓桑的獨自坐着呆想，忽然一個女人悄悄的走進房來；姓桑的心想他是蓮香，便迎上前去對他說話。在他臉上看，却又不是蓮香；他年紀祇得十五六歲，拖着長袖子，披着鬚髮兒，他神氣又美麗又清秀。走起路來，一幌一幌的，又像上前，又像退後。姓桑的心裏狠詫異，疑心他是狐狸；那女人說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兒，姓李，心裏歡喜你清高風雅，請你要另眼看待我。」姓桑的聽了歡喜，伸手過去捏着他的手，那手冷得和冰一般，問他：「怎麼冷得這樣子？」他說道：「我從小身體單薄，又是夜裏受着霜露，怎麼不要冷？」停了一回，解下羅裙來，竟還是一個姑娘的身體。那女人說道：「我心裏歡喜你利害，我這身體，好似一朵不曾開的花，今天却守不住了；你倘不嫌我粗笨，我情願常常陪你睡覺。你房裏可有別人嗎？」姓桑的說道：「我這裏沒有別人，祇有一個住在西面的窰姐兒，他也不常常來的。」那女人說道：「我要小心避開他；我和窰子裏的人不一樣的，你須要守住祕密，不可吐露風聲出去。他來的時候，我便去；他去的時候，我便來。」說着，聽

得外面雞啼的聲音，他便要去；臨去的時候，送他一隻繡鞋兒，說道：「這是穿在我下身的，你想着我的時候，拿出來玩弄；有別人在屋子裏的時候，千萬不要拿出來玩弄。」姓桑的接過來一看，見尖尖的和解結兒的鑽子一般，心裏狠歡喜他。

過了一夜，屋子裏沒人的時候，便拿出鞋子來看着玩弄；那女人便悄悄的走來，兩人又親熱了一回。從此每逢想起這女人，拿出鞋子來玩弄的時候，那女人便走來。姓桑的心裏詫異，問他：「什麼道理？」那女人，笑笑說道：「是恰巧碰到這時候，並沒有什麼道理。」有一夜，蓮香跑來，見了桑子明，嚇了一跳，說道：「郎君神氣怎麼這樣銷瘦？」桑子明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蓮香便轉身出去，說：「過十天再來。」自從蓮香去了以後，這李姑娘便天天來，竟沒有一夜空的。他又問桑子明：「你的相好，怎麼好久不來？」桑子明便把蓮香約定十天以後再來的話告訴他，李姑娘笑着問道：「你看我比蓮香是誰長得標緻？」桑子明說道：「你們兩人，都是絕頂的美貌，但是蓮香姑娘的是皮膚和暖的。」李姑娘聽了，臉上變了色，說道：「你嘴裏雖說兩人都是一頂美貌，原是對着我，故意這樣說的；那人一定標緻得和月宮裏的仙人一般，我想來一定趕他不上。」說着，心裏狠不快樂，算算十天約定的時候已經過了，李姑娘叫不要說穿，要躲在門外偷看。

他到了第二天夜裏，蓮香果來了，兩人說說笑笑，甚是親熱；到得睡上牀去，蓮香狼驚慌的說道：「不得了！十天不見你，怎麼益發瘦軟得不成樣兒？保不定你沒有別的東西遇到嗎？」桑子明問他：「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道：「我看你的神氣，看得出來；把你的脈，又細又碎，和亂絲一樣；這是被鬼迷住的病症。」到了第二夜，李姑娘走來，桑子明便問他：「你昨天偷看蓮香的面貌，長得怎麼樣？」李姑娘說道：「果然標緻，我原疑心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女人；這個女人，果然是狐狸變的。他去的時候，我在後面跟着，他在南山的窟窿裏住着。」桑子明聽了這話，疑心他是吃醋，造的謠言，便隨嘴應着他。

過了一晚，他對蓮香鬧着玩笑說道：「我實在是不信的。有人說你是狐狸變的。」蓮香聽了，連連追問：「是什麼人這樣說的？」桑子明聽着說道：「我自己拿你開玩笑。」蓮香說道：「便是狐狸，也和人沒有什麼兩樣。」桑子明說道：「迷狐狸的人，害病利害了，便要死，所以可怕得狠。」蓮香說道：「話不是這樣說的。像你這樣年紀的人，同牀三天以後，精神氣力，都可以照舊；便是和狐狸睡覺，也沒有什麼害處。你若天天去幹，便是人也比狐狸利害呢。天底下害癆病死的鬼，難道都是被狐狸迷死的嗎？你說雖這樣說，一定是有人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桑子明再三說沒有，蓮香

這問得益發利害。桑子明瞞不住，便把李姑娘的事體說出來。蓮香說道：『我原詫異，你瘦得這麼利害，便是有李姑娘，也不至這樣快。怕他不是人嗎？你不要聲張，明天夜裏，我也學着和他偷看我一般。』

這天夜裏，李姑娘走來，纔說了三兩句話，聽得窗子外面有咳嗽的聲氣，他便急急逃去。蓮香走進屋子來說道：『你可不得了！他是真的鬼怪，你迷戀他的標緻，若不快快的斷絕他，陰世裏的路也快到了！』桑子明心想他是吃醋說這個話的，便也不做一聲。蓮香說道：『我原知道你丟不下他，可是我也不忍心看你死不救，明天我拿藥來，替你除去陰氣的毒。幸而你的病根還淺，過了十天，你的病也能好了。現在我和你一牀兒睡守着你，候你病好以後再去。』說着真的拿出一撮藥水，給桑子明吃下去，一刻兒工夫，肚子便瀉了兩三回，覺得肚子裏清爽空虛，精神也頓時快爽起來，心裏狠感激他。——但他到底不信是鬼害他的病。蓮香夜夜和他一被窩摟着睡覺，桑子明要和他尋歡，他便把桑子明推開。過了幾天以後，他皮肉便飽滿起來。蓮香要回去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他和李姑娘斷絕。桑子明含糊糊糊的答應他，待到關上房門，點起燈火，便拿出那隻小腳鞋兒來玩弄着，心裏又想着李姑娘忽然跑來，和他斷絕了好多天，他

臉兒上狠有不樂意的樣子。桑子明說道：「他接連好多夜替我做醫生治病，請你也不要恨他。我心裏依舊和你好的。」李姑娘聽了，稍稍的開心起來。桑子明睡在枕上，悄悄的說道：「我歡喜姑娘歡喜得狠利害，可是有人說你是個鬼怪變的。」李姑娘聽了，舌頭結住了半天，罵着人說道：「一定是那淫蕩的狐狸精迷着你，造這個謠言給你聽。你若不和他斷絕，我便從此不來了！」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桑子明再三說着好話勸解他，他纔住了哭。

隔了一夜，蓮香來了，知道李姑娘又來過了，便生着氣說道：「你一定要尋死嗎？」桑子明笑着說道：「你吃醋怎麼吃得這樣利害？」蓮香聽了，愈加生氣，說道：「你得了死的病根，我替你除去了，你還說我吃醋要怎麼樣纔叫不吃醋呢？」桑子明造着謠言，和他開玩笑，說道：「那姑娘說我前幾天的病，是被狐狸精害的。」蓮香便生着氣說道：「聽你這樣說來，你還是迷住了不明白。將來萬一出了一料不到的事體，叫我有百張嘴，也自己說不清楚，我便從此去了。候過一百天以後，你害病睡在牀上的時候，我再來看你。」桑子明拉住他，他也不聽，把手一推，一直出去了。

從此李姑娘便朝朝夜夜在一塊兒，大約過了兩個多月，覺得身上很難受，起初自己心裏還寬解着。後來一天一天慢慢的瘦弱下去，祇吃薄粥。怨。要想回家去養病，心裏又迷戀着這個李姑娘。

不忍丟他便走；延挨着過了幾天，那病勢益發沉重，不能再爬起牀來。那鄰舍朋友看他病得利害，每天叫書童送茶飯過去。桑子明到這時候，纔疑心到李姑娘身上，便對李姑娘說道：『我懊悔不聽蓮香的說話，便病到這步田地。』他話說完，便暈絕過去；隔了一回，又醒過來，撐着眼向四下裏一看，那李姑娘已經去了。從此便絕腳不來。

桑子明一個人瘦怯怯的睡在空空洞洞的一間書房裏，心裏想着蓮香和鄉下人望過年好收成一般。有一天正在呆呆的想他，忽然見有一個人掀着門簾進來的，便是蓮香。他走到牀前，冷笑着說道：『鄉下人我的話難道是說錯的嗎？』桑子明哭了半天說道：『自己知道錯了，祇求你救救命！』蓮香說道：『現在的病根已深，實在沒有救命的法子；我暫時來送你的終，說幾句永遠分別的話，表明我從前並不是吃醋的意思。』桑子明聽了心裏十分悲傷，說道：『枕頭底下有一樣東西，請你拿出來，給我拉破他。』

蓮香去找出那鞋子來，在燈光底下翻來覆去的玩着；看着李姑娘一閃身進來，一眼見了蓮香，轉身要逃出去。蓮香走上去，把身體攔住在門口；李姑娘又難爲情又害怕，弄得走頭無路。桑子明一句一句的說着埋怨他，李姑娘一句也回答不上來。蓮香笑着說道：『我今天纔得和阿姨見面，說

個明白：從前說相公舊病復發，未始不是被我害的；現在他病到這樣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姑娘聽了，祇是低着頭，自己認錯。蓮香說道：「這樣一個美人兒，想不到竟把一家一段歡喜你的心腸，換了你這狠毒的手段。」李姑娘聽了，爬倒在地上，吊下眼淚來，求蓮香可憐他，救救他。蓮香上去把他扶起，細細的盤問他的來歷，他說道：「我是李通判官的女兒，年輕的時候死去，葬在這裏牆外地方；我的身體雖死，我的心卻沒有死。和相公親近，是出我的本心；害死相公的性命，實在不是我的本心。」蓮香說道：「聽說做鬼的歡喜叫人死，人死了以後，可以永遠在一塊兒。這句話可是不是？」李姑娘說道：「這句話不是的。兩個鬼在一塊兒，一點兒沒有快活的地方；若說鬼和鬼可以尋快活，那陰世裏年輕的小夥子，難道沒有嗎？」蓮香說道：「好笨的姑娘！夜夜和他幹，便是人和人也受不住，何況你是一個鬼？」李姑娘便問：「狐狸都要迷死人的，你有什麼法子，却能不害死人？」蓮香說道：「那要迷死人的狐狸，都是採人的精神，去補他的身體；我不是這一種狐狸，所以世界上很有不迷死人性命的狐狸，斷斷沒有不害死人的鬼。因為鬼的陰氣太重。」桑子明聽了他兩人的話，到這時候，纔知道他們一個是狐狸，一個是鬼，都是真的；幸而和他們厮混得熟了，心裏一點也不害怕。回心想到自己的病，祇剩得一綫的氣息，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不道。

香回過臉兒去，問着李姑娘道：「你有什么法子救救桑相公？」李姑娘紅着臉兒說道：「實在沒有法子。」蓮香笑着說：「怕相公的身體醫強壯以後，醋娘子又要和我吃楊梅了！」李姑娘對蓮香拜了一拜，說道：「你倘有救命的本領，使我不對他不起，我從此便永遠躲在陰世裏，再不敢老着臉兒到陽間世上來了。」蓮香打開袋子，拿出藥來說道：「我也早料到有今天這一天，我和相公分別以後，便到海上三山去採藥料，一共採了三個月，纔把藥料採齊。害癆病直到死去，把這藥送下去，沒有不活過來的。但是這病從什麼人身上得來的，仍舊要什麼人去替他做藥引子；現在相公的病，從李姑娘身上得來的，不得不請李姑娘幫一個忙。」李姑娘問：「要什麼？」蓮香說道：「不要別的，祇要你櫻桃小嘴裏的一點香唾罷了。我把丸藥送進病人嘴裏去，請你對着他嘴，噴進涎唾去。」李姑娘聽了，羞得滿臉通紅，低着頸子，頭轉來轉去，只是看着那小腳兒上的鞋子。蓮香說道：「妹妹，裏歡喜的，祇有這鞋兒嗎？」李姑娘聽了，益發不好意思，那臉兒抬起來又低下去。不知道怎麼是好。蓮香說道：「這親嘴的事體，是你平常同相公做慣的，現在又怎麼這樣小器了？」說着，便把那粒丸藥送進桑子明的嘴去，回過身來，催着李姑娘。李姑娘沒有法子，祇得上去親着嘴，噴進口涎去。蓮香在一傍催着，叫他再噴一口，噴下了第二口，又叫他噴第三口，一共噴

了三四口，那丸藥已送到喉嚨下面。停了一回，聽得肚子裏和打雷一般的響起來；接着又送下一粒丸藥去。蓮香便自己上去親着嘴，吹進氣去。桑子明睡在牀上，覺得小肚子裏面和火一般的熱起來，那精神又提起來了。蓮香說道：『好了！好了！』李姑娘聽得外面雞啼的聲音，他便驚慌起來，轉身出去。蓮香因為桑子明害病纔好，還要好好的調養，天天跑到鄰舍家去吃飯，總不是事體。便拿外面的門反扣起來，假裝做是桑子明回家去了。從此以後，和朋友也不來往了。

從此蓮香白天夜裏都守着看管他，李姑娘每天夜裏總跑來，很小心的服侍病人，待蓮香好似姊妹一般。蓮香也狠可憐他，歡喜他。這樣住了三個月，桑子明身體強壯得和當初一樣。李姑娘便一連隔幾夜不來，偶然來一過，一照面便去了。有時和桑子明對面坐着的時候，他也鎖着眉頭不快活。蓮香常常拉住他，和他一塊兒睡覺，他抵死不肯，轉身要逃去。桑子明追上去，抱住他走進屋子來，他身體輕得和紙紮人兒一般。李姑娘逃不走，他便和衣睡在牀上，縮着身體不滿二尺長。蓮香看了，愈加可憐，他悄悄的叫桑子明上前去抱住他，和他親熱；憑你怎麼去搖動他的身體，他總不肯醒來。待桑子明睡熟去，醒過來，四處找尋，李姑娘已經不見了。後來過了十多天，竟不見他再來。桑子明心裏記掛得狠利害，他和蓮香兩人常常拿出那鞋兒來，一塊兒看着玩着。蓮香嘆了一口

氣說道：「李姑娘標緻得這樣子，我看了也覺得可憐；何況你是一個男子！」桑子明說道：「從前我一拿出鞋子來，他便來了，我心裏原疑心他，但到底也料不到他便是鬼。現在我見了這鞋子，便想起他的面貌，實在叫我心裏難受。」說着，他便流下眼淚來。

* * * * *

從前當地有一家財主人家姓章的，他家有一個女兒，名叫燕兒，年紀十五歲，因害病不淌汗死去過了一夜，他又醒過來，從牀上坐起來，四面一看，便要跑出去。那姓章的去把門鎖上，不給他出去。他女兒自己說：「我是通判女兒的魂靈，心裏感激那桑相公想得我利害；我脫下一隻鞋兒，留在他那地方。我實在是個鬼，把我鎖起來也沒有什麼好處。」姓章的聽他話說得有來歷，便問他：「你怎麼能到這裏來的？」李姑娘回過臉兒去，在屋子裏四面看着，模模糊糊自己也不知道；有人對他說桑子明因害病回家去了，李姑娘便和他分辯，說他瞎說。家裏的人狠奇怪，那東面鄰舍朋友，聽得這個話，便打牆上爬過去一看，見桑子明正和一個美人兒對坐着說話，便躡着腳進屋子走近去，那美人兒驚慌起來，一轉眼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位鄰舍朋友也詫異起來，問他：「這是什麼人？」桑子明笑着說道：「從前我原對你說過，雌的便開着門請他進來。」鄰舍朋友便說

起燕兒的話，桑子明聽了，便去開了大門，想跑到章家去打聽；又苦於和章家不認識，沒有因由到他家裏。

那章姑娘的母親，聽得桑子明果然不會回家去，心裏益發奇怪，故意叫老媽子跑來，要那隻鞋兒。桑子明立刻拿出來，交給他拿回去；燕兒見了這鞋子，高興起來，伸出腳來，試穿穿，誰知鞋兒比腳還短着快滿一寸呢。他又狠詫異起來，拿着鏡子自己一照，忽然想到自己是借着別人的身體活過來的，便把從前的事體說出來，章老太太聽了纔相信。李姑娘又對着鏡子大哭起來，說道：『從前我的面貌，自己看了也很歡喜，每見了蓮香姊姊的面，還覺得比他不上，心裏狠不好意思；現在反變了這副臉兒，雖說做人，倒還不如做鬼能保住我的美貌！』拿着那鞋子，大哭起來，勸也勸他不住；他把被兜住臉兒，直挺挺的睡在牀上，送飯來給他吃，他也不吃。身上的皮膚，遍身腫起來，一共七天不吃飯，到底也不死；那身上的腫，慢慢的消去，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耐也耐不住，便又吃飯。過了幾天，渾身發起癢來，拿手來搔搔，那枯皮統統脫下來。早晨從床上起來，那腳上套着的睡鞋兒，便自脫落下來，尋得了再穿上腳去，便大得沒比他再大的了。便試把從前的鞋子穿上腳去，大小正合得上，心裏便快活起來；又拿鏡子來一照，那眉眼腮龐兒，很像從前的面貌，心裏越發快

活起來。梳洗過來，去見章家的母親，家裏人都見了他發怔。

蓮香聽得這稀奇事體，把桑子明託媒人到章家去說媒，又怕沒錢的和有錢的相差得太遠，不敢冒冒失失的便去。碰巧那章家的老太太做生日，桑子明便跟他女婿子姪輩一塊兒跑去拜壽。那老太太見了桑子明的名片，故意叫燕兒隔着簾子張望，桑子明最後一個進來。李姑娘見了，很快的跑出來，拉住他的袖子，要跟桑子明一塊進回去。章老太太喝住了他，他纔紅着臉回進屋裏去。桑子明細細的看那燕兒的面貌神氣，活像那李姑娘，便忍不住淌下眼淚來，拜倒在地下，不肯起來。那老太太扶他起來，看桑子明這樣子，心裏也不生氣。桑子明回出去，求他的娘舅做媒，章老太太商量檢一個好日子把桑子明招贅過來。桑子明回去，把這話告訴蓮香，又和他商量，拿什麼東西下聘。蓮香聽了呆呆的半天，便站起來要告別回去。桑子明驚慌得了不得，便吊下淚來。蓮香說道：『你快要到人家裏去做新郎了，我跟着你一塊兒去，我也沒有這張臉面。』桑子明便商量先把蓮香送回家去，再來迎娶燕兒。蓮香依從他，他又把這情形去告訴章家，章家聽說他已經有了媳婦，便生氣埋怨他。燕兒再三說明是自己願意的，祇得照他的辦法。

到了那一天，桑子明親自跑去迎接，看屋子裏的擺設，十分潦草，待回到家裏，祇見從大門一直到

大廳上，拿花毯子鋪着地，幾百幾千盞燈籠，五顏六色掛着，和繡着花朵兒一般。蓮香走出來，扶着新娘，走進新房裏，上去把那遮面的帕兒揭下來，兩人見了面，和本來認識的一般。蓮香陪着他喝過交歡酒，又細細的問他魂靈活轉來的情形。燕兒說道：『那時候心裏悶着不快活，祇恨自己的身體做了鬼，自己看看也看不上眼；和你們分別以後，氣憤憤的也不回到墳裏去，跟着風飄來盪去，每看見活的人，心裏便說不出的眼熱。白天躲在樹木草堆裏，晚上便聽這兩隻腳跑來泡去；無意中走到姓章的家裏，見一個年輕的女人睡在床上，便上去爬在他身上，不料便能活過來。』蓮香聽了這話，不做一聲，好似心裏想着什麼。

過了兩個月，蓮香生下一個孩兒來；生產過後，忽然害起病來，那病勢一天一天的拖延着沉重起來。他便拉住了燕兒的臂膀說道：『我留下這個孽種，拖累着妹妹；我的孩兒，便是你的孩兒。』燕兒聽了，便淌下淚珠兒來，勉強說幾句話，勸他不要害怕，替他去叫了醫生來，叫了做法事的來，他便推却不要。病重得快死了，喉嚨裏的氣息細得和掛着一條絲一般。桑子明和燕兒都哭起來，他忽然睜大了眼眶子說道：『你們不要這樣傷心，你願意活在世上，我却願意死去；如合當有緣，再過十年以後，便能再和你見面。』他話說完便死去。過去揭開被頭，正要收斂，這屍首忽然變了一

隻狐狸。桑子明不忍心兩樣看待他，便好好的安葬他。他生下來的兒子，名叫狐兒；燕兒看管他，和自己生出來的一般。每到清明時候，便抱着狐兒到墳前去哭一場。

後來過了幾年，桑子明便中了舉人，家裏也慢慢的多起錢來，可是燕兒苦於不會生育，狐兒性格狠聰明，身體卻單薄，常常害病。燕兒幾次要替桑子明娶一房小——有一天丫頭忽然進來說：『大門外有一個老太婆，帶着她女兒，要賣給人家。』燕兒把他喚進來，兩人見了面，嚇了一大跳，說道：『蓮香姊姊又活過來了嗎？』桑子明跑出來一看，真很像蓮香也詫異起來，問他：『多少年紀了？』他回答說道：『十四歲了。』問他：『要多少聘金？』那老太婆說道：『老身祇有這一塊肉，但求他落了一個好人家，我也有一個吃飯的地方；將來這副老骨頭，不拋在陰溝洞裏，也便心滿意足了。』

桑子明給了他許多錢，把那姑娘留下了；燕兒拉住姑娘的手，走進裏屋去，提着他的衣領，笑着說道：『你可認識我麼？』那姑娘回說：『不認識。』又問道：『姓什麼？』他說道：『我姓韋，父親是在徐城地方賣豆腐漿的，死過已經三年了。』燕兒彎着指兒，細細一想，蓮香死去到現在，整整十四年工夫，又細細的看這姑娘，看他臉兒神氣，沒一樣不活像的。便拍着他的頭頂喚着他說道：『

蓮香姊姊，蓮香姊姊！你說「十年以後再見」的話，一定不是騙我的。」那姑娘聽了，忽然想做夢醒來一般，跳起來說道：「啊！」接着便對燕兒呆了半天，桑子明在一傍笑着說道：「這樣子，好似曾經認識舊時窠巢的燕子又回來了！」這姑娘淌着眼淚說道：「不錯了！我聽我媽說：我一生下來，便能說話；家裏人說我是不吉利的，便拿狗血給我喝下肚去，從此便忘記了從前的事體。現在聽了這話，真和做夢醒來一般。這位娘娘，可便是不願意做鬼的李家妹妹嗎？」一塊兒說起前世的事體，一回兒傷心，一回兒歡喜。

有一天，又到了清明的時候，燕兒說道：「這是每年我和丈夫哭姊姊的日子。」便一塊兒跑到他坟上去，祇見蓬蓬鬆鬆的野草，那坟上種着的樹，已經長大得夠一抱寬了。韋姑娘看了，也嘆了一口氣。李姑娘對桑子明說道：「我和蓮香姊姊，兩世要好，忍心和他離開，把這兩副枯骨頭葬在一個坟裏。」桑子明依了他的話，去掘開李姑娘的坟，把枯骸搬回來，葬在一塊兒；親友聽得這奇怪事體，都穿了喜衣服來送葬，不會用帖子去請他們，自己跑來的幾百個人。

我是在庚戌年到南方去游玩，走到沂州地方，被雨攔住了，在客店裏住下休息休息；有一個姓劉名叫子敬的，是他的表親，他拿出同在一個文會裏的朋友，名叫王子章，做的一篇記這姓桑的一

生一世的文章——大約有一萬多字——我拿來從頭到尾讀完了。這一篇裏，不過說說他的
大略情形罷了。

異史氏說道：『唉！死的人要想活過來，活的又要想死過去，天底下頂不容易得到的，不是這個人的身體麼？有一種人，常常把這身體空起來，便是老着臉皮活在世上，還不如一隻狐狸！朦朦朧朧的死去，還不如這個鬼！』

王漁洋說道：『蓮香娘子，可算得賢惠極了；在娘兒們裏邊，我也少見。何況是一隻狐狸呢？』

(註一)傾國 傾便是壓倒說；他的美貌可以壓倒全國。李延年歌裏有兩句：『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

(註二)青樓 漢朝，窰姐兒住的樓上，拿青漆塗着，便叫青樓；現在妓女住的地方，都叫青樓。

(註三)葳蕤 花草纔發芽纔開放的時候，那情狀便叫葳蕤。

(註四)刀圭 刀圭，是量藥用的器具；在刀柄上有一個圓的便是。

(註五)望歲 鄉下人望年成熟，叫望歲。人心裏望人望事體望得利害，好似鄉下人的望歲。

(註六)膏肓 周朝時候的晉侯，害病，夢見兩個孩子說道：『好醫生來了，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一個孩兒說道：『我們去躲在膏的下面，

盲的上面，』因此病愈加利害。現在人害病，便叫二豎之災，病得利害，便叫病入膏肓，都是這個出典。

(註七)醫國手 一國的政治壞了，有一個大人物出來整頓，便叫醫國。那醫生的本領好，能治病，好似救國一般，也叫國手。

(註八)芻靈 芻是乾草；喪事人家出殯，拿紙紮成的人，馬送給死人陰世裏去差遣，這東西便叫芻靈。靈是說有魂靈附在紙人身上。

(註九)初度 初度是說人初次生下來的年月時辰度，是過去，便叫過生日。

(註十)贅培 贅是多頭，說男人到女人家裏去

做女婿，是多出來的人。

(註十一)青廬 從前北方人娶新媳婦，用青布圍着，在布圍裏交拜成禮，便叫青廬，現在變做新房的通稱。

(註十二)彌留 人臨死的時候叫彌留，彌是滿，說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經滿了。

(註十三)木拱 兩條臂膀環抱叫做拱；木拱是說樹木粗大得夠得上一抱的寬。

(註十四)崖略 崖略便是大略的意思。

(註十五)巾幘 未曾梳頭的姑娘戴的帽子，叫巾幘，現在通稱娘兒們都叫巾幘。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正而家屢空。數年間，媪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隣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隣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含笑，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窠，尙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旣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惟貽羞寒舍。」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尊，卿如有情，尙當含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自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閒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貲，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頷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貲。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衛乃喜。浼隣生居間，誓紅牋而盟焉。生入拜媪，媪居室偏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豔，竊喜。借舍款

塔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卽合昇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跪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賈。」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下大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旣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劃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生，洶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奪昇之，闕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隣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與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其扈從繁，兒又罔託，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闊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人之偵，姑僞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愴！」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餽我，今實佈心腹，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襟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柁曰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

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婢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道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迹得之，繁累而行。兒啼愈噴，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屨，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銛利如霜，刺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眈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整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隣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曠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譚譚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嘻笑腴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

官隣女者，妄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人難既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與夜寐不可。」乃剪荻擁替，類男子操作。生愛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鋤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贊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尙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誤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山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媿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豈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況狐耶？」

廣平地方，有一個姓馮的老頭兒，他兒子號相如，父子兩人，都是秀才。老頭兒年紀快六十歲了，脾

氣方正家裏却是窮的。幾年裏邊，老太婆和媳婦兒，又接連死去。洗衣煮飯的事體，都是自己做。有一夜，相如坐在月光下面，忽然見東面鄰舍人家的女人，從牆頭上爬上來，張望過去一看，臉兒長得真標緻。走近身去，他微微的一笑，擎着手招他，他不來也不去，再三喚他，便從梯子上爬過來。拉他一塊兒睡，問他的姓名，說道：『我是鄰舍的女兒，名叫紅玉。』相如很歡喜他，和他說定永遠在一塊兒。那女人答應他，夜夜跑來。

大約過了半年多，有一夜，老頭兒起來，聽得兒子屋子裏說笑的声音，跑去偷看。他見了那女人，一肚子氣，喚相如出來，罵着說道：『畜生！幹的什麼事體？苦得這樣子，還不肯用功，却學那浮蕩的行徑嗎？別人知道了，壞了你的名氣，別人不知道，也短你的壽。』相如跪在地下，自己認錯，哭着說：『知道懊悔了！』老頭兒喝着那女人說道：『女娘們不守閨門的教訓，自己壞了，又壞別人，倘事體一聲張出來，也不單害我家丟臉。』罵完了，氣憤憤的進屋子去睡覺。那女人淌着眼淚說道：『你父親的教訓實在叫人難爲情，我兩人的緣分從此完了。』相如說道：『我爹爹在世，我不能夠自己做主，你如和我有情分，還望你委屈着在一塊兒。』那女人回絕他，話說得很殺辣。相如便淌下眼淚來，那女人勸住他，說道：『我和你沒有媒人的說話，父母做的主意，爬牆頭，鑽窗洞，怎麼能過』

着到老這地方有一個好親，可以去聘定。」相如對他說，家裏光景窮，那女人說道：「明天夜裏，你候着我，我替你想一個法子。」

到了第二夜，那女人果然來了，拿出白金四十兩來，送給相如說道：「雖此地六十里地，有一個吳村地方，姓衛的一個女兒，年紀十八歲了，狼高的身價，所以不會賣去。你多多的給地錢，一定可以成功。」話說完了，便告別而去。相如覷空告訴他父親，要去看一看，却瞞住了紅玉。送他錢的事體，不敢對他父親說明。老頭兒自己想想沒有錢，因此便攔住他。相如又軟軟的說：「去試試看，肯便肯，不肯便能。」那老頭兒點頭答應他。

相如便去把別人的用人馬匹借來，跑到衛家去。那衛家本來是種田的老頭兒，相如喚他到外面來，和他說着閒話。那衛老頭兒知道相如是有名氣的人家，又看見他行頭漂亮，心裏已經肯了。又怕他不肯多化錢，相如聽他的說話，吞吞吐吐的，知道他的意思，把袋子裏的銀錢倒出來，堆在桌子上。那姓衛的便高興起來，拉着隔壁的一個男人做中間人，寫在一張紅紙上，說定了。相如進去拜見那老太婆，他住的屋子狹小，那女兒站在他的媽背後，遮住了自己的身子，稍稍偷看他，雖是穿着布衣裳，插着木釵兒，打扮那神氣模樣兒，却狠光彩漂亮。心裏暗暗的歡喜。當時那老頭兒

借別人的屋子，招呼女婿坐下；又說：「公子不用行親迎的禮，等稍稍做幾件衣服，辦幾樣首飾，便當抬他送上門去。」相如和他定了日期。

回轉家去，打着謊對老頭兒說道：「那衛家歡喜我家清高人家，不要我的錢。」老頭兒聽了也高興。到了日期，那衛老頭兒果然送女來；這女人又勤儉又孝順，夫妻兩人狠要好。過了兩年，生下一個男孩兒名叫福兒。

有一天，是清明節，他妻子抱着孩兒去上坟，遇到本城一家鄉紳姓宋的。那宋家官做到御史，因為貪贓革去了官，住在本地，狠是橫行霸道；這一天，他也去上坟，回來的時候，見了相如的妻子，看中了。他問鄉下人，知道是相如的妻子；料想姓馮的是窮讀書人，拿很多的銀錢去騙他，望他見了錢動心，叫家人去放風聲，相如忽然聽了這個話，生氣，變了臉色，回心一想，勢力敵不過他，便收了怒氣，假笑着回來，告訴老頭兒。老頭兒狠生氣，跑出去對着宋家的家人，拿手指天劃地的百般辱罵他；那家的人和鼠一般縮着頸子逃去。

宋家知道了，也生氣，竟打發幾個人到相如家打，那老頭兒，又打相如，吵得家翻宅亂，和鍋子裏煮滾水一般。他妻子聽得，把兒子丟在牀上，披散頭髮出來喊救命。衆人見了，上前搶着，一大淘人，擁

着去了。留着他父子兩人，受了傷打壞了身體，嘴裏喊着，倒在地下；那孩兒一聲一聲的在屋子裏哭着，鄰舍人家大家可憐他，扶他去睡在牀上。過了一日，相如拄着拐杖，走下地來；他老頭兒肚子裏生氣，吃不下去，吐着血，過了幾天，死去。相如哭得狠傷心，抱着兒子告到官裏，直告到撫臺衙門裏；官司統統吃到到底打不贏。後來聽得他妻子在宋家，因不願改嫁，尋了短見；相如越發傷心，一肚子塞着冤枉，沒有地方可以去伸冤。常常想攔路去刺死那姓宋的，又怕他底下人多，那兒子，又沒有地方寄託；日日夜夜哭着想着，他兩隻眼眶子因為這個閉不住。

忽然有一個長大漢子，跑到屋子裏來，說了幾句可憐他的話；看他臉上，長着一部落頰鬚子，闊下巴，從來並不會和他認識。相如拉他坐下，正要問他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叫什麼，那客人忽然說道：「你有打死父親的讎人，奪去老婆的傷心事體，難道忘記報仇了嗎？」相如聽了，疑心是宋家派來的奸細，便裝假『是！是！』的應了幾聲。那個人生起氣來，睜大了眼眶子，好是要裂破眼皮一般，急轉身出去，嘴裏說道：「我當你是個人；現在看來，纔知道是一個不是可憐的賤胚罷了！」相如聽他說話古怪，忙跪下地去，拉住他說道：「實在是怕宋家的人來探我的口氣。現在我把真心話說出來；我時時刻刻想報仇，實在是很長久了；祇可憐這個衣包裏的孩兒，乏了他又怕斷絕子孫。」

你是有義氣的人，可能替我看管這個孩兒不能？」那客人說道：「這娘兒們的事體，不是我能夠做的；你要託着別人的事體，請你自己管了，你要自己去做的事體，我却情願代你去做。」相如聽了這個話，忙爬在地下叩頭，那客人頭也不回的去了。相如追上去問他的姓名，他說道：「事體不成功，我也不受埋怨；事體成功了，也不用你謝。說着便去了。」

相如怕闖出禍來害他，抱了兒子，逃走出去；到了夜裏，那宋家全家的人都上牀睡下，有一個人跳過幾重牆壁進去，殺死御史父子三個人，還有一個丫頭，一個少奶奶。宋家的人，寫了狀子，告到官裏，官聽了很詫異；宋家的人，一口咬定說是相如殺人。那官便叫差人去捉相如，相如逃去，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因為這個情形，越發弄假成真。

宋家的用人和差人，到處去搜尋；夜裏尋到南山地方，聽得孩兒的哭聲，跟着哭聲尋去，拿住了。拿鍊條吊起來，拖着走去；那孩兒在懷裏，哭得越發利害，衆人越發生氣，大家奪下孩兒，丟在地下。相如一肚子的冤枉，又生氣，見了縣官，縣官問他：「爲什麼殺人？」相如說道：「冤枉啊！宋家的人是夜裏死的，我是日裏出去的，況且抱着一個孩兒，怎麼能夠跳過牆去殺人？」縣官說道：「你既不殺人，爲什麼要逃去？」相如沒話可說，不能分辯，便把他送進牢間去。相如哭着說道：「我死了，沒

有什麼可惜；這個孤兒，有什麼罪呢？」縣官說道：「你殺別人的兒子多了，殺了你一個兒子，有什麼怨恨？」相如革去了功名，常常受着極兇的刑罰，他到底也不肯招認。

縣官這夜裏正睡在牀上，聽得有一樣東西，打着牀沿，很響的聲音；縣官很害怕，叫喊起來。全家人都驚醒起來，一齊擁進房來，拿燈一照，一柄短刀，又快又亮，和霜雪一般。那刀斬進牀上的木頭一寸多，牢牢的嵌着，拔也拔不起來；縣官看了，魂靈也嚇跑了。拿着兵器，到處搜尋，竟一點兒也沒有形迹。心理暗暗的害怕；回心一想，宋家的人都死完了，沒有什麼可怕的，便送公文到上司那裏，給相如免罪，竟放去他。

相如回到家裏，米缸裏又沒有一點米，一個人孤孤悽悽的住在屋子裏，呆呆的對着四墻牆壁；虧得鄰舍人家，可憐他，送飯給他吃，勉勉強強過着日子。想想這大仇已經報了，便鬧着笑臉，自己心裏高興；回想到這一場傷心凶險的禍事，差不多全家人死完，便又眼淚一點一點的流下來。又想到半世窮得徹骨，子孫也沒有一個，便在沒人的地方放聲大哭起來；自己也禁不住。這樣子半年工夫，外面捉囚手，也越發寬鬆了，便去求縣官，請他斷還妻子的屍骨，埋葬完了，回到家裏，傷心得十分利害，在一張空牀裏翻來覆去，竟想不出一條生路來。

忽然聽得外面有打門的聲音，用心靜悄悄的一聽，有一個人，在門外噤噤咕咕的，和小孩兒說着話，相如急爬起來，張望好似一個女人，門纔開着，那女人便問道：「伸了冤你身體，幸虧沒有毛病？」聽他的聲音，狠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拿火來一照，不是別人，是那紅玉，拉着一個小孩兒，跟在身邊，跳笑着，相如也沒工夫細問，上去抱住紅玉，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紅玉也縷着眉頭，露出傷心的樣子來，停了一回，推過孩兒去，說道：「你忘記了你爹爹嗎？」那孩兒牽住了紅玉的衣角，兒眼睛烏溜溜的，看着相如，細細的一看，這孩兒不是別人，竟是他的福兒，詫異得狠，止不住哭着問：「這孩兒從麼什地方得着的？」紅玉說道：「老實告訴你：從前我說是鄰舍的女兒，是假的，我實在是個狐狸，碰巧我夜裏出來，看見這孩兒在山脚下啼哭，便抱他到陝西地方去養着，聽得你大難已過，便帶他來和你一塊兒團圓。」相如抹着眼淚，拜着謝他，孩兒躲在紅玉的懷裏，好似跟着自己的母親，竟不肯再認他的父親了。

天沒有亮，紅玉便起身下牀，相如問他：「起來做什麼？」紅玉回答道：「我要回去了。」相如精赤了身子，跪在牀頭，哭得頭也抬不起來，紅玉笑着說道：「我騙騙你的，現在家裏新做起來，不是一早起來，夜深睡覺做着事體，不能撐起人家來。」他便把院子裏的野草割去，拿着掃帚、箕和男

人一般的做着事體，相如因家裏窮，常常耽着心事，不能度日。紅玉說道：『祇叫你關着房門用功讀書，不要問我有錢沒有錢，也不會叫你餓死。』便拿出錢來，買一架織布的機器，租到幾十畝田，僱幾個長工耕田，揷着鐮刀割草，拾着蘿藤補屋頂的漏洞，天天做着不息。

隣舍朋友聽得紅玉賢惠，越發肯幫他幾個錢，大約過了半年，屋子裏住着許多人，好似一家有錢的人家。相如說道：『遭難之後，全靠你空手再做起人家來，可是還有一件事體，沒有做妥當，怎麼好？』問他：『什麼事體？』他說道：『考鄉場的日子快到了，我秀才的衣頂還不會贖回來。』紅玉笑笑說道：『我從前拿四塊錢寄給學老師，已經替你贖回秀才的名字在簿子上了；若等到你現在說起，耽誤事體已經長久了。』相如聽了，越發敬重他，和敬重菩薩一般。

這一場考，便考中了舉人。這時候他年紀三十六歲，上等的肥田接連連，高大的房屋密密層層。紅玉腰兒細瘦，好似被風吹得去的；他做起事體，却比鄉下女人還強。雖在極冷的天氣，做着粗笨事體，那一雙手却細膩得和豬油一般。自己說三十八歲了，別人看去，常常像二十多歲的人。異史氏說道：『他的兒子忠厚，他的父親有規矩，所以別人待他也有義氣；不單是人有義氣，連狐狸也是有義氣的。他遇到的事體，也可算奇怪的了；但是這個糊裏糊塗的縣官，那快刀深深的插

在木頭裏，叫人看了寒毛鬚髮也根根豎起。有什麼可惜！不肯那把快刀稍稍移在牀上半尺多地方呢？若叫蘇子美讀到這個地方，一定要喝着「杯酒」說道：「可惜刺他不着！」

王漁洋說道：「程嬰代朋友管養孩兒的事體，現在從不曾聽得有這種娘兒們，何況是狐狸呢？」

(註一)望族 望是有名望族是家人，俗名便叫大戶人家，也叫世家。

(註二)荆釵 荆是樹幹兒，女人拿樹幹兒做簪兒，可算儉樸極了。漢朝一個梁鴻娶了一個媳婦兒，名叫孟光，做新娘子的時候，打扮得滿頭珠翠，梁鴻見了，不去睬他，孟光立刻換了布裙兒，插着木頭簪兒，夫妻便恩愛到老。

(註三)行賕 行賕便是貪贓，賕是贓。

(註四)鼠竄 一個人害怕起來，抱着頭和老鼠一般的逃去，便叫抱頭鼠竄。竄便是逃。

(註五)沸鼎 水滾叫沸，鼎是鍋子，說人吵鬧得利害，和鍋子裏水滾一般。

(註六)臥薪嘗膽 春秋時候，吳國和越國打仗，越國打了敗仗，越國的君主名叫勾踐，天天睡在草上，掛一個苦膽，時時去嘗着，叫人在一旁常常說道：「勾踐，你忘記報吳國的仇嗎？」現在人說不忘記報仇，叫臥薪嘗膽。

(註七)杵臼 周朝一個趙朔被仇人殺了，又要殺他的兒子，趙朔有兩個朋友，一個叫程嬰，一個叫杵臼，想法子保住趙家的兒。杵臼出主

意叫程嬰先把真的兒子去藏在山裏，杵曰：「抱了一個別人的兒子，故意叫程嬰去告訴仇人。」說杵曰：「藏着趙家的兒子，仇人去把杵曰捉來，一塊兒殺死。」程嬰卻悄悄的把趙家兒子養在山裏十五年。後來這兒子立做了趙武侯。程嬰也自尋短見死了。算是報答杵曰。後來人說替朋友養孩兒，便拿杵曰做引證。

(註八)下帷 帷是門簾。漢朝有一個董仲舒放

恆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爲妾，貌遽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

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爲隣。狄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俏。朱悅

下門簾讀書，三年不逛花園。

(註九)廣文 廣文，便是前清的學老師。

(註十)渠渠 渠渠，是形容房屋又大又進深的樣子。

(註十一)蘇子美 子美歡喜喝酒，一邊喝酒，一邊讀漢書。讀到張良行刺秦始皇，拍着手說道：「可惜刺不着！」說着，喝下一杯酒去。

(註十二)浮白 浮，是滿白，是酒杯。

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來，甚愛好。隣居幾年，並諄不詭語一語，而狄獨親愛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

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恆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叢騶，密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卽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遣寶帶使從丈夫，覓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

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恆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而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淨，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吐去之。

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恆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爲上已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盍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恆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線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筓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卽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卽早閉戶，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

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

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塘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恆娘。恆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況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背。」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驟然瓠犀微露，使朱倣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恆娘曰：「子歸矣，攬鑑而嫺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

朱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唯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不離步。跬聞闔，日以爲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

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涎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頰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

恆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開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違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藜藿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覩豔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盡，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卽子易妻爲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

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將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郤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歎歎，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恆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續，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得也。』

洪大業是京裏人，妻子姓朱，面貌長得很好，兩眼看着歡喜。後來大業收了一個丫頭，名叫寶帶的，做小老婆，他的面貌，遠趕不上這個朱氏，可是大業很歡喜寶帶。朱氏不服氣，常常因爲這個，兩口子吵鬧。大業雖然不敢堂堂皇皇的睡在小老婆房裏，但是心裏越發歡喜寶帶，厭惡朱氏。

扮，不要穿好衣服，不要搽粉抹胭脂，聽他把臉兒齷齪着，穿着破鞋子夾在用人淘裏，做那粗重事體。一個月以後，可以再來。朱氏依他，穿着破碎打補釘的衣服，故意弄得不乾淨，除了每天紡紗織布以外，不問別的事體。大業看了可憐他，喚寶帶幫着他做。朱氏不肯，常常趕他走開。

這樣子做了一個月，又跑去見恆娘。恆娘說道：『小孩子真肯聽我教訓。後天是三月初三的節氣，我要喚你一塊兒去踏青逛花園。你須要統統脫去你的舊衣服，衣裳袴子襪子鞋子，一齊換新的。一早到我家裏來。』朱氏說道：『知道了。』到了這一天，他對着鏡子細細的擦粉點胭脂，一樣一樣都依了恆娘的說話。打扮完了，到恆娘家裏去。恆娘看了，笑着說道：『好了。』又替他梳一個鳳髻兒，頭髮光滑得照得出人影子來。衣服袖口不合時式的做法，便替他拆開線腳，改着樣子做過。說他的鞋樣子不好，又打開箱子裏拿出自己已經做成一半的鞋子來，兩人一塊兒做成了。做完，便喚他換着腳上。臨走的時候，給他吃酒，叮囑他說道：『回家去一見了你當家人的面，便早早關着房門睡下。他來打門，你卻不要去開。待他打過了三回門，你卻放他一回進來。他若和你親嘴吃你的舌尖兒，伸手要捏你的小腳兒，你統統不可依他。過了半個月以後，你便再來見我。』朱氏回去，打扮得齊齊整整去見大業。大業對他身上上下的看了半天，趕着他說說笑笑，和

後來搬了屋子，和一個做綢緞買賣姓狄的做鄰舍。那姓狄的妻子，名叫恆娘，先走過院子來看望朱氏。恆娘年紀三十多，他面貌長得中中，可是說話很伶俐有趣。朱氏歡喜他，到了第二天去回拜他，看見他家裏也有一個小老婆，年紀二十來歲，長得十分標緻。他兩家做鄰舍，快到半年，並不聽他家裏吵鬧一句。那姓狄的獨獨歡喜那恆娘，這位姨太太，是空擺着一個人罷了。

朱氏有一天當了恆娘的面，便問他道：「我一向認做丈夫的歡喜小老婆，是因為他是小老婆的緣故，常常想的大老婆的名字，改換做小老婆，現在纔知道我的想頭是錯了。夫人有什麼本領？你如肯教給我，情願拜你做你的徒弟。」恆娘冷笑一聲說道：「你便是自己不留心，反怨恨男人嗎？朝朝夜夜想他跟前唧唧咕咕說話，是替樹木趕雀兒，越趕越向樹木堆裏飛去，他避着你越遠了。他心向着小老婆，你須要越發放他去，便是男人自己來找你，你也不要收留他。過了一個月以後，便再替你想法子。」那朱氏依了他的話，越發去打扮着寶帶，叫他跟着丈夫去睡，大業吃一餐飯，喝一杯酒，也叫寶帶陪着他。大業有時候去和朱氏說幾句話，朱氏躲避得越發利害；從此以後，大家很稱贊朱氏賢惠。

這樣子過了一個月多，朱氏跑去見恆娘，恆娘笑着說道：「你這樣子不錯了。你回去除去你的打

平常兩樣神氣。朱氏稍稍說了幾句外面游玩的事體，獨擎着臂兒撐住粉腮兒，做出疲倦的神氣來。天還不曾黑，便站起身來走進房去，關上房門睡下了。隔了不多時候，大業果然來打門。朱氏祇顧睡在牀上不起來。大業纔轉身走去，到了第二天夜裏，又是這樣子。明天大業便問他：『爲什麼不肯開門？』朱氏說道：『一個人睡慣了，再受不住你來吵鬧。』看看太陽向西面落下去，大業走進朱氏的睡房裏坐着候他。到那時候，吹熄了蠟燭火爬上牀去，和調戲新媳婦一般，親熱着十分快活。又和他說定第二天夜裏再來。朱氏不肯，便和他說定一個長久的辦法，隔三天來一過。過了半月多，又跑到恆娘家裏來。恆娘關上房門，對他說道：『從此以後，可以把你的丈夫一個人霸住在房裏了。但是你的臉兒雖長得標緻，卻不知道裝模做樣。拿你這副臉兒一裝腔，可以拿別人歡喜。西施的心奪過來，何況那比西施還不如的呢？』說着，便叫他拿眼睛瞧一瞧，試試看。恆娘說道：『瞧得不動人，毛病在外面的眼皮兒。』叫他笑一笑，試試看。又說道：『笑得不好看，毛病在左面的腮兒上。』便自己做出斜着眼光，送過嬌嬌的神氣去。又稍稍掀一掀嘴唇，露出一點兒牙齒來，笑了一笑。叫朱氏學着他的樣兒，一共做了十幾回，纔稍稍學得點兒模樣。恆娘說道：『你回去對着鏡子，細細的學熟了這本領，沒有別的再比他好的了。講到睡在牀上的時候，跟着事體

改換樣子，揀他歡喜的做給他看，這個不是可以拿說話教給你的。」

朱氏回到家裏，統統照恆娘教他的法子做去。大業十分歡喜，身體魂靈都被他迷住了，祇恐怕給朱氏推出來。天快晚的時候，便對面坐着同他說笑，半步也不離開房裏。天天親熱慣了，竟不能夠推他出去。朱氏越發好好的看待寶帶，每遇到他房裏吃酒，便喚他進來，一塊兒坐在榻上。那大業看着寶帶越發嫌他臉兒醜，不曾吃完酒，便叫他出去。朱氏騙丈夫走進到寶帶房裏，把房門鎖閉起來。大業在裏面直到天亮，不會和他好一好。

從此以後，寶帶心裏恨了大業，見了別人，便怨恨批評他。大業知道了，越發厭惡他氣他，慢慢的動手打他。寶帶生氣，不肯自己打扮，破的衣服，醜醜的鞋子，那頭髮蓬鬆着，和亂草一般，越發不像個人了。

恆娘有一天對朱氏說道：「我的法子怎麼樣了？」朱氏說道：「法子原是極好，但是做徒弟的祇能夠學着做，到底也不能夠知道裏面的道理。放他到寶帶房裏去，是什麼意思？」說道：「你不聽得人說嗎？人的心，都是厭惡舊的，歡喜新的；看重那難到手的東西，看輕那容易得到手的東西。」做丈夫的歡喜小老婆，不是一定是小老婆標緻，原是歡喜他新到手，稀罕他不容易得到手，你

若放他去看熟了，便是貴重的菜也吃厭了，何況本來是菜湯呢。」「糟塌了臉兒，又打扮起來，是什麼意思呢？」他說道：「在跟前不給他礙眼，好似離開日子久了；忽然看見你打扮得齊齊整整，便好似新來的一般。譬如一個窮人，忽然吃着美味酒大塊肉，便見那淡飯沒有味道了，——卻又

不輕易給他吃酒肉。那時他是舊的，我是新的，他是容易得到手的，我是難得到手的。這個便是你說的換大老婆做小老婆的法子。」朱氏聽了十分歡喜，便做了閨房裏的好朋友。

過了幾年，他忽然對朱氏說道：「我和你兩人，交情深得和一個身體一般，自然應該知道我一世的事體。從前我想告訴你，又怕你疑心我。現在我和你快要分別了，便敢老老實實告訴你：『我是狐狸精，年紀小的時候，被塾房娘虐待，賣我在京城地方，我丈夫待我情分很深，所以不好意思很的和他斷絕，戀住他直到現在。明天我爹爹脫去屍身，我回家去看望，不再回來了。』」

朱氏拉着他的手，祇是嘆氣。第二天一早跑去看他，那狄家一家人正慌亂着，恆娘已經不見了。

異史氏說道：「買珠子的人，不看重那珠子，反看重這藏珠子的箱子。這新舊難易的道理，從千年以來，不能夠打破這層心理的。那把厭惡變做歡喜的法子，便能夠在裏面做出來了。古時奸臣的欺侮皇帝，不叫他見人，不叫他看書，纔知道他們得財得勢得皇帝歡喜他，都有心得的法子傳授。

下來的。」

(註一)反目 夫妻口角，便叫反目。易經裏有一句：『小畜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便是這個意思。

(註二)小妻 小妻，便是小老婆的別名。前漢枚乘傳裏乘在梁時娶泉的母親做小妻。

(註三)詬辭 詬辭，便是口角。

(註四)上巳 三月初三的節氣，便叫上巳。魏朝以後，便通行這個節氣了。

(註五)專房 女人得着他丈夫，一天到夜在房裏迷住了，不讓別的女人到房裏去，名叫專房。

(註六)西施 西子姓施，名叫夷光，是東周時候第一個美人，住在紹興苧蘿山若耶溪的西面。

所以叫做西子賣柴，洗蠶絲度日，後來被越國

大臣范蠡買去，送給吳王，便滅了吳國。

(註七)瓠犀 瓠，是葫蘆。瓠犀，是葫蘆裏的子，女人牙齒長得潔白整齊，和葫蘆裏的子一樣，所以牙齒也稱瓠犀。

(註八)蓬葆 蓬，是亂葆，是草木一堆一堆長着的樣子。

(註九)尸解 修道的人，道成了，那魂靈離開身體去了，便叫尸解。他的屍身和活的一般，脚面不發青色，皮膚不皺，眼光不散，頭髮不脫。白天尸解的是上仙，夜半尸解的是下仙，天亮時候尸解的是地仙。

(註十)貴櫬 從前有一個楚國地方的人，到鄭國地方去買珠子，裝在木蘭的箱子裏，薰着桂子花椒的香料，箱子上吊着玫瑰花，嵌着翡翠，鄭國裏的人，買他的箱子，還他的珠子，櫬便是箱子。

狐 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

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以客共，遂日至，與其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

居無何，二三相讎，輒來造訪，恆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膏告客。客願一觀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噫噫在目前，四顧卽又不見。

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客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會，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卽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玄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

言罷，客座爲之粲然。孫曰：「旣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卽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

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坐，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散，擲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坐，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

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平生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闕堂。

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窳，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是臣所聞。』舉坐又大笑。

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坐臆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坐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

狐之談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便，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那國王聽了，又很詫異；差去的官說道：「中國的馬，能生下騾子來，騾子能生下小駒來。」國王便細細的問他那樣子，差去的官說道：「馬生下騾子，是我所見；騾子生下小駒，是我所聞。」一桌子的人聽了，又大笑起來。

大家知道說笑話不能勝過他，便大家說定：「以後有人開頭說笑話的，便對他拿出錢來請人吃酒飯。」停了一回，大家吃酒醉了。姓孫的開玩笑，對萬福說道：「有一個對聯，請你對來。」萬福說道：「什麼對聯？」姓孫的說道：「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一桌子的人，用心想着，對不出來；狐狸笑着說道：「我有一個下聯了，大家聽着。」他說道：「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面坐着的人，聽了，沒有一個不笑得接不上氣來；姓孫的很生氣，說道：「方纔和你說定，不許說笑話，怎麼又犯了規矩？」狐狸笑着說道：「原是我不好，但是不是用這兩個字，不成功確實的對聯。明天早晨，擺一桌酒，算贖回我的罪過。」大家笑一笑罷了。

這狐狸說的笑話很多，不能夠細說。——住了幾個月，和萬福一塊兒回家去。走到博興縣地界，對萬福說道：「我這地方有一家至親，許久不來去了，不可以不去問一問；天也快晚了，和你一塊兒過一個夜，待天亮走路也好。」萬福問他：「在什麼地方？」他拿手指着說：「離這裏不遠。」萬福

肚子裏疑心這地方本來沒有村坊人家的，如今姑且跟他走去，走了兩里多路，果然看見一家莊院，這地方他從來也不會到過的。狐狸走上前去打門，一個白頭髮的用人出來開門，走進門去，祇見一重一重門，一座一座樓屋，很像一家大戶人家。停了一回，看見主人出來，一個老頭兒，一個老太婆，對萬福作了一個揖，喚他坐下，擺上酒菜來，很多很好，待萬福和自己親眷一般。便住下過夜。狐狸第二天一早跑來說道：『我忽然跟着你回家去，怕傍人看了聽了詫異，你須先回去，我使跟着來。』萬福依了他的話，先到家裏，預先告訴家裏人，隔了不多幾時，狐狸來了，和萬福說說笑笑，傍人都聽得他說話的聲音，却不看見他的人。隔了一年，萬福又有事體到濟南去，狐狸又跟着他一塊兒去；忽然看見幾個人走來，那狐狸過去和那班人很親熱的問着好，便回過頭來對萬福說道：『我本來是陝西地方的人，和你有前世的緣分，便跟着你這許多時候；現在我的兄弟來了，便要跟他回家去，不能夠永遠跟着你。』萬福上前去拉住他，他不肯，竟自去了。

（註一）俳諧 唱戲的，叫做俳諧，是說笑話打趣。

長的叫做么，細小的叫做麼。

人好似唱戲的小花臉，和人開玩笑。

（註二）陽臺 古人宋玉做的一篇高唐賦裏說：

（註二）么麼 么麼，是細小的意思；分開來講：

『夢見一個女人，他說：『我早晨起雲，晚上下

雨；朝朝夜夜，在陽臺的下面。」比方男女的事體；男女動心的時候，好似起雲；實做的時候，好似下雨。陽臺，好似睡覺的床。

(註四)滑稽。滑，是亂；稽，是一樣。能說笑話的人，把假的事體說做和真的一樣，真的事體，說做和假的一樣；攪亂了，叫人分辨不出來，便叫做滑稽。

(註五)絕倒。絕倒，是大笑，倒在椅子上。絕，是笑。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味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愛，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牛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驪於門，往覘其異。

得回不過氣來。

(註六)蒼頭。蒼，是白色；蒼頭，是用人的別名。漢朝的用人，便喚做蒼頭，頭上有白色。

(註七)婚姻。女婿叫婚，妻子叫姻。古時，女婿娶親，黃昏時候到女家去，那新娘便因此跟着女婿去；所以有這昏因兩個字。又說是妻子的父親叫婚，女婿的父親叫姻，連襟叫做姪，姪便是亞，亞並肩的意思。

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刹，欲一瞻仰，翁何至此？」翁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生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藜莠，入其室，則簾幌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

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卽索筆爲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搗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卽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啜噉，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離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

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攀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鈎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鬢，亭亭拈帶，望見人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猝生出，酒愈湧上，倒藁蕪中，瓦石亂落如雨，辛不著體，臥移時，聽驢子，猶斃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

夜色迷罔，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

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搥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遂主人。』生累足鵲蹠。

忽聞振管籥，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九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闊。』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對坐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比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婉致之。』生稱謝唯唯。

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溷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履，寶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卽謂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

去移時，入白：『喚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爲我家甥婦，

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嫵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園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嫵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無語。嫵曰：「我喚汝，非他欲爲吾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嫵命掃榻展衾褥，卽爲合卺。女覲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嫵曰：「我爲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卽死，不敢奉命。」嫵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消吉。以良辰爲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

數步外，欻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冢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爲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嗟而歸。漫消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闈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

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踴躍出窺，則繡幃已設于庭，雙鬢扶女坐青廬中，妝奩亦無常物，惟兩長鬢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屬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具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

之曰：「此郡君物也。」

邑有楚雲臺之公子，少與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饌，卽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懌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

後與公子輒相諛，前恠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盪屑歎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儂儂，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尙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儂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傷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

十四娘爲人勤儉灑脫，日以裋緇爲事。時自歸甯，未嘗踰夜。又時出金錢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遇公子於喪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以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頽臥席間。

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縷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蹙之，不動而僵。大駭出門，怪呼。斃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鬪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

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棲巖，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

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良家女，名綠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

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怛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

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卽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甯家，歸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

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爲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誤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僞作流妓。上至勾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勾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靡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頰。

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

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畜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綠兒侍生寢，生拒不納。

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月餘，漸已衰老，半載黧黑如村媪。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卽以婢賜金，爲營齋葬。

數日，婢亦去。遂以綠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尙在否。近臨之，則鼓其鹽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家。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古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廣平地方，一個姓馮的讀書人，是正德年間的人；年紀輕的時候，脾氣驕傲，放量吃酒。有一天，天稍

稍亮，他一個人在路上走着；遇見一個年輕的女人，穿一件紅色的外衣，面貌長得標緻，後面跟着一個童兒，鞋兒上被露水沾濕了，急急走着。這姓馮的心裏暗暗的歡喜他。到傍晚時候，他酒吃醉，走回家去；路旁原有一座廟，許久沒人住，草長得很長，看見一個女人，打廟裏面走出來。一看，便是早晨看見的那個美人兒；他忽然看見姓馮的走來，便一轉身走進廟去。姓馮的暗暗的想：這個美人兒，怎麼能住在這個廟裏？便把驢子吊在廟門口，進去留心看這奇怪事體。

走到裏面，祇見坍塌的牆頭，七零八落的倒着，階沿上長着細細的草，和鋪着地毯一般。他正躡來躡去，四面看着的時候，一個頭髮花白的老頭兒走出來，衣服桂帽，穿戴得狠整齊，狠乾淨。問：「客人打什麼地方來？」姓馮的說道：「偶然走到這座古廟裏，要看看裏面的佛像，老丈什麼事體到這地方來？」那老頭兒說道：「老夫寄住在客地裏，沒有屋子住，暫時借這所破廟，安頓安頓家小；既然承蒙你到來，我有野茶請吃一杯，可以代酒。」說着，把客人邀進裏面去，看見大殿後面院落石塊，鋪着路，狠光滑，並沒有青草；走進他屋子裏，祇見門簾床幃，香噴噴的氣息，送進鼻子管來。坐下來動問名姓；他說號叫：「蒙叟，姓辛。」

姓馮的趁着酒臉問道：「聽說有一位小姐，不會說得婆婆家；我自己不量，情願送上聘金。」那姓

辛的老頭兒笑着道：「待我去和妻子商量商量。」姓馮的便要過筆來，用「藍橋」的典故寫出一首詩來；那詩裏的意思說道：「化着一千金子去買得一個玉的搗臼來，恭恭敬敬的捧到你家裏；你若也和那雲英的女神仙一般有心在我身上，我便情願親自替你來椿那仙丹。」那老頭兒看着詩，笑了一笑，隨手交給傍邊站着的用人，停了一刻工夫，有一個丫頭走出來，在這姓辛的老頭兒耳邊說了幾句話；那姓辛的老頭兒，便站起來叫客人耐心坐一坐，掀着門簾進去。隱隱聽得裏面說了三四句話，便走出來；姓馮的心想：一定有好好的信息。那個姓辛的老頭兒坐下來，笑了一笑，不再說別的話；姓馮他不能夠再耐下去，便問道：「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望你說出來，也叫我放了心。」辛老頭兒說道：「你是很有名氣的讀書人，我佩服你也狠長久了。——但是我有件心事，不敢對你說罷了。」姓馮的再三請他說，辛老頭兒說道：「小女一共十九個，已經嫁人的有十二個；這女兒嫁人的事體，聽我妻子做主的，老夫却不去干預他的。」姓馮的說道：「小生祇要那今天早晨帶着一個童兒，兒鞋上被露水沾濕，在路上走過的這一個。」

辛老頭兒聽了，不去理他；兩人對面坐着，不做一聲。祇聽得房裏面嬌滴滴細軟說話的聲音，姓馮的仗着酒醉，上去揭開門簾說道：「夫妻既然不能得到，便要見一見面，借他銷去我肚子裏的

恨！』屋子裏的人，聽得門簾鉤兒響動，大家很驚慌的回過頭來看着；果然有一個穿紅衣裳的姑娘，長袖子，髻兒掛在頸子上。他站着手裏拉着裙帶兒，抬起頭來，看見姓馮的走進房裏來，一屋子的人驚慌起來。辛老頭生氣，喚幾個人進來，拉他出去；姓馮的肚子裏的酒，越發湧上喉嚨口來，倒在荒草堆裏，瓦片石塊，歷亂的打下來，和下雨一般幸而不曾碰在身體上。在地上睡了一回，聽得驢子還在路傍咬着草吃，便爬起來，跨上驢子，跌跌碰碰的走着。

夜裏的亮光，模模糊糊，走錯了道兒，走到溪溝山坳裏去了。眼前看見豺狼跑來跑去，耳朵裏聽得那貓頭鷹一聲一聲的叫着；寒毛根根豎起來，心裏打着寒勁。他在這地方躡來躡去，四面看着，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遠遠望見白茫茫的一片樹林裏，有一盞燈光，一亮一暗的照着，疑心裏面是村莊，便一直向燈光跑去，尋着一抬頭見很高的牆門，拿馬鞭子上去打門，裏面有人問道：『什麼地方的官人？半夜裏到這地方來？』姓馮的便告訴他走錯了路。裏面那問話的人說道：『待我去通報主人。』姓馮的並着脚直挺挺的站着候着。

忽聽得裏面拔去門門，拉開大門，一個身材高大的用人，走出來替客人拉着驢子。姓馮的走進去，一看，見屋子造的很整齊高大，廳上點着燈火，略略坐了一回，有一個女人走出來，問客人的姓名，

姓馮的告訴他過了一刻功夫，有幾個丫頭，扶着一位老太太出來，說道：『郡君出來了！』姓馮的站起身來，立一立正要拜下去，那老太太攔住他，請他坐下。對姓馮的說道：『你不是馮雲子的孫兒嗎？』他回答道：『是的。』老太太說道：『你便是我遠房的外甥兒。老身人世上的事體，什麼也不問了；這餘剩下來的年紀，也快要過完了；自己骨肉裏的親眷，實在有許多隔離得日久了。』姓馮的說道：『孩兒從小死了父親，和我祖父來往的親眷，十家裏邊，不知道一家，一向不曾拜見，求老太太便告訴我。』那老太太說道：『你將來自然能知道的。』姓馮的便不敢再問，對面坐着，肚子裏憑空想着。老太太說道：『外甥兒，在這半夜裏怎麼能到這地方來？』姓馮的要誇張自己有膽量，便一樣一樣把自己遇到的事體說出來；老太太笑着說道：『這個也是很好的一件事體，況且外甥兒也是一個有名氣的讀書人，實在不辱沒了這頭親事。這狐狸精！怎麼可以硬把自己看得這樣高？外甥兒，你不要憂愁，我能夠替你慢慢的說成功這頭親事。』姓馮的說：『謝謝。』又是的答應着。

老太太回過頭來，對兩傍站着的用人說道：『我不知道那辛家的女孩兒便長得這樣端正好看。』那丫頭說道：『他家有十九個女兒，都長得飄飄逸逸的有神氣；不知官人要聘做媳婦的是第

幾個女兒？」姓馮的說道：「看他年紀，大約十五歲多了。」丫頭說道：「這個便是十四娘；三天裏面曾經跟着他媽來拜郡君的壽的，怎麼便忘記了？」那老太太笑着說道：「可是雕着高後跟的小腳鞋兒，裏面灌滿香末子，包着一層紗走路的嗎？」那丫頭說道：「是的。」老太太說道：「這個丫頭狠會想法子裝模做樣；但是果然長得標緻，外甥兒的眼光不錯。」便回過頭去對丫頭說道：「可喚小丫頭去叫他來。」丫頭答應着出去。

一刻兒工夫進來說道：「喚得辛家的十四娘來了。」一回兒看見那穿紅色衣服的女人進來，對着老太太跪下地去拜着；老太太上前去，拉住他，說道：「將來做我家的外甥媳婦了！可不用行了頭的禮節了。」那女人站起身來，搖搖擺擺站着，拖下了紅色的袖子。老太太拿手去替他理着鬢髮，又捏着他的耳圈子，說道：「十四娘，近來在閨房裏做些什麼？」那姑娘低低的答應着說道：「空閒下來，祇是繡着花兒。」他回過臉兒來，看見這姓馮的，便害臊，縮手縮脚的站不住。老太太說道：「這個是我的外甥兒，他好意思來求你結一門親事，怎麼便害他走錯道路，統夜躲在山谷裏？」那姑娘低着頭不說話。老太太說道：「我喚你來，不是別的事體，要替我外甥兒做一個媒罷了。」那姑娘聽了，祇是不做聲；老太太便叫：「收拾牀鋪，鋪好被褥，便給他成親。」那姑娘紅着臉兒

說道：『待我回家去告訴我爹爹媽媽。』老太太說道：『我替你做這頭媒，有什麼錯的？』那姑娘說道：『郡君說的話，我爹爹媽媽一定不敢不答應；但是這樣子潦草，丫頭便死了也不敢依郡君的話。』老太太接着說道：『小姑娘打定了主意，不可以更改，真是我的外甥媳婦了。』說着，拔下那姑娘頭上插着的一枝金花來，交給姓馮的收起來，叮囑他：『快回家去，檢定好日子成親。』便喚丫頭：『送這姑娘回家去。』聽得遠遠的已經有雞啼的聲音，喚人把驢子牽出去，送姓馮的走出大門。

走到幾步路外面，忽然回過頭來一看，那村坊房屋已經不見了，祇見一叢黑黢黢的松樹林子，亂七八糟的一堆野草，遮着一座墳墩罷了。他定一定神，想了半天，纔明白這地方是薛尚書的墳。那薛家原是姓馮的祖母的兄弟，所以喚他外甥兒的。他心裏知道是遇到鬼了，但是也不知道十四娘是什麼人，嘆着氣回家去。姑且檢定了好日，候着他心裏想：『鬼說定的日子，是靠不住的。』再跑到廟裏去一看，便見大殿屋下十分冷靜，間住在那地方的人，祇說道：『這廟裏常常看見狐狸的。』他肚子裏暗暗的想：『祇叫得到一個美人兒，狐狸也是好的。』

到了那一天，收拾房屋，打掃道路，叫用人去替換着到門口望着，直到半夜裏，還是很冷靜的。姓馮

的肚子裏已經不想望了，停了一回，聽得門外人聲很熱鬧；他拖着鞋皮出去一看，祇見一乘繡花的轎子已經停在院子裏，兩個丫頭，扶着姑娘出來，坐在轎子裏。嫁裝也不多，祇有兩個長鬚子的用人，扛着一個錢罐頭，大得和酒壺一般；息下肩來，安放在廳屋子的壁角裏。姓馮的，得到這美人兒的妻子，肚子裏很快活，也並不疑心他是別種精怪。上去問那姑娘道：「一個死去的鬼，你家裏的人，怎麼害怕得他這樣利害？」那姑娘說道：「薛尚書現在做了五都巡查官，幾百里地方的鬼和狐狸，都聽他使喚，所以到坟去的時候很少。姓馮的，不忘記媒人的好處，第二天，跑去上坟；回家來，看見兩個丫頭，拿着珠寶綢緞來賀他的喜，一直進來，擱在桌子上，轉身去了。姓馮的接着，拿去告訴十四娘，十四娘一看，說道：『這個是郡君的東西。』」

本地有一個姓楚做通政司的兒子，從小和這姓馮的是同窗朋友，兩人很親熱；聽得這姓馮的得到一個狐狸精的媳婦，便送幾件禮物來賀他的三朝，便坐在廳上吃酒。過了幾天，又送一張字帖兒來，叫姓馮的去吃酒。十四娘聽得了，對姓馮的說道：「前幾天楚家公子來的時候，我在牆壁窟窿裏看他，見這人長着猴子的眼睛，鶴鷹的鼻子，不可和他常常在一塊兒，你現在不可到他家去。」

「姓馮的依他的話。到了第二天，那楚公子上門來，問他爲什麼請他不到？要討他；又拿出新近作的文章來，姓馮的批評他的文章，有嘲笑他的口氣。楚公子很不好意思，肚子裏不高興，告辭走去。姓馮的回去，笑着在房裏說着，十四娘聽了，縐着眉頭道：「那楚公子是豺狼的性格，不可和他開玩笑。你不聽我的話，快要受他的害了！」姓馮的聽了，笑着謝他。

後來和楚公子常常說說笑笑，從前的怨恨，慢慢的忘了。卻巧遇到學臺來考，楚公子考中了第一名，公子自己嘴裏常常說着很得意，叫底下人來喚姓馮的去吃酒，姓馮的不肯去，連喚了幾聲，纔去。一到纔知道是公子的生日，客人坐滿一屋子，擺着酒席，很熱鬧。公子拿出考場裏的文章卷子來，給這姓馮的看，那班親戚朋友，挨肩疊背的站在一旁，嘴裏不住的稱讚。酒吃過幾杯，那作樂的在廳屋裏吹打起來，夾着鑼鼓的聲音很熱鬧，主人客人也很快活。楚公子忽然對這姓馮的說道：「俗語說道：『場中莫論文。』這句話，我現在知道錯了；我的名字能夠中在你前面，是因爲那篇文章起頭兒幾句，稍稍比你好一點罷了！」公子這句話說完了，那滿堂的客人都讚他不錯。姓馮的這時酒吃醉了，肚子裏耐不住，這一口氣，放大了嗓子笑道：「你到現在還認做是你的文章做得好，所以能夠考得這第一名嗎？」姓馮的話說完，一桌子的人，臉上的顏色都不好看。公子又

不好意思，又恨又生氣，說不出話來。客人慢慢的散去，姓馮的也逃回家去。酒醒過來，肚子裏很懊悔，便把這事體告訴十四娘。十四娘聽了不快活，說道：「你真是鄉下地方的輕薄兒！這種輕薄的樣子，用在正經人身上，便損壞我的德氣；用在小人身上，便要送死我的性命。你的禍水不遠了！我不忍心看你流落，我便從此去了。」姓馮的害怕得吊下眼淚，又告訴他：「知道懊悔，以後改過了。」十四娘道：「你如要我在這裏，便和你說定：從今以後，閉着門不要和朋友來往，不要放量吃酒。」姓馮的恭恭敬敬的聽他的話。

十四娘做人勤謹儉樸，又爽快，天天做縫衣織布的事體；常常自己回娘家去，從來不過夜。又常常拿出銀錢來做家用，每日用剩下來，便丟在那錢罐子裏。天天關着門戶，有客人來找尋的，便叮囑看門老頭兒回絕他出去。隔了幾天，楚公子送一封信來，十四娘把信燒去，不告訴他知道；又隔了幾天，姓馮的出門去，在本城一家喪事人家弔孝，在那喪事人家遇到了楚公子，拉住了臂兒，苦苦的邀他去。姓馮的說：「有事體不得空閒。」公子叫馬夫拉住了馬繮繩，推他走到家裏，立刻叫：「擺上酒來！」姓馮的又說：「要早回家去。」公子拉住他不肯放，又喚家裏的妓女出來彈箏作樂；姓馮的本來脾氣不守規矩的，在家裏關了幾天，很覺得氣悶煞人，忽聽得到這有趣味的吃酒，

那興味頓時高起來，也不再把他妻子的說話記在肚子裏了。因此不覺吃醉了酒，倒身撲在桌面上睡熟了。

公子的妻子姓阮，脾氣很兇，很會吃醋；家裏的丫頭小老婆，不敢搽粉擦胭脂。前幾天有一個丫頭，走進書房去，被阮氏悄悄的捉住了，拿棍子打在腦袋上，腦子打破，立刻死去。楚公子因為這姓馮從前嘲笑他肚子裏記着恨，天天想法子報這個讎，便商量把他灌醉了酒，枉他。趁姓馮的酒醉睡熟的時候，扛着那丫頭的屍身，攔在牀脚下，關上房門出去。姓馮的睡到五更頭，酒醒過來，纔覺得自己身體睡在桌子上，站起來摸到房裏去，便有一樣東西，軟綿綿的絆住了脚。伸手去一摸，是一個人；心想是主人叫童兒來陪他睡覺的，又拿脚去踏着，那東西直挺挺的動也不動。他狠害怕，跑出門去，怪聲叫喊起來；那楚家的底下人，統統起來，拿火來一照，看見一個屍身，大家捉住了這姓馮的，很兇的吵鬧起來。公子走出來一看，冤枉這姓馮的是因強姦殺死了這丫頭，捉住拉到廣平衙門裏。

隔了一天，十四娘纔知道，吊下淚來說道：『早知道有今朝這一天了！』便每天拿錢去給這姓馮的。姓馮的見了知府官，沒有話可以伸冤，朝朝晚晚受着打，皮肉統統打破。十四娘自己跑到牢監

裏去問姓馮的見了他，一股酸氣，塞住胸口，說不出話來。十四娘知道楚家使就害人的圈套，已經做得十分完全，勸姓馮的冤枉招認了，免常常受刑罰。姓馮的哭着依他的話。

十四娘來來去去的時候，別人在眼前一尺八寸的地方也看不見；十四娘回家去，嘆了嘆氣，立刻叫丫頭回去。他一個人住在屋子裏幾天，又託媒婆去買得好人家的女兒來，名叫綠兒，年紀已經有十五歲，臉兒長得十分標緻，和他一塊兒睡覺，一塊兒吃飯，照看他歡他喜，和別人的小老婆兩樣。

姓馮的自己直認打殺那丫頭，定了絞罪；那老家人得到這信息回來，一邊哭一邊告訴，說也說不清楚；十四娘聽了，一點兒也不理會，好像不在他心裏。過了幾天，秋天用刑定了日子，十四娘纔驚慌起來，跑來跑去，白天出去，夜裏回來，脚步也不曾停一停。常常在沒有人的時候，悽悽涼涼的哭着，連覺也睡不熟，飯也吃不下。

有一天天傍晚的時候，那狐狸丫頭忽然跑來，十四娘急站起來，拉着他背着人說話，叫出房來，祇見他笑形滿臉，照料家裏上上下下的事體，和平常時候一般。到第二天，老家人到牢監裏去，姓馮的叫他傳話回來，喚他娘子到牢監裏去見一見面，永遠分別了。老家人回家來對他主母說着，十

四娘隨嘴應了一聲，也一點兒沒有傷心的樣子；竟把他看做尋常事，丟在腦後。家裏的人，在背地裏說他狠心腸；忽然聽得街上人傳說：「那姓楚的通政司，革了官，派平陽道台，奉了聖旨來審這姓馮的案。」老家人聽了歡喜，跑去告訴主母；十四娘聽了也歡喜，便叫人到衙門裏去打聽。那姓馮的已經出了牢監，見了面又傷心又歡喜，隔了一刻工夫，去捉住那公子，到衙門裏去一問，統統知道他的實在事體。姓馮的立刻放他回家去，回到家裏，見了他的房裏人，止不住流下眼淚來；十四娘也對他哭着，哭罷了又笑。——但是到底也不知道怎麼能夠把這事體傳到皇帝耳朵裏？十四娘笑着指着那丫頭說道：「這個是有功勞到你的人。」姓馮的詫異着問他：「什麼緣故？」前幾天，十四娘打發丫頭到京城裏去，要到皇宮裏去替姓馮的伸冤；丫頭到了宮門口，那宮裏面有神道看管着，他祇在御溝傍邊探望，幾個月不能夠進去。丫頭怕耽誤了事體，正要回家去商量；忽聽人說：「皇帝快要到大同府去。」丫頭預先跑去，假扮着走江湖的妓女；皇帝去逛窰子，見了這丫頭，十分歡喜。皇帝就疑心，這丫頭不像是窰子裏的人，丫頭便淌下淚來；皇帝問他：「有什麼冤枉苦楚？」丫頭說道：「我原是廣平地方秀才姓馮的女兒；父親受了冤枉，關在牢監裏，快死了，便把我賣在窰子裏。」皇帝聽了，也縲着眉頭，償他金子一百兩，臨走的時候，細細的問他這事體。

的前後情形，拿紙筆來記着他的名姓。又說道：「要收他到宮裏去。一塊兒享着富貴。」丫頭說道：「我祇求父女見面，在一塊兒，不願意享富貴。」皇帝聽了，點點頭，便出去。丫頭把這事體告訴姓馮的，姓馮的急急拜下去，兩掛眼淚吊下來。

住了不多幾天，十四娘忽然和姓馮的說道：「我若不爲男女的緣份，從什麼地方受這個煩惱？你被捉去的時候，我跑來跑去，到親眷人家去求救，並沒有一個代我找一個法子的。那時候心裏的難受，實在說也說不盡。現在我看了這世界，越發討厭苦惱；我已經替你養着一個好伴兒，我可以從此分別了。」姓馮的聽了這話，哭着跪在地下不站起來，十四娘祇得住下，夜裏叫綠兒去陪着姓馮的睡覺，姓馮的推他出去，不收留他。

朝晨起來，看看十四娘，他臉兒忽然難看了許多；又過了一個多月，慢慢的已經又瘦又老。半年工夫，那臉兒黑得和鄉下老太婆一樣。姓馮的敬重他的心，到底也不改變。十四娘忽然又說要回家去，且說道：「你自己有好的伴，要我這個鬼有什麼用處？」姓馮的傷心得哭着，和前番一樣。又過了一個月，十四娘忽然害病，斷了茶飯，身體一天天的瘦下去，睡在房裏，姓馮的服侍他吃湯喫藥，和服侍爹娘一般。做法事，請醫生，都沒有用處，竟靜悄悄的死去了，姓馮的傷心得死去活來，便把

皇帝賞了頭的金子，拿來做墳辦喪事。

過了幾天，那丫頭也去了，便收了綠兒做妻子。過了一年，養下一個孩兒來；但是連年田裏收成不好，家裏越發窮了，兩夫妻沒有法子，祇呆呆的坐着，對着影子，繃着眉頭。忽然想到廳屋牆角裏有一個錢罐，常常看見十四娘拋錢在裏面，不知道還在裏面沒有，走近去一看，那油瓶鹽盃裏面擺滿了一樣一樣拿出來，拿籤子伸下去，硬得插不進去；拿棍子打破這錢罐，銀錢四面滿出來——從此忽然家裏很有錢了。後來老家人到太華地方去，遇見十四娘騎着一匹青色驢子，丫頭騎着一匹驢子，跟在後面。見了老家人，便問：「馮官人可好嗎？」又說：「你去對你主人說：『我已經名字寫在神仙簿子上了。』」話說完，忽然不見了。

異史氏說道：「輕薄的話大半出在讀書人嘴裏，這個是有見識的人看了狠可惜的；我曾經受着不好的名兒，若說是甘心受冤枉，便已經是個迂腐的人。但我總吃着苦，自己勉勵自己，想勉強做一個正經人的朋友；那受禍享福的話，我也不去管他。像那姓馮的，一句話的小事體，幾乎害了性命；若不是屋子裏有仙人，也怎麼能夠逃出牢監，再活在世界上呢，說起來，真是可怕呢！」

（注一）奚奴 奚，是買來當差的人；奴，是用人。奚——奴，便是用人。

(註二)鏡臺 古時溫嶠死了妻子，他遠房的姑母有一個女兒，相貌很標緻；姑母託他替表妹做媒，他便自己娶做妻子，送一個玉的鏡臺做定親的禮物。後人送聘禮，便叫鏡臺之聘。

(註三)嗔噱 便是發笑。

(註四)僮僮 僮僮是亂哄哄熱鬧的樣子。

(註五)御溝 御溝是皇宮牆外的一圈小河；又叫楊溝，因為小河兩岸種着楊樹；也叫羊溝，因為怕羊撞壞牆頭，所以掘這一道小河防備他。

(註六)鳩盤 唐朝的任瓊怕老婆；他說道：「妻子有三樣可怕：年輕的時候，好似活菩薩；兒子多了，好似九子的魔娘；到五六十歲的時候，臉

黃九郎

上搽着粉，一塊青，一塊黑，好似鳩盤茶。鳩盤茶，是鬼的名字。

(註七)不睦 不睦，是不是。

(註八)郡君 漢武帝的時候，封皇太后的娘戚氏做郡君。

(註九)彌甥 彌，是遠；彌甥，是遠房的外甥。

(註十)鐘漏 鐘，是晨鐘；漏，是更漏。古時沒有時辰鐘，拿水桶漏着水，記時刻的，所以叫做漏。人到年老了，便叫做鐘鳴漏盡。古人田豫說道：「年紀過了七十歲，還要做官，好似早鐘響了，更漏完了，還是夜裏走路不停，是犯罪的人。」

(註十一)蹇修 蹇修，便是媒人。

何師參，字子肅，齋於茗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賂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輿，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

生由是疑思如渴，往來眺望，足無停止。一日，日銜半規，少年歛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

九郎無如何，頰頰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遊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入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於同枕，曲肘加膝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

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牀，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

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醫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

一日，九郎過門，卽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旣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繾綣，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爲常。」旣而曰：「欲有所求，肯爲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隨去又囑。

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疎之；旣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

居無可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游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

* * * * *

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稍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視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道：「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兄也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

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斌媚秀朗，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人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淪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

女似悟其言之爲己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卽聞諸妣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

居數日，有婦攜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警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

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恆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乃九郎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

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

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大史，而致九郎焉。

王會其意，招大，設撫公飲。命九郎飾女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

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置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資，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姪並家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薄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漏篙，甯容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巒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鱧，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何師參號叫子蕭，他的書房，在湖州的東門外，門口對着一方空地。有一天傍晚，他偶然走出門去；

看見一個女人騎着一匹驢子，遠遠的走來，一個年輕的男人跟在他後面。那女人的年紀大約五十多歲，神氣清雅；又看那年輕的男人，年紀大約十五六歲，那臉兒長得勝過美人兒。這姓何的一向有逛相公的脾氣，看了他魂靈兒也飛出腔子來。墊了脚尖兒，眼睛望着他去遠了，連影兒也不看見，纔回進屋子去。第二天，一早到門口去候着，直到太陽落山，眼前模模糊糊，那年輕的纔走過。何子蕭很客氣的上前去迎接他，笑着問他：『打什麼地方來？』他回答道：『打外公家裏來。』何子蕭請他到書房裏去稍坐一坐，他說：『不得空閒。』再三拉他，便走進屋子去略坐了一坐，便站起來告辭，硬拉他不放去，他不肯。何子蕭便捏着他的手，送他出去，再三叮囑他：『有便請進來坐坐。』那年輕的『是是！』的答應着去了。

何子蕭從此癡癡的想着，和口渴一般在門口跑來跑去，望着，兩脚一步也不停。有一天，那太陽在山頭上落下半個圈兒去的時候，這年輕的忽然跑來，何子蕭很高興拉他進去，喚書童擺上酒來，問他的姓名。他回答道：『姓黃，排行第九，因為年輕，還不曾有號。』問他：『為什麼常常在門口跑過？』他說道：『我家母親在外公家裏常常害病，所以常常去看望他。』酒吃下幾杯，要告辭去，何子蕭拉住他臂膀，攔住他不放他去，把房門鎖起來。

九郎沒有法子，紅着臉又坐下；點起燈來，和他說話。他脾氣和順得和姑娘一般，說到開玩笑的地方，他便害臊回過臉兒去，對着牆壁坐下；不多一回，拉他上牀去，和他一被窩睡。九郎不答應，硬把不慣和人同睡來推託。何子蕭勉強再三求他，便解開了上身下身的衣服，穿着褲子睡在牀上；何子蕭吹熄了蠟燭火，停了一刻，輕輕的挨過去，和他一個枕頭睡着，彎着臂膀攔着腿兒，狠親熱的抱住他，若苦的求他和他好一好。九郎生氣說道：『我看你是一個風雅的讀書人，所以和你親近；不想你要做這件事體，是拿我當雀兒般看待我，當畜生般歡喜我！』隔了不多幾時，看看天亮了。九郎起來，頭也不回的去。

何子蕭怕他從此便斷絕不來，又到門口去候着，踱來踱去，望着眼睛望穿了北斗；過了幾天，九郎纔來，何子蕭迎上去認錯，硬拉着他走進書房去，對面坐着，說說笑笑，暗暗的歡喜他不記從前的錯處。隔了不多時候，脫去鞋子，爬上牀去，又抱着求他。九郎說道：『你歡喜我的心，我肚子裏已經記着，但我們兩人要好，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個上。』何子蕭說着甜話兒和他糾纏不清，祇求和他貼一貼皮肉。九郎依他；何子蕭待他睡了，悄悄的上去幹了一回。九郎驚醒過來，捧着衣服，急急起來，連逃走出去。何子蕭肚子裏悶悶的，在好似丟了什麼東西，忘了吃飯，忘了睡覺；一天一天慢慢

的枯瘦下去，祇是天天叫那書童在門口守候着。

有一天，九郎走過門口，便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去；書童上去拉住了衣服，走進書房去。他見何子蕭瘦得不成樣兒，十分詫異，勸着問他。何子蕭告訴他實在情形，一邊說，一邊吊下眼淚來。九郎低低的說道：『我的意思，實在是愛惜你；於我沒有好處，於你却有害處，所以不肯做這事體。你既然歡喜這個，我也沒有什麼可惜。』何子蕭聽了很快活。九郎回去以後，他的病忽然輕了，幾天工夫復了原。九郎果然跑來，便大家親熱着說道：『現在勉強依了你，不要常常做這個事體。』停了一回，說道：『有一件事體求你，肯替我出力嗎？』問他：『什麼事體？』他回答道：『母親害心痛病，祇有太醫齊野王的「先王丹」可以醫得；你和那位太醫交情很好，便可以求得到手。』何子蕭答應他，臨走的時候又叮囑他：『不要忘了。』

何子蕭進城去求得藥來，到夜裏給他，九郎歡喜接在手裏謝他；何子蕭又要硬和他幹，九郎說道：『你不要騁着我，我替你去尋一個美人兒來，勝過我萬萬倍呢。』何子蕭問他：『那美人是什麼人？』他說道：『有一個表妹，標緻的沒人趕得上；你倘願意，便替你去做媒。』何子蕭微微的的笑了一笑，不說什麼。九郎把藥揣在懷裏便走，去三天便來，又向他求藥。何子蕭恨他日子隔得久，說話

裏有埋怨他的口氣。九郎說道：「本來不忍心害你，所以和你隔得天數多；既然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你却不要懊悔。」從此在一塊兒吃酒玩兒，沒有空的夜裏，隔了三天，必定要討一回藥。齊野王怪他常常來要藥，說道：「這個藥從來沒有吃過第三服的。怎麼這許多天數那病還不見好呢？」便包了三服，一塊兒給他。又看着何子蕭說：「你神氣委頓，可是害病嗎？」何子蕭說道：「不會害病。」齊野王替他一把脈息，詫異着說道：「你有鬼脈，病在少陰穴裏；你若不自己小心，那可不得了！」回去把這話告訴九郎，九郎嘆着氣說道：「這個是好醫生！我實在是個狐狸，怕於你沒有好處。」何子蕭疑心他說謊，藏起他的藥，不肯統統給他，怕他不肯來。過了不到幾天，果然害病；齊野王來看病，說道：「你從前不肯老實說，現在你的魂靈已經在墳墓裏了；便是叫古時有名的醫生來，怎麼能有法子醫治呢？」九郎天天來看他的病，說道：「你不肯聽我的話，果然到這個地步。」何子蕭過了幾天死去，九郎大哭了一場去了。

* * * * *

從前本地有一位翰林，從小和何子蕭同窗，十七歲點了翰林；這時候甘肅地方的藩王又兇又貪，朝廷裏的官，沒有敢說話的。這位翰林公上奏章說他的壞處，皇帝說他管不應該管的事體，革

去了他的官，那個藩王升做了本省的撫台，天天打聽這位翰林的錯事體。這位翰林稍稍有一點才學的名氣，曾經得一位造反的藩王看重他，便去買得他舊時來往的信札，去逼這位翰林。翰林害怕，自己吊死了，他的太太也吊死了。這位翰林死去過了一夜，忽然醒過來說道：「我是何子蕭。」問他，他說的話，都是何家的事體，纔明白他是借着身體還魂的。留他住，在家裏，他不肯出門去，跑回舊時的書房裏，那撫台疑心他是假裝的，一定要逼着害他。叫人去向這位翰林要一千塊錢，這翰林假答應他，肚子裏却憂愁得要死。忽然說：「九郎來了。」他快活得狠，去和他一塊兒說着話，歡喜傷心并着一塊兒，說完了話，又要和他幹。九郎說道：「你有三條性命嗎？」這位翰林公道：「我懊悔活在世上辛苦，還不如死去快活。」便告訴他冤枉的苦楚。九郎低下頭，想了半天，停了一回，說道：「我和你幸而又活過來見面，你單身一個人，空着沒有配對兒的，從前說的那個表妹，又聰明，又標緻，他肚子裏法子狠多，一定能夠分去你的憂愁。」何子蕭要見一見面，九郎說道：「這個不難，明天要去喚他來陪伴我母親，門口這一條路，他一定要走過的。你假做是我的哥哥，我裝假口渴來向你要茶吃，你說「驢子不見了」，便是你看中了。」彼此計策商量妥了，分別回去。

明天，到午刻的時候，九郎後面果然跟着一個姑娘打門外走過；這位翰林公對九郎拱一拱手，過去低低的和他說話，稍稍暗眼去看着那姑娘。看他又標緻又秀氣，實在是天仙美女。九郎向他要茶吃，這位翰林公請他進去吃。九郎對那姑娘說道：『三妹子不要詫異，這位是我結拜的好朋友，不妨暫時去坐一坐。』說着扶他下來，把那匹驢子吊在門口便進來。翰林公自己去倒茶便看着九郎說道：『你從前說這位姑娘的標緻，祇說得他十分之一；這姑娘的好處，你還不曾說得完全。現在我看了，便是爲他死，也得到好地方了！』

這位姑娘聽了，好似明白他的話爲他自己說的，便離開椅子站起來，嬌滴滴的聲音說道：『我們去罷。』翰林公回過臉兒向外去一看，說道：『驢子不見了。』九郎聽了，飛也似的跑出去。翰林公便抱着這姑娘求他尋歡，姑娘的臉色紅得變成紫色，縮着身體好似關在囚籠裏的犯人。他提着嗓子喊：『九哥哥！那九郎不應。』他說道：『你自己家裏有媳婦兒，爲什麼要壞人的廉恥？』翰林公自己說並沒有媳婦。那姑娘說道：『你能夠對咒，你的心和那河山一般長久，不叫我的身體和秋天的扇子一般，那我便依你的話。』翰林公便對着太陽對咒，那姑娘聽了，便不再囁強。事體做罷，九郎來了，姑娘滿臉生氣的樣子，埋怨他。九郎說道：『這個是何子蕭，從前是一個有名的讀書

人，現在是翰林和我頂要好，這個人可靠，便是去告訴舅母，也不恨我的。」看看天色快晚，翰林公攔着他不放他去，姑娘怕姑母詫異，九郎便一力自己擔任，騎着驢子一直去了。

住了幾天，有一個女人扶着了頭走過，年紀四十多歲，看他的神氣臉貌很像那三娘，翰林公喚姑娘出來一看，果然是他的母親。一轉眼見了他女兒，詫異着問他：「怎麼能夠在這個地方？」姑娘紅着臉兒說不出話來。翰林公請那女人進去，拜着告訴他，那母親笑着說道：「九郎小孩子脾氣，怎麼不和我商量？」姑娘自己到竈下去燒菜煮飯，拿出來給母親吃，吃完了便回去。

翰林公得到了這標緻的妻子，肚子裏很快活很滿意；但是那件事攔在肚子裏，常常縐着眉頭有憂愁的樣子。姑娘問他：「什麼事體？」這位翰林公便細細的把這件事體，從頭到尾說了。姑娘笑道：「這件事體，九哥哥一個人可以了，你耽什麼心事？」翰林公問他：「什麼緣故？」姑娘說道：「聽說這位撫台歡喜唱戲，又歡喜相公，這件事體，是九哥哥所會的，把他歡喜的送上去，怨也可以消了，誰也可以報了。」翰林公怕九郎不肯，姑娘說道：「祇叫你苦苦的求他。」

過了一天，翰林公看見九郎來了，他便爬在地下迎接他，九郎詫異着說道：「我和你兩世人的交情，祇叫我做得到的事體，從頭到腳跟也不可惜的，怎麼忽然做出這個樣子來對着我？」翰林公

統統把他和妻子商量的事體告訴他。九郎聽了，有點不願意的樣子；那姑娘說道：「我失了身體，在官人手裏，是什麼人害我的？倘害官人半路上死了，你怎麼安排我？」九郎沒有法子，答應了他。翰林公悄悄和他商量定了，寄了一封信給他，要好的王翰林，託他把九郎送進撫台衙門裏去。那王翰林明白他的意思，很熱鬧的擺下酒席，請這位撫台來吃酒；喚九郎打扮做女人，做天魔的跳舞，活像一個美女。撫台看了，心裏迷住了，急急的和王翰林商量了，情願拿很多的錢來買這個九郎。祇怕他不答應。王翰林故意低着頭想了一回，好似不肯的樣子，延俟了好半天，纔把那翰林公的話說明了。把九郎送給他。撫台快活，從前和那翰林結下的仇恨，一時裏都解去了。那撫台自從得到九郎以後，走一步坐一坐，都不肯離開，服侍他的小老婆十多個，看他和灰塵泥土一般。九郎吃的用的，和藩王一樣，賞他上萬塊錢。

過了半年，撫台害病，九郎知道他去死路狠近了，便拿車子裝了金銀綢緞，請假回到翰林公家裏。隔了幾天，撫台死了，九郎拿出錢來造房屋，買傢伙，養了許多丫頭用人，母子兩人，和他舅母一塊兒做着人家。九郎出門來，穿着皮衣服，騎着馬，很漂亮，別人不知道他是狐狸。我做了一篇開玩笑的批語，一塊兒寫在下面。他那批語的意思說道。

男人和女人住在一個屋子裏，是做夫妻的正經配頭；一樣燥的東西一樣濕的東西通着，是陰陽兩氣的正經道路。你若偷漢子，等情人，尚且要說你不規矩；逛相公，睡兔子，難免人家瞧你不起。譬如一個有氣力的人，把一條細路硬開大來；他那地方並不是桃源洞，捉漁船上的篙子，怎麼可以錯插進去呢？現在這個人生成下流脾氣，不知道習上，拋了那條正路不走，沒有可以動心尋歡的事體，他便常常這樣動手動腳陰陽反復。一個在外面，一個在裏面，做出這壞事體來，好好的一汪池水，攔在沒用的地方，胡說是老和尚不動心；一個塞住的眼兒是不能生養的地方，便把那獨眼將軍硬打進去。那匹紅馬吊在門口，好似預備放箭；探頭到裏回去取寶，便把關口打破。有一個王先生變做黃鱧，在禪堂下面鑽出來，怕是昨天夜裏看望好朋友回來，又好似王家的李核，投胎下世，受這鑽眼兒的報應。他在黑越越的松樹林子裏，常常跑馬，倒也跑慣了；若遇到那黃潮水忽然來了，拿什麼法子去抵擋他？應該割斷他那鑽眼兒的根，又塞住那條跑進跑出的路。

(註一) 斷袖 漢朝有一個董賢官做到太子舍人，哀皇帝很歡喜他，天天和他一牀兒睡；有一天，董賢睡熟去，身體壓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

要起來，怕驚醒他，便拿刀把自己的袖子割斷。後來逛相公的人，都拿這斷袖的事體做故典用。

(註二)清癯 癯，便是瘦；清癯，便是清瘦。

(註三)皦日 皦日，是很明亮的太陽；有如皦日，是對太陽罰咒的意思。

(註四)天魔舞 元順帝的時候，叫十六個宮女跳着玩兒，便叫做「天魔舞」。

(註五)迎風待月 西廂記裏的鶯鶯做一首詩給張生裏面有兩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是在西廂下等候張生來的意思。後來說女人偷漢子，在私地裏等着，都叫迎風待月。

(註六)分桃 古時衛國的皇帝，歡喜一個男人，名叫彌子瑕，子瑕吃剩半個桃子，給衛國皇帝吃，那皇帝吃了，還說是彌子瑕歡喜我，也是逛

青梅

相公的一種。

(註七)入定 和尚閉着眼睛打坐叫入定。這時不是睡熟。

(註八)不毛 毛，是說樹木花草五穀：：等，不毛，是說這地方不長樹木花草五穀的地方，全是石塊，不能種樹木的。

(註九)赤兔 魏朝時候，呂布有一匹馬，名叫赤兔，後來歸了關公。

(註十)監內黃鱧 古時，南京有一個讀書人，姓王，他和一個監生睡覺，那個監生做了一個夢，夢見一條黃鱧，從他褲襠裏鑽出來。別人打趣他，說那黃鱧是那姓王的變的。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沈沈，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况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子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勸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

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旣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

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搗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諾矣。」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

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可；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

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頭，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甯不差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

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拯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卽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卽樂之，而卿之身值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

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撲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爲力矣。」曰：「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

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鸞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嬾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壓糠糝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又以刺繡住業，售且速，買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貨稍可卸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

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

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賅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而葬，富者又爲子爲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卽遺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媪無言，遂去。

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來，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可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卽出金營葬，雙槨具舉，已乃迎女去。入參冢室，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

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

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跡。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

又年餘，有貴公子過庵，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父以厚賂略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胃，不甘賤御公子，且歸遲，常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盟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聲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奴啓扇，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

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過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啓開，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息。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

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睹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河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疾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

目相看，何嘗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

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卺，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

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牽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裙，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

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偶，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于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某儼

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閨闈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南京地方一個程官人，脾氣爽快，不分你我的界限。有一天，打外面回家來，解下他的束衣帶，覺得帶頭兒上很重的，好似有一樣東西掛着，看看也沒有什麼看見。一轉身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從他衣裳後面出來，拿手擄着鬢腳兒，對他微微的笑着，標緻到絕頂。姓程的疑心他是鬼，那女人說道：「我不是鬼，是狐狸。」程官人說道：「祇叫得到美人兒，鬼還不怕呢，何況是個狐狸？」便和他尋開心，過了兩年工夫，生下一個女兒來，小名叫青梅，常常對程官人說道：「你不要娶媳婦，我過幾天替你生下男孩兒來。」程官人聽他的話，便不再娶媳婦；親戚朋友大家都說他笑他，程官人的心便變了，定下湖東地方一家姓王的女兒，狐狸聽了生氣，他正抱着女兒吃奶，把女兒抱給程官人說道：「這個是你家裏的賠錢貨，養活他餓死他都聽你，便我爲什麼要替人做奶媽子呢？」說着，走出門，頭也不回的去。

青梅長大起來，狠聰明，臉兒也標緻秀氣，很像他的母親；過了幾天，那程官人害病死了，王氏嫁了

第二個丈夫去，青梅寄養在堂房阿叔家裏。他阿叔放蕩沒有規矩的，要賣去青梅，自己得幾個錢；齊巧有一個姓王的進士，正做候補官在家裏，聽得那青梅聰明，便出很大的價錢買來，叫他跟女兒名叫阿喜的服侍他。阿喜年紀十四歲，那臉兒長得十分標緻，見了青梅，狠歡喜，和他一塊兒睡。一塊兒住着。青梅也狠能服侍人，能拿眼睛聽話，拿眉毛說話；從此一家裏的人，統統可憐歡喜他。本城有一個張官人，號叫介受，家裏狼窮，沒有田地房屋，租着王家的屋子住着，性格很孝順，做事體一點兒也不偷懶，又肯用功讀書。青梅偶然到他家裏去，看見這張官人坐在石頭上吃糖粥；走進屋子去和他母親說話，見桌子上擱着一盃豬蹄膀。這時他老太爺害病，睡在牀上，張官人進去抱他父親去上茅廁，那大便小便佔齷齪了他的衣服。老太爺知道了，自己恨着張官人，把那齷齪遮過了，急急出去，自己洗去，怕他父親知道。青梅看了這樣子，十分詫異，回家去把他看見的情形說出來，對他小姐說道：『我家那個房客，不是平常人，小姐不想嫁一個好丈夫，便罷，如要嫁一個好丈夫，那張官人便很好的了。』阿喜怕他父親嫌他家裏窮，青梅說道：『不是這樣說的，這件事體肯不肯全在姑娘身上；姑娘若是心裏願意，我悄悄的去對張官人說，叫他去求人來說媒。到那時老太太一定喚姑娘去，和姑娘商量；姑娘祇叫答應一聲，說願意的，這件事體便成功了。』阿喜

怕張官人到老是窮，到被人見笑；青梅說道：『我自己知道能夠看天底下讀書人的相，一定不得錯的。』

到了明天，跑去把這意思告訴張老太太；張家老太太聽了很詫異，說他的話不吉利。青梅說道：『我家小姐聽得你家公子這樣孝順，便不住嘴的稱讚；我在傍邊，看出了他願意嫁你家公子的神氣，所以替他來說一句。你家媒人到我家去，我和小姐兩個人在一傍幫襯幾句，想來一定可以成功的；就是說不成功，在公子有什麼不好意思呢？』張老太太便說道：『知道了。』便託那姓侯的賣花的去說，那王家老太太聽了發笑，去告訴王進士；王進士也大聲笑起來，喚自己的女兒來，把這姓侯的說話告訴他。他女兒不會回答，青梅在一傍不住嘴的說：『王家官人怎樣好法？』料他將來一定要做大官的。』那老太太又對他女兒說道：『這個是你百的年大事，你若能夠吃得起苦，到張家去吃糠皮，便替你答應了這一頭親事。』他女兒低着頭好半天，回過臉兒去對着牆壁說道：『沒錢有錢，是命裏注定的，倘然是命好的，這個窮時候過了，不多幾天，那不窮的時候卻沒有完的日子了。若說是命裏生成苦的，那披綢着緞的王孫公子到後來窮得連插錐子尖兒的地方也沒有的，難道少嗎？答應不答應，全在做爹爹媽媽的做主。』

當初王進士喚女兒出來商量，原是開着玩笑的；到現在聽了女兒的說話，心裏不快活，說道：「你願意嫁給張家嗎？」他女兒聽了，不回答話；再問他，他又不做聲。王進士生氣說道：「賤骨丫頭！不向上，願意拿着籃子，做化子的媳婦嗎？怎不叫人羞死？」他女兒聽了，把臉兒漲得通紅，氣塞住了喉嚨；包着一眶子眼淚，回進房去。那來說媒的人，也轉身逃去。

青梅看看事體不成功，想給自己說媒去；隔了幾天，夜裏跑到張官人屋子裏去。張官人正在房裏讀書，見了青梅，詫異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青梅說話，半吞半吐的；張官人放下臉來推他出去，青梅哭着說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兒，不是來尋歡的；祇因看你人好，情願把自己的身體託給你。」張官人說道：「你歡喜我，原是的呢？做人規矩，黑夜裏偷偷摸摸的事體，自己要好的人，是不做的。難道規矩的人，肯做的呢嗎？那起初糟塌了身體，後來成功夫妻，規矩的人還說是使不得；若說不能夠成功夫妻，你我怎麼樣安排自己？」青梅說道：「萬一能夠成功夫妻，你可肯不肯結這門親事？」張官人說道：「得到一個妻子，和你一般的，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祇是有沒有法子的三樣事體，所以不敢輕易答應你。」青梅道：「什麼三樣事體？」張官人說道：「你不能夠自己做主，是還有法子；就算能夠自己做主，我爹爹媽媽不願意，也沒有法子的。就算願意，但是你的

身價一定是重的我窮得不能夠弄到錢那更沒有法子你快快回家去！你在這裏傍人看見起疑心，可怕得狠！青梅臨走的時候，又叮囑道：『你若有這個意思，求你大家想想法子。』張官人答應他。

青梅回到屋裏，阿喜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來？』他便跪下地去，自己老老實實的說出來；阿喜生氣，說他去尋歡，便要打他。青梅一邊哭着說：『並不曾做壞事體。』便把實在情形告訴出來。小姐嘆着氣說道：『不肯苟且偷偷摸摸，是有規矩的；一定要去告訴他爹爹媽媽，是有孝心的；不肯輕易答應，是有信實的。有了這三樣好處，天一定要保佑他的，他也不用怕窮的了。』停了一回，說道：『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青梅說道：『我預備嫁給他。』阿喜笑着說道：『癡丫頭，能夠自己做主嗎？』青梅說道：『若不成功，我便把性命去拚！』小姐說道：『我一定叫你如心如意。』青梅便叩頭拜他。

又過了幾天，他對小姐說道：『前幾天，你答應我的說話，是和我開玩笑的嗎？還是真的，要行好事呢？若說是真心要行好事，那我這有一點點小心事，求你一塊兒可憐我成全我。』小姐問他：『什麼事體？』他回答說道：『張官人不能夠拿出娶媳婦的錢來，我丫頭又沒有力量贖回自己的身

體去，若說一定要在我身上拿回這一筆錢來，雖說答應嫁我出去，還和不答應嫁我出去一般。」小姐聽了，呆呆的想了半天，說道：「這個不是我能夠出力的。我答應嫁你出去，還怕不能夠成功。若說一定不要拿身價銀子，是我爹爹媽媽所一定不肯答應的，也是我所不敢說的。」青梅聽了這話，吊下幾掛眼淚來，祇求小姐可憐救救小姐想了好半天，說道：「罷罷！我私下藏着幾百塊錢，便當倒空錢袋子來幫助你。」青梅又拜着謝他。

因此悄悄的告訴張官人，張老太太聽了很快活，想盡法子去借錢，一起拿到了幾個錢，藏着等候好消息。過了幾天，遇到王進士皇帝給他去做曲沃地方的縣官，阿喜趁這個機會，對他母親說道：「青梅年紀已經大了，現在我們快要到任去，不如趁此把他嫁去了。」那老太太本來嫌青梅太聰明，怕引他女兒去做壞事體，常常要想嫁他出去，又怕他女兒心裏不願意。現在聽了他女兒說話很歡喜，隔了二天，有個用人的媳婦來說張家求青梅做媳婦的意思，王進士笑着說道：「這個人，原祇配娶一個丫頭去做媳婦！從前他怎麼這樣癡心妄想呢？但是買大戶人家的丫頭做小老婆，那身價應當比從前加倍。」阿喜忙搶着說道：「青梅服侍我日子久了，賣他去做小老婆，實在有點忍心不過。」王進士便叫人去對張家說道：「仍舊照原價來買去。」寫一張票子，拿青梅

嫁給張官人。

青梅進門去，孝順公婆，樣樣事體都照看依順，比張官人格外好過頭；那做事體又勤謹，吃糠皮不嫌苦。從此家裏的人，沒一個不歡喜敬重青梅的。青梅又拿自己繡的花兒去賣錢，賣去得很快。那做買賣的人，守在門口，買他的祇怕買不到手，買得了錢，稍稍可以免去了窮苦。又勸張官人：「不要因為照看家裏的事體，耽誤了你的功課。」照料家裏的事體，都是他自己管着。

因為他東家到任去，他便跑去和阿喜分別；阿喜見了他，哭着說道：「你是得着好地方了，我實在不及你！」青梅說道：「我的嫁張官人，是什麼人幫助我的，便敢忘記嗎？但是你說不及我丫頭，怕要折了丫頭的壽呢？」便哭着分別去了。

王進士到了山西，半年工夫，那王太太死了，把棺材停在廟裏；又過了兩年，王進士因為貪賊革去了官，罰他拿出一萬塊錢來贖罪，慢慢的窮得不能夠過日子。跟他去的人都逃走了。這時候瘟疫很利害，王進士染了瘟疫也死了；祇有一個老太婆，跟着小姐不多幾天，老太婆也死了。阿喜孤零零一個人，越發苦了。有一個鄰舍的老太婆，勸他嫁人。阿喜說道：「肯替我葬兩位老人家的，我便嫁他。」那個老太婆看他可憐，送他一斗米，轉身去了；過了半個月，又跑來說道：「我替姑娘用

盡心力，事體不容易成功的。那窮的，沒力量替你葬爹娘；那有錢的，又嫌你是敗落人家的女兒。這便如何是好？——還有一個法子，祇怕你不答應：：」阿喜問道：「什麼法子？」他說道：「這裏地方，有一位李官人，要尋一個小老婆；若給他見了你的臉兒，便叫他多化幾個錢，葬你的爹娘，一定是不可惜錢的。」阿喜大聲哭着說道：「我是做官人家的女兒，難道給人家做小老婆嗎？」那老太婆不說話，便轉身去了。

他一天祇吃了一餐飯，吊着一口氣，等人家來娶他；住了半年，越發支持不住了。有一天，那老太婆走來，阿喜哭着告訴他道：「窮得這樣子，常常要自己尋死，還是依戀不捨，偷活在世界上；是祇爲有兩口棺材在這裏，我自己死了，有什麼人來收拾這爹娘的骨頭呢？這樣想來，我是死不得的，依了你的話罷。」老太婆便去領那李官人來，稍稍見了阿喜的臉兒，很歡喜，便拿出錢來，替他埋葬爹娘，兩口棺材一塊兒葬下了。便迎接阿喜回進去，入李家，拜見大老婆；那大老婆本來是很兇，很會吃醋的，李官人起初不敢說是小老婆，祇推說是買來了頭。待到見了阿喜，便十分生氣，拿棍子打着趕出門去，不許他走進門來。

阿喜披散頭髮哭着，進去出來都沒有地方；有一個老尼姑走過，拉他去和他一塊兒住着，阿喜很

願意跟他去。到得庵裏，拜着求替他剃去頭髮；那尼姑不肯，說道：「我看姑娘不是長久流落在外邊的人；我庵裏有的是飯，稍稍可以過得日子，暫時寄住在這裏，等着時候到了，你自管自去罷。」住了不到幾天，那街上的一班流氓，看見阿喜長得標緻，常常去打門說那不正經的話，開玩笑；尼姑攔他們不住，阿喜喊着哭着要自己尋死。尼姑跑去求那吏部衙門裏的一位官，貼一張告示，很兇的禁住他們；一班壞的年輕男人，纔稍稍不敢去胡鬧。後來有在夜裏，把庵牆挖一個洞進去的，那尼姑驚慌叫喊起來，纔逃去；便又去告訴吏部衙門，捉到一個領頭的壞人，送到府衙門裏去打了一頓，纔慢慢的安靜。

又過了一年多，有一個做官人家的公子走過庵裏；見了阿喜的一面，詫異得不得了，硬求着老尼姑，要和阿喜見一見面兒，又拿出許多錢來買通尼姑；尼姑用好話對他說道：「他是官家小姐，不願意做人家的小老婆；公子暫請回去，我慢慢的自然有話來回答你。」那公子去過以後，阿喜要尋毒藥自己尋死；到夜裏做夢，看見他爹爹走來，縳着眉頭說道：「我不依你的心願，害你到這地步，我懊悔已經遲了；祇叫你耐心等幾時不要死，你從前的心願，還可以如願呢。」阿喜醒來詫異到天亮洗過了臉，尼姑對他臉上看了看，詫異着說道：「看你的臉兒，濁氣都消滅乾淨，那班野蠻

的人，你也可以不用害怕了。福氣快來了，可不要忘記了我老尼姑。」話不會說完，聽得打門的聲音；阿喜變了臉色，他想一定是那做官人家的用人，叫人去開了門，一看，果然是的；那一人一開口便問：「你想法子，怎麼樣了？」那尼姑用好話去答應迎接他，祇求他再遲三天；那用人便說他主人的話說道：「這件事體，若不成功，叫你老尼姑自己去回話。」老尼姑聽了，連聲恭恭敬敬的答應着，用好話勸他回去。阿喜很傷心，又要自己尋死；尼姑攔住他，阿喜怕過了三天，那用人再來，沒有話可以回答他。那尼姑說道：「有我在這裏，要斬要殺，我自己去承當！」

到了第二天，太陽纔下山，忽然天上下大雨，像盆子裏倒下水來一般；一霎時又聽得有許多人打着門，嘴裏大聲叫喚着。阿喜想是那事體發作了，害怕得不知道怎麼樣好；那尼姑淋着雨去開門，看見有一肩很香的轎子，停在門口，幾個丫頭上去扶着一個美人兒出來。那跟着的用人，很威風衣服穿得很漂亮。尼姑看着詫異，問他：「是什麼人？」那人說道：「是司理官的太太，暫時到你庵裏來躲避風雨的。」領那太太走進殿去，搬過椅子來，請他坐下；那班用人媳婦，一齊跑進尼姑房裏去，各人尋一個息力的地方，走進房去，見了阿喜，看他長得標緻，跑去告訴他太太。

停了一回，雨點住了，那太太站起身來，要去看看庵裏的房間；尼姑領他去見了阿喜，便十八詫異。

停着眼睛看着，眼眶子轉也不轉。阿喜也看了好半天——這位太太不是別人，便是青梅——當時大家耐不住哭起來，便說起自己過去的蹤跡，原來那張家老頭兒害病死過以後，張官人滿了服以後，接連考中了功名，做了司理官；張官人帶着他母親到任上去以後，便把家裏的人統統搬去，阿喜嘆着氣說道：『到今天我看着你，好似天和地比着！』青梅笑着說道：『幸虧得姑娘遭了許多災難，還不會嫁得丈夫，是天正要我和你兩個人住在一塊兒；若不是被雨攔住了，不能夠走路，怎麼能夠在這裏遇到呢？這裏邊一定神鬼和菩薩在那裏做主，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便拿出珠帽子和綢衣服來，催阿喜更換妝扮；阿喜低着頭，轉來轉去，拿不定主意。尼姑在裏面勸着說着。阿喜怕和青梅住在一塊兒，不好稱呼；青梅說道：『從前便已經定了名分，我丫頭怎麼敢忘記你的大恩？你再想想那張官人難道是忘恩負義的人？』硬把他妝扮起來，和尼姑告別去了。到了衙門裏，張家娘子兩個看了都歡喜；阿喜拜着說道：『現在我沒有這張臉兒來見老太太。』老太太笑着用好話勸他，便商量檢一個好日子，給他們做親；阿喜說道：『我在庵裏，祇叫有一點點活路，也不肯跟你來的；太太到了現在時候，尙肯想到我前番幫助你的好處，祇求給我一間屋子，裏面擺得下一個蒲墩，也便心滿意足了。』青梅笑着不做一聲。

到了日子，青梅捧着美麗的衣裳和首飾來；阿喜轉着臉兒兩面看着，不知道怎麼是好。停了一回，聽得吹打的聲音很熱鬧，阿喜越發沒了主意；青梅帶了丫頭老媽子，硬給他穿上衣服，拉着扶着出房去。看見張官人穿着朝衣對他拜，他便不知不覺折着腰兒，也拜下去。青梅拉着他走進新房，說道：『空着這個位置等你很久了。』又回過頭去對張官人說道：『今朝夜裏，得報答恩德，可以好好的看待他。』轉身要去，阿喜拉住他的裙角兒，青梅笑着說道：『不要拉住我，這件事體，不能夠替你的。』拉開他的手，轉身逃去。

青梅服侍阿喜狠小心，不敢霸着和張官人睡一夜；那阿喜到底不好意思，自己安心不過。到這時候，老太太吩咐，大家都叫太太；但是青梅到底行着做了頭做小老婆的規矩，一點兒也不敢大意。過了三年，張官人被喚進京去，走過那尼姑庵，拿五百塊錢送給尼姑；尼姑不敢收，再三硬送給他，便收了二百塊錢。造起一座觀音菩薩的祠堂來，又豎起一塊王夫人的碑。後來張官人官做到侍郎，程太太養下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來；王太太養下四個兒子，一個女兒來。張官人上了一張奏摺，把這一番情形說出來，一齊都封做了夫人。

異史氏說道：『天生下了美人兒，實在預備給他配好人的；那世界上俗不可耐的做官人家，偏偏

留着給那有錢人家的子弟，這個是做天的一定要和他爭奪的。因此奇奇怪怪生出許多事體。那從中說合的人，費了不少心思，這天的心也實在算得苦了。獨是這位青梅太太，能夠識得英雄，在困難的時候，罰了咒要嫁給他的心願，拿性命去拚，實在活像一個穿袍子戴帽子的男子漢呢。看那王進士丟了那有品行的人，反去求那有錢的人，怎麼他的聰明，反比不上這個丫頭呢？王漁洋說道：「做一個人在天底下，得到一個知道自己心事的，便可以沒有恨的事體了；何況那知己人，出在女人隊裏呢？青梅是張官人的知己，那王家的女兒，又能夠知道青梅是不忘恩德的。事體又好，文章也做得好；這一篇，可以傳在世界上的了！」

(註一)目聽眉語 說人生得伶俐，當着人前，不用說話，把眉眼兒傳神，便知道了。列子裏有一個亢倉子，得着老子的本領，能夠拿眼睛聽，拿耳朵來看。魯國的王問他：「可有這件事？」他說：「是謠言。我祇能不聽不看，不能夠把耳朵眼睛換過來用。」這四個字，便出在列子裏。

(註二)瓜李 古詩裏有兩句：「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因為要避嫌疑。後來人常說瓜李之嫌，便是這個意思。

(註三)祝髮 祝，便是斷；祝髮，便是剪斷頭髮。

(註四)起復 做官的人在穿孝的時候，皇帝硬叫他出去做官，便叫做起復。又稱奪情。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大河，休於旅館。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寐。」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偏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

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釋哀免，今尙待聘耳。」王聞言，俛首默然，凝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尙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澀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爲助。王拜謝，趨出，傾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拘，但得允從，卽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趙難中悔，加金付媼。

王與女，歎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敢匹敵；對蒙繾綣，義卽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歡，明日何如？」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願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

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懼無乎？妾非人，狐也；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卽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騫驢子作貲本。」王如言，卽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饌甚優，積年餘，漸能畜婢媼，王自是不作饋鼻，課但督而已。

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愛，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迎之，妮子罵曰：「婢子不差，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卽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碎女斷襟，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

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大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固，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至其所徙，悼喪而返。」

於是俵散客旅，囊費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疑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名姓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

孜漸長，孔武有膂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鬪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

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僭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不死，二囚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

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

先是媼他徙，趙賈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術床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忿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勾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致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述之。

卽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復何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肌火煎心，易一晨夕，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

時子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背欲裂，卽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持刀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孜持刀逕入，見媼，婢作羹，孜奔進室門，媼忽不見。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

投石破扇，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我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卷金貨，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我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如此？」號慟自搗，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我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毋益怒，啼不止。我葬皮反報，始稍釋。

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女皆狐也。

我承奉甚孝，然誤觸之，則聲惡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拘筋，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傾產。」夜伺我睡，潛繫其手足。我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我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鉞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請有狐兒妓者——至狐而鴆，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請魏徵「更饒娥媚」吾於鴉頭亦云。」

有一個秀才，名叫王文，是東昌地方人，年輕的時候，狠老實規矩，偶然到湖北地方去游玩，過長江，住在客店裏，空閒時候，在門外看着，他有一個同鄉的親戚，名叫趙東樓，做大買賣的，常常幾年不

回家去。這時見了王文拉着手很歡喜，便拉他到他家裏去，走到那地方，看見一個美人兒坐在屋子裏。王文詫異着停住脚步，不肯走進去。趙東樓拉住他，又隔着窗子對那美人兒說道：「姑娘進去。」王文見那女人進去了，纔肯進屋子去。趙東樓拿出酒菜來，說着閒話。王文便問：「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回答說道：「這是小妓院裏，我長久在外面做客人，暫時借這地方的牀鋪睡覺。」說話的時候，那姑娘常常來走進走出。王文縮手縮腳，坐立不安，便站起身來說：「要回去了。」趙東樓硬拉住他，叫他坐下。

停了一回，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打門外走過，看見王文那眼光常常斜射過去，眉目裏面包含着動人的樣子。他神氣狠安靜，狠細軟，真好似神仙。王文一向是方正直爽的脾氣，到這時候也糊裏糊塗，好似丟了魂靈的一般。便道：「這美貌的女人，是什麼人？」趙東樓說道：「這是老太婆第二個女兒，小名喚做鴉頭，年紀十四歲了，來逛簪子的，常人常拿許多錢去給老太婆，要和鴉頭睡一夜。鴉頭打定主意，不肯爲這個，被他媽用鞭子打。鴉頭說，年紀還小，求他饒恕。到現在還等着人來下聘金呢。」王文聽了這話，低着頭不做一聲，呆坐着回答說話都說錯了。趙東樓和他開玩笑說道：「你若歡喜他，便替你做媒人。」王文嘆着氣說道：「這個念頭，我是不敢有的。」但是看看天

晚了，他也不說要回去；趙東樓又笑着對他說。王文說道：「你的好意思，我很感激的；可是袋子裏沒有錢，怎麼是好？趙東樓知道那鴉頭的脾氣很激烈，一定是不肯的；故意答應，拿十塊錢幫助他。王文拜着謝他，跑回去倒空了錢袋子拿來，祇得五塊錢，硬要趙東樓拿去給老太婆。老太婆看了，果然嫌少。鴉頭對他媽說道：『媽天天埋怨我不做搖錢樹；現在便依了媽的心願；我現在第一次學着做人的規矩，報答媽媽的日子，將來還有呢。不要因為這一點點事體，推財神菩薩出去。』老太婆怕女孩兒的脾氣拗，祇求他答應，已經很歡喜了，便答應他。喚丫頭去拉王官人來，趙東樓不能半途反悔，加了十塊錢給老太婆。

王文和鴉頭歡喜得很利害，事體過了，對王文說道：『我是窰子裏的下賤人，不敢和你配做夫妻；但是既得你歡喜我，我們的交情，已經是很重的了。若倒空了錢袋子，尋這一夜的快活，明天卻怎麼樣呢？』王文流下眼淚來，哭個不住，鴉頭說道：『不要傷心，我落在這妓院裏，實在不是自己情願的；我看來再沒有老實可靠，像你這人的了。我和你趁夜裏逃去。』王文聽了歡喜，立刻起身下牀去，鴉頭也坐起來；聽着那更鼓，已經打了三下，鴉頭急急換了男人打扮，忽忽忙忙的一塊兒走出門去，打開那客店老班的門。王文原帶着兩匹驢子，推說是有要緊事體，叫用人收拾行李便走；

鴉頭拿一道符，綁在用人腿上，和驢子耳朵上，放寬了韁繩，很快的跑去。眼睛也睜不開，耳根子裏，祇聽得風聲嗚嗚的響；到天亮，走到漢江口，租了一所屋子住下。

王文詫異他，有這樣奇怪的本領，鴉頭說道：『我說出來，你可害怕嗎？我不是人，是狐狸精；我的媽心兇，逼着我做這醜態事體，天天被他打罵，很兇的待我，我心裏常常恨他。現在幸得逃出了這苦海，逃出一百里路外面，他便不知道了，我們可沒有事體了。』王文聽了，一點兒也沒有疑惑，看待他也沒有兩樣的心腸；慢慢的說道：『在屋子裏，每天看着你這和芙蓉花一般標緻的美人兒；但是家裏窮得祇剩了四堵牆壁，實在不能夠放心，怕到底要被你去開的。』鴉頭說道：『你怎麼想這個心？現在街上隨意什麼東西都可以賣，兩三個人吃用，清苦一點，也可以過得去。可把驢子賣去做本錢。』王文依了他的話，便在門口開一個小鋪子；王文和他的用人，親自一塊兒做事體，在屋子裏賣酒賣漿。鴉頭做幾個披肩，繡幾個荷花袋子，每天得幾個多下來的錢；喝的吃的，都很好。過了一年多，慢慢能夠養幾個丫頭老媽子；王文從此不穿圍裙做底下人了，祇是在一傍管着看着罷了。

鴉頭有一天，忽然纒着眉頭，很傷心的說道：『今天夜裏，應當有禍事出來，可怎麼好呢？』王文問

他：『什麼事體？』鴉頭說道：『我的媽已經知道我的消息，一定要來威逼我回去；若叫我姊姊追來，我是不害怕的，怕我的媽自己跑來。』看看已是半夜裏，他自己安慰着說道：『不礙事，阿姊來了。』候了不多時候，那姑娘推着門進來，鴉頭笑着去迎接他，姑娘罵着說道：『丫頭不知道害臊，跟着人逃走，躲在這裏，媽媽叫我來網你去。』便拿出繩索套住鴉頭的頸子。鴉頭生氣說道：『跟一個丈夫的有什麼罪？』他姊姊越發生氣，拉着鴉頭的衣服，撕破了衣襟，那丫頭老媽子一齊走攏來，他姊姊看了害怕，逃出去。

鴉頭說道：『姊姊回家去，媽一定要自己跑來，這一場大禍不遠了，可趕快想法子。』便急收拾行李，預備再搬地方。那老太婆忽然悄悄的走進來，那生氣的臉兒很利害，說道：『我原知道這丫頭沒有規矩，要我自己來纔好呢！』鴉頭迎着很傷心的哭，老太婆也不說話，一把抓住頭髮，提着出去；王文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肚子裏很傷心，睡覺吃飯都忘了，急急跑到大河邊去，望給他幾個錢，把鴉頭贖回來；走到那裏，那大門院子依舊一樣，裏邊住着的人和東西，已經不是了。問那住着的人，都不知道他搬在什麼地方，垂頭喪氣的回來。

從此便打發開那客邊同伴，袋着錢回到東邊家裏去。後來幾年，偶然走到北京去，走過育嬰堂，

看見一個孩兒七八歲年紀；那跟着的用人，看了這孩子詫異，說是像他的主人，前前後後的去細看他。王文問他：「看這孩子是什麼意思？」用人笑着把這意思說出來，王文也笑着細細的上去看那小孩子，神氣很漂亮；自己想沒有兒子，因為他像自己便歡喜他，拿錢去贖他回來，問他的名字，他自己說叫王孜。王文說道：「你包抱裙的時候，已經丟在育嬰堂裏，怎麼能知道自己的名字？」他說道：「我先生常常說起，拾得我的時候，胸脯前面有一張字條兒，上面寫着山東王文的兒子。」王文聽了，很詫異，說道：「我便是王文，怎麼能夠有兒子呢？」心想一定是和自己的名姓相同的養下來的，心裏卻悄悄的歡喜，很愛他；待到回得家裏，看見這孩兒的，不用問便知道這是王文生的兒子了。

王孜年紀慢慢的大起來，生得強壯很有力氣，歡喜打獵，不肯做買賣事體，祇愛打架殺牲口；王文也不能夠管束禁住他，又自己說眼睛裏能看得鬼和狐狸，大家都去不相信；他遇到鄰舍人家有被狐狸吵鬧的，喚王孜跑去一看，他一到便指出狐狸躲的地方，叫幾個人跟着他手指的地方打去，便聽得狐狸的叫聲，毛片和血塊一齊落下來，從此便安靜了。因為這個，傍人越發稀奇他。王文有一天在街上閒逛，忽然遇見趙東樓；他穿的衣帽也不整齊，臉色身體又黑又瘦，詫異着問

他：『從什麼地方來？』趙東樓繙着眉頭，要找一個空的地方，和他說話；王文便和他回到家裏，叫擺上酒來。趙東樓說道：『那老太婆得到鴉頭以後，很利害的打他；過了幾天，搬到北邊去，又要奪他的心願，逼他接客，鴉頭拚死不肯接第二個男人，便把他關鎖起來，養下一個孩兒來，拋在小巷裏；聽得後來在育嬰堂裏，想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這個是你傳下來的身體。』王文流下眼淚來說道：『靠天的福氣，我那兒子已經回家來了。』便說起他兒子前前後後的事體。又問道：『你怎麼流落到這樣子？』他嘆着氣說道：『我到現在，纔知道那窰子裏的快樂，不可太認做真的了。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從前那老太婆搬到北邊去，趙東樓便做着買賣跟他去；那貨重不容易搬動的，統統把賤價錢賣去。在路上僱人搬傢伙的力錢，和那吃用的供給化的錢，也不少，因為這個便大大的虧本。那姑娘要錢，又格外多；幾年工夫，一萬塊錢化得一點兒也沒有。老太婆見我沒有錢了，朝朝夜夜對我翻白眼；那姑娘慢慢的到做官人家去過夜，常常幾夜不回家來。趙東樓氣得耐不住，但是也沒有法子。過了有一天，遇到老太婆到別地方去了，鴉頭從窗檻裏，喚着趙東樓，對他說道：『窰子裏本來沒有好心腸待人的，他和你親熱的，爲的是錢罷了；你迷戀着不肯回家去，快要受着奇禍了！』趙東樓聽了害怕，和做夢纔醒來一般；臨走的時候，跑去，去看那鴉頭，鴉頭給

他一封信，叫他轉送到王文家裏。

趙東樓便回到家裏，把這番情形告訴他，

當時拿出鴉頭的信來，那信裏的說話道：「我知道汝兒已經在你身邊了，我吃苦的情形，東樓先生自然能細細的告訴你；這是前世造下的孽，還有什麼說的。我關鎖在一間屋子裏，黑得不見天和太陽；鞭子打的疤皮肉也破了，肚子餓得好似火燒着心肝，換一個早晨夜裏，好似過一個年。你如不忘記我和你從前在漢江口下雪的夜裏，蓋着一牀單被，替換抱着，取暖時候的情形；便當和兒子商量，一定能夠救我逃出這個難關。我的媽和姊姊，雖說是很心，但他們總是我的骨肉；祇叮囑他不要傷壞他們，這是我的心願。」王文讀着信，哭個不住，拿着銀錢綢緞，送給趙東樓去了。這時候他兒子年紀十八歲了，王文對他說起前前後後的事體，給他看娘的信，王孜氣得險些把眼眶子撐破，當日便進京去，問到那吳家老太婆住的地方。一看門口，正停滿了車兒馬兒；王孜直衝進去，那姑娘正和湖北來的客人喝酒。遠遠看見王孜拿着刀，他臉兒變了顏色，王孜狠快的跑進去殺死了；那班客人驚慌得不得了，錯認他是強盜，回過頭去一看，他姑娘的屍身已經變成了狐狸；王孜拿着刀，又直走進去，看見那老太婆正督着了頭做菜，王孜跑進屋子門去，那老太婆忽

然不見了；王孜四面一看，急急拔出箭來，向屋子梁上射去，一隻狐狸。箭穿過他胸口死去。便上去斬下他的頭來。尋到他媽的屋子裏，拿起石頭來，打斷了鎖；母子兩人，大家放聲哭起來。他媽問：「老太婆在什麼地方？」他說道：「已經吃我殺了。」他媽埋怨着說道：「孩兒怎麼不聽我的話？」叫他把屍身搬去，葬在城外空地裏；王孜裝假答應着，剝下皮來藏着。打開老太婆的箱子來，把金銀錢物統統拿了去，扶着娘回到家裏；他夫妻再得見面，傷心和開心，并在一塊兒。停了一回，問起那姓吳的老太婆，王孜說道：「在我袋子裏。」詫異起來，問他：「什麼話？」他拿出兩張皮送上來，他媽生氣罵他說道：「忤逆兒子！怎麼可以做出這事體來？」哭得很傷心，自己打着自己。那身體翻來翻去，要自己尋死；王文再三勸說，又喝着兒子，快去把皮埋了。王孜生氣說道：「現在得了安耽的地方，便立刻忘記了被他打了嗎？」他媽越發生氣，哭個不住；王孜去葬了，及回來說明了，纔稍稍放了心。

王文自從鴉頭回家來以後，家裏越發興旺；心裏感激那趙東樓，給他很多的錢。趙東樓纔知道那老太婆母女，都是狐狸變的。

王孜服侍爹娘很孝順，但是錯觸犯他，便響着喉嚨，咆哮得很利害，鴉頭對王文說道：「這孩兒身

上有一條強筋，不挑去他，到底要殺人敗家產的。」到夜裏等王孜睡熟的時候，悄悄的去綁住他的手脚；王孜醒來說道：「我不曾犯罪。」他媽說道：「要醫好你的病，你不用害怕。」王孜提高嗓子大叫起來；那身體翻來翻去，打不開那繩子，鴉頭拿一個大針，刺他腳踝骨的側面，進去三四分深，拿刀來割斷，崩的一聲響，又在臂膀上腦袋後面，都照樣的割他，割完了，解開繩子，拿手拍着叫他安安靜靜的睡着到天亮。他跑來看爹娘，哭着說道：「孩兒早夜夜，想起從前做的事體，都不是人做的。」他爹娘聽了，狠歡喜，從此脾氣和順，和姑娘一般，鄰舍人家都稱讚他好。

異史氏說道：「那妓女都是狐狸變的，再想不到又有狐狸變的妓女；至於狐狸又做那妓院裏的老班婆，那是走獸又變做飛禽了。——因為妓院老班婆，又喚做鴉，是飛禽的一類，——做出這沒有規矩，沒骨肉情分的事體來，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還有那受盡了百折千磨，到死他不變別樣心腸的，這個叫做人，也不容易得到的，便在狐狸裏面得到了。唐太宗皇帝說魏徵：『越嘯強，越覺得和順可愛。』我對這鴉頭也是這樣說法。」

（註一）纏頭 古時逛窯子聽曲子，不用賞錢，拿一塊綢緞，攔在那窰姐兒頭上代賞錢，便叫纏

頭。唱得越好的，纏頭越多；有一句歌，叫：『五陵少年爭纏頭，』便是這意思。

(註二) 譙鼓 門上造一層更樓，可以望見遠處的，便叫譙樓；在譙樓上打更鼓，便叫做譙鼓。

(註四) 曲巷 巷是小街，直的叫做街，曲的叫做巷。

(註三) 芙蓉 說女人臉兒標緻，望去好似一朵芙蓉花。從前一個卓唐君，原是一個美人兒，望他眉目，好似一座遠山，望他的臉上，好似一朵芙蓉花。

(註五) 鴛 現在喚妓女的老班婆，叫做鴛；鴛是白鳥的妻子，比他是淫蕩沒有規矩的女人。妓女的娘有親娘，娘有假，那娘假稱做鴛。

(註六) 婉媚 說女人和順的神氣，叫做婉媚。

封三娘

范十一娘，嶺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孟蘭盆會，是日遊女如雲。

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答曰：「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溫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

「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

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詢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尙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前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戀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作，恐爲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

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膜間。

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

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

一日，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干預，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態，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行；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

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起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娘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問闊，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壻？然執袴兒傲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

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面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

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卽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爲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挾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爲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此爲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卽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

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豔，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爲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甯終繆耳！」封遂去。

生詰旦，浼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誤己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

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稱悔無及，三日遂葬。

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慘然悲傷，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塚，歛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

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

封懼洩漏，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故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康。

封母遇生來，走輒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好，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爲不妄。凡修煉家，無欲非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

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

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大怒。疑生儂薄，生請問，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

又二年，某紳以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甯焉。

有一位姓范的十一娘是曠城地方祭酒官的女兒，年紀又輕，臉兒又長得標緻，肚子裏文章才學，又沒人趕得上的。爹娘十分歡喜他，來說媒的，便叫他自己做主。十一娘也常常不中他的意。有一天，恰巧是正月十五，水月寺裏一班尼姑做「孟蘭盆佛會」，這一天去閒逛的女人，一隊一隊的和雲一般多。

十一娘也到寺裏去。正遊玩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跟在後面，常常抬起頭來看他的臉兒，好似要和他說什麼；細細的對他一看，是一個十五六歲絕頂標緻的女人。十一娘心裏歡喜他，反常常回過

頭去看他；那女人微微笑着說道：「姊姊不是范家的十一娘嗎？」回答他道：「是的。」那女人說道：「長久聽得你的名氣，別人稱讚你的話，果然不錯。」十一娘也問他：「家住在什麼地方？」他說道：「我姓封，排行第三，便住在左近村坊裏。」兩人拉着袖子說說笑笑，說話神氣很和氣，細巧；他大家很合意，依戀着捨不下。十一娘問他：「怎麼沒有同伴的人？」他說道：「爹娘早死了，家裏祇有一個老太婆，留他在家裏看管門戶，所以不能夠一塊兒出來。」十一娘要回家去了，封三娘對他着着，快要吊下眼淚來；十一娘心裏也丟不下，便拉他一塊兒到家裏去。封三娘說道：「小姐高門繡房，我一向和你沒有親眷的名目，怕叫人說閒話。」十娘再三請他去，他回答：「等過幾天再來。」十一娘便拔下一枝金釵兒來送給他，封三娘也拔下頭髮上插的一枝綠色的簪兒來回送他。

十一娘回到家裏，便想得他利害，拿出他送的，一枝簪兒來看看；不是金子的，也不是玉的，家裏的人，都不識得是什麼東西，看他很奇怪。天天望他來，肚子裏悶着，便害起病來；他爹娘問他，知道是爲想封三娘害病的，便叫人在左近村坊裏去打聽，並沒有人知道的。

這時候，却巧碰到是重陽節，十一娘瘦弱得悶得沒有法子，叫丫頭勉強扶着他到花園裏去逛逛，

鋪一塊褥子在東面籬笆下面；忽然有一個女人攀着牆頭來張望，一看便是那封家的女人。他在牆上喚道：『快來扶我下來！』丫頭前去扶他，看他很輕的落下地來，十一娘又詫異又快活，急急站起來拉住他，坐在褥子上。埋怨他失信，又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回答說道：『我家裏離這裏還有許多路，我常常到娘舅家裏來玩兒，從前我說是左近村坊裏，便是說我娘舅家裏。和你分別以後，想得你實在利害；但是窮苦的人和官做人家的做朋友，腳不會跨進門，肚子裏先不好意思，怕給那丫頭用人瞧不起，所以不會來看你。方纔我打牆外走過，聽得女人說話的聲音，便爬上來，看一看心裏望見姑娘一面，現在果然如了我的心願。』

十一娘便說起自己害病的緣故，封三娘眼淚流下來和下雨一般，便說道：『我到你家裏來，須要瞞着人，給造謠言好事的人，說長道短，我是當不住的。』十一娘答應他，拉他回到房裏去，一牀兒睡下，很快活的，大家談着心事，病也慢慢的好了，他兩人認做姊妹，衣裳鞋襪常常調換穿着，看見有人走進房來，他便去躲在帳子的夾層裏。

過了五六個月，那范先生和他太太狠聽得人說；有一天，兩個人正對面坐着下棋，范太太悄悄的先走進房來，細細的對封三娘一看，詫異着說道：『真是我孩兒的朋友？』便對十一娘說道：『你房

裏有好朋友，我兩個老的心裏也歡喜，怎麼不早一點對我說明？」十一娘便說出封三娘不願給人知道的意思來，范太太對三娘說道：「你和我孩兒做伴，我是狠歡喜的，爲什麼要瞞人呢？」封三娘害臊，紅着臉不做一聲，手裏拉着衣帶罷了，范太太出去了，封三娘便說：「要回去了。」十一娘苦苦的拉住他纔住下。

有一天，他從門外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哭着說道：「我原說不可以再住在這裏了，現在果吃了這個大虧！」十一娘詫異起來，問他：「什麼事？」他說道：「我方纔出去上坑，一個年輕的男人，狠野蠻的來調戲我，幸得逃了出來，這樣子還有什麼臉面？」十一娘細細的問他那男人的相貌，對他賠禮說道：「你不用驚慌，這個是妹子的癡阿哥，停一回，告訴我媽，拿棍子打他。」封三娘硬說要回去，十一娘留住他；等到天亮，封三娘說道：「我娘舅家裏近在眼前，祇叫把梯子送我過牆去便了。」十一娘看看不能夠留住他，喚兩個丫頭爬過牆送他走去；走到半里多路外面，他攔住了丫頭，獨自一個回去。那丫頭回到房裏，見十一娘倒在牀上，很傷心的哭，好似夫妻分散一般。後來過了幾個月，那丫頭有事體說東村去；傍晚回來，遇到封家的女兒，跟着一個老太婆走來。丫頭看了狠高興，拜着問他：封三娘也纔着眉頭，問：「十一娘身體可好？」丫頭上去拉着他的袖子

說道：『三姑娘快到我家里去，我家姑娘天天望着你，急得要死。』封三娘說道：『我也想着妹子，祇是不願意給你家裏人知道。你先回家去，把花園門開着，我自己能夠來的。』丫頭回去，告訴十一娘；十一娘聽了歡喜，依了他的話，去開了花園門，那封三娘已經在花園裏了。見了面，大家說着分別以後的話，說個不休，覺也不睡；看看丫頭睡熟了，便起身下牀，搬過去和十一娘一塊兒睡着。一個枕頭，悄悄的說道：『我原知道妹妹不會說婆婆家，拿才學臉兒人家說來，也不怕沒有做官人家的少爺來做你的女婿，但是有錢人家的官人，脾氣驕傲，沒有什麼好。如要得着一個好女婿，你須不要在有錢沒錢上講的。』十一娘聽了，也說：『不錯。』封三娘說道：『去年我和你遇到的地方，現在又在那裏做道場；明天再請你去走一過，包你看見一個心如意的官人。我年輕的時候，讀過看相的書，狼不會看錯的。』

天纔亮，封三娘便走去，約定在廟裏等他；十一娘果然跑去，封三娘已經先在那裏。四面一看，十一娘便拉他同坐車子，拉着手一塊兒走出門去；看見一個讀書人，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穿着布袍子，一點兒也不打扮，那臉兒長得狼俊秀，狼大方。封三娘悄悄的手指着說道：『這個人的才學，將來可以點翰林的。』十一娘稍稍的看了一眼。封三娘告別說道：『妹子先回家去，我隨後便來。』到

了夜裏，他果然來了，說道：『我方纔去打聽得狠細到那個人便是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孟安仁。』十一娘知道他家裏是窮的，心裏不願意，封三娘說道：『妹子怎麼和那世界上的俗人一般見識呢？這個人若說是永遠窮苦的，我便情願挖去眼珠子，不再看天底下人的相了。』十一娘說道：『依你說怎麼樣呢？』他說道：『拿你一樣東西去和他說定了親事。』十一娘說道：『姊姊怎麼這樣潦潦草草？我爹娘現在在着，他若不答應可怎麼好？』封三娘說道：『這樣子做法，正怕他不答應呢？你若主意打定了，拚着性命，怎麼能夠拗的過來呢？』十一娘一定不肯，封三娘說道：『姑娘的親事已經動了，可是難星不會退；我這樣替你做主，原是報答你從前待我的好處罷了。你不肯聽，我便去了；我便把你送給我的金鳳釵兒，借你的名兒，送給那人去。』十一娘正要拉住他再商量，封三娘已經走出門去了。

這時候，那孟官人狼窮，可是才學狠好；肚子裏打算檢一個好媳婦，所以到十八歲還不會定親。那一天，忽然看見這兩個美人兒，回家去閉上眼兒想着，一更打完，封三娘打門進去，拿燈一照，認識是白天看見的肚子裏狠高興，問他：『來做什麼？』他說道：『我姓封，范家十一娘的女朋友。』那孟官人狠歡喜，也沒工夫細問他，急急上前去抱住他，封三娘推開他說道：『我不是自己來做媒。

的，是替人來做媒的。十一娘情願和你結一個長久的夫妻，請你託媒人前去說媒。」孟官人狠詫異的不相信，封三娘便把那金釵兒拿出來給孟官人看；孟官人開心得自己撐不住，罰着咒說道：「多謝他歡喜我到這樣子！我若求不到十一娘做妻子，情願一生一世做孤老兒。」封三娘便去了。

孟官人到第二天早起，託鄰舍的老太婆，到范太太家裏去說媒；范太太嫌他窮，竟不和女兒商量，立刻回絕了他去。十一娘知道了，心裏失了望頭，狠恨封三娘害了他自己；但是那金釵兒要回來，祇好拿一條性命和他拼。又隔了幾天，有一家做官人家的兒子來說媒，怕不成功，託本地的知縣官去做媒人；這時候那做官的人家正做着大官，范先生心裏害怕他，便去問十一娘自己。他不願意，他媽問他：「爲什麼不願意？」他閉着嘴不做聲，祇是吊眼淚；叫人悄悄的去告訴他娘：「不是孟官人，死也不嫁的！」范先生聽了，越發生氣，竟答應了那家做官人家；又疑心十一娘有私情，在孟官人身上，便檢了好日子快快的給他成親。十一娘氣得飯也不吃，天天祇是呆呆的睡在牀上，到做親的前一天夜裏，忽然坐起身來，照着鏡子，自己打扮着。范太太看了，暗暗的歡喜；停了一回，那丫頭跑來說道：「小姐自己吊死了！」一家人都驚慌哭着，懊悔也來不及；過了三天，便落葬。

那孟官人自從鄰舍的老太婆來給他回信以後，氣得要死，祇是遠遠的打聽着，空望着還有挽救；後來打聽得已經有了婆家，氣得肚子裏和火燒一般，種種念頭都打斷了。不多幾時，又聽得范家小姐死了，落了葬；一肚子的傷心，恨不得跟了美人兒一塊兒死去。到晚快，走出門去，心想趁黑夜裏到十一娘墳前去哭一場；眼前一閃，有一個人走來，走近前去一看，便是封三娘。對孟官人說道：「恭喜恭喜！你的親可以成功了。」孟官人一邊吊下眼淚來說道：「你不知道十一娘已經死了嗎？」封三娘說道：「我說的成功，正是說他死了可以成功；你快喚家裏人去掘開墳來，我有希奇的藥，能夠叫他活過來。」

孟官人依了他的話，掘開了墳，打破了棺材，又把那窟窿遮沒了；孟官人自己背着屍首，和三娘一塊兒回到家裏，放在牀上，灌下藥去；過了一個時辰，便活過來。回過頭來，看見三娘，問他：「這裏是什麼地方？」封三娘指着孟官人說道：「這個便是孟安仁。」便告訴他死去救活來的情形，纔和做夢醒來一般。

封三娘怕風聲傳出去，一塊兒走開去，離着十五里路，躲在山裏的村坊裏；封三娘要告辭回去，十一娘哭着拉住他做伴，給他另外一個屋子住着。他賣去那殉葬的首飾，掣來做用度，也稍稍有幾

個錢。

封三娘每遇到孟官人走來，便逃避開去，十一娘慢慢的說道：『我姊妹兩人，親骨肉也趕不上，但是到底沒有一百年在一塊兒的，想來還不如學着娥皇女英，同嫁一個丈夫罷。』封三娘說道：『我年輕的時候，學得奇怪的本領，練着氣能夠長壽，所以不情願嫁丈夫。』十一娘笑着說道：『世間上傳下來長壽的法子，極多極多，學着他有用處的是什麼人？』封三娘說道：『我學的本領，不是世界下人能夠知道的；世界上傳着的，並不是真的法子，祇有華陀傳下來的五禽法兒，有一點兒不錯。凡是修煉的人，無非是要他血氣流通罷了；若說害了氣血不和的病，做一個老虎樣子便好了。不是有好處的嗎？』

十一娘暗暗的和孟安仁商量，叫他裝假是出遠門的樣子；到了夜裏，硬勸他吃酒，待他酒吃醉了，孟官人悄悄的跑進去，堵場了他；三娘醒過來說道：『妹子，害死我了！倘能夠色戒不破，這個道修成功了，便能夠升到第一層天上去；現在中了你們的奸計，也是命裏註定的。』便起來告辭。十一娘告訴他的真心，又求他住下，自己認罪；封三娘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是狐狸；因為見了你這標緻臉兒，忽然動了歡喜你的心，和蠶繭兒把自己網住一般，便有今朝這一天。這個是情魔裏注

定的劫數，不關着人力的；再住下去，那魔又要生出來，沒有了局的了。姑娘，你的福氣正大，好好的自己愛惜自己。」話說完，忽然不見了。夫妻兩人，又詫異又可惜了好半天。

過了一年，孟官人去考鄉場會試。果然考中了。點了翰林，送一個片子去拜會范先生。范先生不好意思，又懊悔不肯見他，再三說了。纔見孟官人向他行女婿的禮，爬在地上拜得狠恭敬，范先生狠生氣。疑心孟官人有心取笑他，孟官人請他退去了閒人，統統說出他女兒活轉來的事體來。范先生不狠相信，叫人到他家裏去打聽，纔狠詫異。又狠歡喜，悄悄的叮囑他：「不要張揚出去，怕有禍水出來。」又過了兩年，那做官人家，因為貪贓敗露出來，父子兩個人，都充軍到東三省。海兵船上去，十一娘纔敢回到娘家去，看望他的爹娘呢。

（註一）孟蘭盆會 孟蘭盆經裏說：目連和尚看

見他已死的母親，做了餓死鬼，便把鉢兒盛着飯給他母親吃；他母親正要吃時，那飯便變了一盆炭火。目連和尚跪下去告訴他的師父，他師父說道：「你的媽罪孽太重，不是你一個人

的力量做得到的，要靠各處和尚的力量；到七月十五這一天，拿果子菜蔬，供養各路菩薩。各處和尚，做着法事，超度你七代的祖宗，都叫他相信菩薩，纔可以吃得下去。」後來的人，做得格外熱鬧；在秋天的時候，便做孟蘭盆法事。那

紙紮的花果人物各樣奇巧的東西很多。

(註二)更衣 這更衣有兩樣解說：一樣是說坐得時候長久了，便起來換一件衣服，怕天氣有冷熱，一樣說更衣便是說上坑大小便出在陪書裏的。

(註三)毛遂 周朝時候，秦國打趙國，趙王叫平原君到楚國去求救兵，平原君家裏養着許多客人，要和挑一個客人一塊兒到楚國去。客人裏面有一個毛遂，他自己說願意跟平原君一塊兒去。平原君說道：『有本領的人，好似錐子藏在袋子裏，那錐尖兒立刻要攢出來的。』毛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

遂說道：『我現在便願意到袋子裏去，若早到袋子去，我便脫了柄兒攢出袋子來，不僅僅是一個尖兒罷了。』後來人說替自己說話，便叫「毛遂自薦」。

(註四)充棟 充，是滿棟，是屋子。充棟，是說東西多得塞滿子一屋子。

(註五)五禽圖 後漢時候有一個華陀，是有名氣的醫生，他有一個五禽的法子，人若害病，便學着虎鹿熊猿鳥五樣禽獸裏的一樣樣子，便身上流汗，病也好了。

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艸艸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按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猪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

更初，果至宗齋。淫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

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使絕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

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尙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壘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釜湯煮之，可斃。」家人歸，如僧

教。

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墮口聽颼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墮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爲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

數日，宗益沈緜，家人趨市爲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沈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哥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觀。

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著冰縠，常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卽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採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危劫，頓悟大道，卽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

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髻人，衣冰縠，絕色也。促舟欲逼，忽迷所往，卽撥荷蓋，果

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燻火；一回頭，化爲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爲君祟。」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爲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乃攜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竅，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卽又非石，紗帳一襲，遙聞薈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驀起挑燈，旣返，則垂髻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使化去。」宗懼而罷。

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乃自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

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過？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爲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縠尙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

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湖州地方，有一位宗湘，若是讀書人，秋天去查看田地，看見那稻子長得狠多的地方，那稻幹兒搖幌得狠利害。心裏疑惑，穿過田坂去一看，便有男女兩個人，在這荒野地方幹不正經事體；他笑了一笑，轉身要走。便看見那個男人，紅着臉兒，束好了帶兒，急急忙忙的一直走去；那女人也站起身來，細細的看他臉上，果然狠標致。心裏歡喜他，要上去和他尋歡，實在又嫌在這荒野地方不像個樣兒，便走近去，伸手去摸一摸，說道：「在這野地裏幹得可快活嗎？」那女人笑一笑，不做聲。宗湘若走近身去，揭起他身上的衣裳來，一看，那皮肉白得和豬油一般。便耐不住，伸手在他身上身下身摸着，處處摸到；女人笑着說道：「酸秀才！要怎麼樣便怎麼樣罷了。亂摸做什麼？」問他的名姓，他說道：「尋過一回開心，便各人向東向西走開；爲什麼要你細細的問我？難道要我說出名姓來，替我造貞節牌坊嗎？」宗湘若說道：「在這荒野田地露水裏，是鄉下看豬的粗人做的事體，我卻做不慣；拿你這樣標致的臉兒說來，便私下偷漢子，也要自己看重一點兒，怎麼醜到這樣子？」那女人聽了這個話，狠道不錯。宗湘若說：「我的書房離這裏不遠，請你去坐一坐。」那女人說道：「

走出家門，已經很久了，怕人疑心；夜裏我再來是了。」問宗湘若住的屋子，大門的方向，狼仔細，打便一條斜路上，很快的跑去。

一更纔打，他果然到宗湘若的書房裏來；幹了又幹，十分親熱。過了許多月，很祕密，沒人知道的；後來有一個西藏的和尚，借住在村坊的廟裏，看見宗湘若詫異起來，說道：「你身上有邪氣，曾經遇到了什麼東西？」他回答：「沒有遇到什麼？」

過了幾天，慢慢的忽然害起病來；那女人每夜裏便拿好的果子來給他吃，再三的問他，勸他，和夫妻的交情一般。但是睡上牀去，一定硬要宗湘若和他幹；宗湘若害着病，心裏很不耐煩，他肚子裏疑心他不是人，可是也沒有法子斷去他。便說道：「從前和尚對我說，有妖怪迷着我，現在果然害病，他的話說中了。明天要去請他來，求他畫符念咒。」那女人聽了，纒着眉頭，忽然變了臉色；宗湘若越發疑心他。

第二天叫人把這個情形去告訴和尚，和尚說道：「這個是狐狸，他的本領還小，容易去捉住他。」便畫着兩道符，給他叮囑道：「回家去拿乾淨酒壘一個，擱在牀面前，便拿一道符，貼在壘口；待狐狸攢進去，趕快拿一個盆子蓋上，再拿一道符貼在盆子上面，丟在滾水裏煮他，便能弄死他。」

那用人回家去依了和尚的話。

到夜深的時候，那女人纔來，伸手到袖子裏去拿出金橘來；正要走到牀前去問宗湘若的病情，忽然壩口邊條的吹一陣風來，那女人已經被他吸了進去。家裏的人急急跳起來，蓋住了壩口，貼上一道符；正要拿去鍋子裏煮他，宗湘若看見金橘撒滿了一地，回想到從前要好的情形，傷心感動起來，立刻喚他們放手，扯去符，揭去蓋。那女人打壩裏出來，狼狽得不像樣兒，叩着頭說道：『我修仙快要成功了，今天幾乎變做了灰泥。你是善心人，我立願要報你的恩。』說着便去了。

過了幾天，宗湘若的病越發利害；那用人跑到大街上去，替他買棺材。路上遇到一個女人問道：『你可是宗湘若的用人嗎？』回答他道：『是的。』那女人說道：『宗官人就是我的表哥，聽說他的病很利害，想去看看他，現在遇到有別的事體，不能夠去；有靈藥一包，請你代送去。』那用人接着，回到家裏，宗湘若一想，他的親戚都沒有表妹的。知道是狐狸報他的恩，吃下他的藥去，果然大好了；十天工夫，復了原，心裏感激他。對半空裏禱告着，願意和他再見一見面。

有一天夜裏，他一個人在房裏吃酒，忽聽得外面有人彈着手指打着窗檻；開出門去一看，便是那狐狸。看了很快活，拉着他的手謝他，請他坐下，一塊兒吃酒。那女人說道：『我和你分別以後，心裏

常常記掛着你，想沒有法子報你的大恩，現在替你尋得了一個好配頭，不知道能夠滿你的意嗎？」宗湘若問他：「什麼人？」他說道：「不是你能夠知道的。明天辰刻的時候，你早早跑到南湖裏去；如看見采菱的女人，穿亮紗帳的，便當快快的坐着船追上去。若到不見的時候，便看那個傍邊，有一朵短幹的荷花，躲在葉子底下的，便去採下來；拿蠟燭火燒着他的花蒂兒，便可以得着一個美人兒，又可以長壽。」宗湘若很相信他的話，停了一回，他說要去了，宗湘若再三拉住他；那女人說道：「自從受了難以後，忽然明白大道理；怎麼可以因為被裏面的歡喜事體，叫人厭惡？」說着板起臉兒來告辭去了。

宗湘若依了他的話，到南湖去，看見荷花池裏標緻的女人很多；裏面有一個披着髻兒的女人，穿着亮紗衣裳，很標緻的臉兒，搖着船追上前去，轉眼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便去攔荷花堆兒，果然有紅蓮花一朵，幹子不滿一尺長，折着回到家裏，走進門，擱在桌子上；拿過一枝蠟燭來，正要點火，一回頭，便變做了一個美人兒。宗湘若又詫異又歡喜，對着他爬在地下拜；那女人說道：「癡官人！我是狐狸精，便要害你。」宗湘若不聽他的話，那女人說道：「是什麼人教你？」他回答說道：「我自然能夠認識你，怎麼要別人教呢？」拉住他的臂膀，走進裏屋去；跟着他的手一跌，變了一

塊怪石頭，高有一尺多，面面玲瓏。便拿去供在桌子上，燒着香，對他拜了又拜，嘴裏禱告着他；到了夜裏，關上門兒，塞住屋子裏的空洞兒，祇怕他逃去。到天亮一看，便也不是石頭，紗衫兒一件，遠遠的聞到一陣一陣香氣，解開領口大襟一看，還留着胭脂粉兒的班點。宗湘若蓋上被頭，抱住他睡在牀上；到天晚他起來點燈，點好燈，叫過去一看，那披鬚髮兒的女人，卻睡在枕兒上。他歡喜極了，怕他再變去，苦苦的求着他，纔走近去；那女人笑着說道：「真是前世裏的孽障啊！不知道什麼人多嘴？便給你這個瘋子纏死人！」便也不再推避。在那裏幹的時候，好似當不住的樣子，再三求他住手；宗湘若不聽他。那女人說道：「你若這樣子，我便要變了逃走去。」宗湘若怕他逃走，便住了手。從此兩個心裏很要好，那金銀綢緞，常常滿箱子藏着，也不知道他打什麼地方來的。那女人見了別人，祇是是的答應着，好似嘴裏不能說話的。宗湘若也瞞住了人，不說出這奇怪事體來。肚子裏有了十多個月，算定日子，要養下來了；走進屋子，叫宗湘若關上房門，不許別人來打門。自己便拿一柄刀，破開肚臍下面，把孩子拿出來；叫宗湘若撕一塊綢，包起來。隔了一夜，便好了。又過了六七年工夫，對宗湘若說道：「前世欠你的孽緣，已經還滿了，要告辭去了。」宗湘若聽了，淌下眼淚來說道：「你到我家來的時候，我窮苦得自己也養不活；靠着你稍稍的多幾個錢，怎麼

好意思說要分別呢？況且你又沒有家的，日後孩兒長大起來，認不得娘，也是一件可恨的事體。」那女人也縐着眉心說道：「在一塊兒的時候，一定有分散的時候，這是一定的道理；這孩兒的臉相，是有福氣的，你也是長壽的，還要求什麼呢？我本來姓何，倘承你記掛我，抱住我舊時的衣裳，叫一聲荷花三娘子，便能夠見面。」話說完，脫下那件衣裳來說道：「我去了。」忙看時，他飛起來，已經在頭頂上了；宗湘若跳起來拉住他，捉住了一只鞋子。鞋子落在地下，變成了一隻石燕子，顏色紅得比硃砂還紅，裏外透明，和水晶一般，拾着藏起來。打開箱子一看，他初來時候穿的一件亮紗衣裳還在，每到想着他的時候，抱住那衣裳，「喚三娘子」便活像一個姑娘，笑嘻嘻臉兒，很像平日在時一般，祇是不說話罷了。

一位朋友說道：「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陸放翁的好詩句，可算得替這個荷花三娘子畫了一張小照。」

(註一) 狼狽，是兩樣野獸。狼的兩隻前脚，便不能動。人到沒法的時候，便像他。很短，走路的時候，便要爬在狼身上；沒有狼，他(註二) 饒舌，是多；饒舌，是多說話。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覩其父他往，又趨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

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

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

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卽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局如故；問諸隣居，始知姚原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快快而歸；爲之卜婚，屢梗，母怪怒之，僕私以巽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

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緇已字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

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

適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隣，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癡念：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蚤緣，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

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疑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略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霧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而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塔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願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也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

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篤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

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

繡大駭。不敢詰主，且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覘然曰：「西隣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隣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尙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尙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

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刀，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鏡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

劉信狐言，逕如蓋怨舅之誑己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略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婿於廣甯，若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徬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

諭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白解；又久之，信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髮垢耳，步履蹉跎；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真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非賈冒者；父攜妾自廣甯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知，宜與同歸。』」

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妝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榻褥，使從己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

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啓之，化爲赤土，疑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僞，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孳廉入曰：「快意如此，當謝憲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及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

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

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聽，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思慕，歸卽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年，我感汝二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

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甯來，當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之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海州地方劉子固，十五歲的時候，到蓋州地方去看他的娘舅，看見雜貨鋪子裏一個姑娘，標緻得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心裏歡喜他，悄悄的走上鋪子去，推說是買扇子，那女人便喚他父親，那父

親出來，劉子固心裏很不快活，故意還他狠低的價錢，回出來。遠遠的望見他父親到別處去了，又跑上前去；那女人又要去尋他的父親出來，劉子固攔住他說道：『不用喚他出來，祇說這東西要多少錢，我不是惜錢的。』那女人聽他的話，故意抬高價錢；劉子固不好意思和他講價錢，放下錢便去。明天又跑去，又是這樣子；走了幾步路，那女人追上去喊着說道：『回來！方纔說的價錢是假的，這錢太多了。』便拿一半錢還他。

劉子固越發感激他老實，觀空便去；從此一天一天的熟識起來，那女人問：『官人住在什麼地方？』劉子固便老老實實告訴他，又回問他；他自己說姓姚，臨走拿那買的東西，那女人拿紙替他包好，又用舌頭舔着涎水黏住；劉子固藏在衣袋裏回來，不敢再打開來，怕糊塗了他舌頭的痕跡。過了半個月，給用人看見了，悄悄的和他的娘舅說了，再三拉着他回家去。他心裏時時刻刻想着他，自己坐立不安，拿出買來的香水手帕胭脂花粉許多東西，悄悄的藏在一隻箱子裏。沒有人的時候，便關上房門；自己拿出來看一遍，看一樣，想一回。

到第二年，又到蓋州地方去；行李纔放下，便跑到那女人鋪子裏去。到了一看，見四面門窗關上，滿肚子失望回去；還疑心他暫時出外去不會回來，一早起來又跑去一看，那門依舊關着。問他的鄰

舍纔知道那姓姚的原是廣甯地方人，因為做買賣，得不到大好處，所以暫時回家去，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來。他垂頭喪氣的住了幾天，滿肚子不高興，回到家裏，替他做媒，常常不聽娘的話；他母親又詫異又生氣，那用人暗暗的把從前在蓋州的情形告訴他娘。他娘越發管住他，蓋州這一條路，從此便斷了。

劉子固心裏恍恍惚惚的不快活，飯也少吃，書也不讀；他母親憂愁得沒有法子，心想不如依了他的心願，便檢定了日子，收拾行李，打發他到蓋州去。轉託他娘舅替他做媒，他娘舅受了託，到姚家去。停了一刻工夫，回來，對劉子固說道：『事體不成功了！阿繡已經許給了一個廣甯人。』劉子固聽了，垂頭喪氣，灰心絕望，回到家裏，持着那箱子嗚嗚咽咽的哭，跑來跑去，肚子裏轉着癡念頭，祇望天底下有和他相像的女人。

恰巧遇到有一個媒人跑來，竭力稱讚復州地方一家姓黃的女兒，怎麼樣標緻；劉子固怕他的話靠不住的，自己坐着車子，到復州去。走進西門，見朝北一家人家，兩扇門半開着，裏面一個姑娘，狠像是阿繡。再留神一看，那個姑娘，一邊走着，一邊回過頭來看着，進去了一點兒也不錯。劉子固肚子裏十分疑惑，便租着屋子，住在他東面隔壁，細細的打聽，這人家姓李，再三細想：『天底下難道

有這樣相像的人嗎？」住了幾天，沒有法子去認識他；祇是天天眼睛不住的看，候在他門口，便望那姑娘再走出來。

有一天，天正晚，那姑娘果然出來；忽然看見劉子固，便回轉身關上門，拿手指着後面，又翻過手心來在額角上按一下，便進去。劉子固看了，快活極了，祇是不知道他什麼意思；用心想了一回工夫，慢慢的走到他屋子後面，見一片荒園裏很冷靜，西面有一帶短牆，大約和肩膀一般高；心裏忽然明白了，便縮着身體躲在草堆裏。好半天，有一個人打牆上露出頭來，輕輕的說道：「來了嗎？」劉子固答應着，站起身來，細細的一看，真是阿繡，便不覺十分傷心；眼淚吊下來，和線一般。那姑娘隔着牆，撲出上身來，拿手帕替他抹着眼淚，那勸解他的話說得狠甜蜜。劉子固說道：「想盡法子，不得如願；自己道是今生今世已經是罷休的了，怎麼料得到還有今天這一夜？可是你怎麼能夠到這個地方來呢？」他說道：「那姓李的，是我的表叔。」劉子固叫他爬過牆來，那姑娘說道：「你先回去，打發你的跟人，到別地方去睡，我便自己來。」

劉子固依了他的話，坐在屋子裏等他；停了一回，那姑娘悄悄的走進來，打扮得不十分漂亮，穿的衣裳，還是舊時的。劉子固拉他坐下，統統告訴他，想得好苦，找得好苦，便問：「聽說你已經許給別

家了，怎麼還不會出嫁？」姑娘說道：「說我許給人，是謊話；我父親因為路隔得太遠了，不情願和你結親眷。這個怕是娘舅推託的說話，要斷你的指望罷了。」後來睡到牀上去，那種親熱的情形，快活得說也說不出？到了四更時候，便急急起來，爬過牆去了。

劉子固從此到復州去的念頭，統統忘記了；做客人住在這地方半別月，絕口不說回家去。有一天夜裏，那用人起來喂馬，看見屋子裏燈火還亮着，跑去一張，看見那阿繡，狼詫異，不敢問他的主人，先出去打聽街上的人，纔回來問劉子固說道：「夜裏和他來去的是什麼人？」劉子固起初瞞着不說，那用人說道：「這裏房屋狠冷靜，鬼和狐狸精住着狠多；少爺也要自己小心。那個姚家姑娘，做什麼跑到這地方來？」劉子固纔紅着臉說道：「西面鄰舍，是他的表叔，有什麼可疑心的？」那用人說道：「我已經去打聽過了，打聽得很明白：東面的鄰舍，祇有一個孤老太婆，西面人家，一個兒子，年紀還小，另外沒有至親住在他家裏的。一定是鬼怪，若說不是，怎麼有隔了幾年的衣裳還不換去的呢？況且他的臉色太白，兩面把掌稍稍瘦削，笑起來，那地方沒有酒窩兒，趕不上阿繡的標緻。」劉子固再三回心一想，便十分害怕，說道：「這位怎麼好？」那用人商量等他來的時候，拿刀打他。

到了夜裏，那女人來了，對劉子固說道：「知道你疑心我，但是我也沒有別樣壞心，不過來完結這一段前世的緣分罷了……」他話不會說完，那用人打開門，急急跑進來，這女人喝住了他，說道：「丟了你的刀！快預備酒菜，要和你主人說幾句話分別。」那用人自己丟下了刀，好似有人奪下來一般；劉子固看了，越發害怕，勉強擺上酒菜來。那女人說說笑笑，和平常一樣；對劉子固說道：「我知道你的心事，正想法子幫你的忙；怎麼你便埋伏刀鎗要殺我？我雖然不是阿繡，狠自己相信這臉兒也不輸給他。你看來還不及他嗎？」劉子固身上的毫毛，根根倒豎起來，閉着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女人聽得外面打過三更，拿起酒杯來，一口吃下去，站起來說道：「我暫時走開，等你拜過堂以後，再和你家裏的美人兒比比，誰好看誰不好看？」一轉身便不見了。

* * * * *

劉子固聽了狐狸的話，一直動身到盪州去，恨娘舅造謊哄他，也不住在他家裏。他住的屋子，靠近姚家，託媒人替自己去說媒，暗地裏給他許多錢；姚家的妻子說道：「我家叔叔給他到廣甯去說媒，他父親因為這個緣故，成功不成功還不會知道；要等叔叔回家來的時候，纔可以商量這頭親事。」劉子固聽了這個話，肚子裏七上八下，打不定主意；祇是牢牢的守着，等他家叔叔回來。

過了十多天，忽然聽得兵變，還疑心是謠言，自己安慰自己；又過了許多日子，那信息越發緊了，便收拾行李動身。到半路上，遇到亂兵，主人和用人大家失散了，被奸細捉了去；看看劉子固身體很文弱，便不十分看住他。他便偷了馬騎着逃去，到海州地方上，看見一個女人，蓬着頭髮，滿臉醜態，走着路一蹩一蹩的；劉子固跑過他面前，那女人喊道：「騎在馬上的可是劉官人嗎？」劉子固勒住馬頭，回過頭來，細細一看，是阿繡；心裏仍舊疑心他是狐狸精，說道：「你可是真的阿繡嗎？」阿繡問他：「你怎麼說出這話來？」劉子固告訴他從前遇到狐狸的事體，阿繡說道：「我是真的阿繡，並不是假冒的；我父親帶着我到廣甯回來，遇到亂兵，被他捉去，騎在馬上，常常吊下來；忽然來了一個女人，拉住我的臂膀，逃得很快。在亂兵堆裏，東攢西跑，也沒有來查問我們的人；那女人走路很快，飛的一般，拚命趕也趕不上。走了一百步路，腳上的鞋子常常落下來跑了好半天，聽得喊殺的聲音，慢慢的離得遠了，便放了手說道：『我們再見，前面都是大路，可以慢慢的走，歡喜你的人快要來了，可以和他一塊兒回去。』」

劉子固知道那女人是狐狸，心裏感激他，便告訴阿繡住在蓋州的緣故；阿繡說：「他的叔叔替他到方家去說媒，不曾說定，那兵便變起來了。」劉子固知道他娘舅說的不是謊話，拉阿繡上馬來，

兩人疊起來騎着回來。走進門去。見母親好好的在着，便十分高興，吊着馬進去，告訴他們是打什麼地方來的。那母親聽了也歡喜，替他洗臉梳頭，打扮好，那臉兒長得狠標緻，越發歡喜說道：「怪不得這個癡孩兒，做夢也不忘記的。」便鋪好被褥，叫他跟着自己睡，又打發人到蓋州去，送信給姚家。沒有幾天，姚家夫妻一齊來了，檢了好日子做了親，便回去。

劉子固藏在箱子裏的那包兒，依舊好好的，有一盒子粉，打開來一看，變了紅泥，狠奇怪。阿繡笑着說道：「幾年前欺騙你的事體，現在纔破露。那時看你任憑我包着包兒，也不看看真假，所以拿這個來和你開玩笑。」正在說笑的時候，有一個人掀着門簾進來，說道：「快活得這個樣子，可以謝媒人了。」劉子固一看，又是一個阿繡了；待到喚他母親來，母親和他家裏人統統跑來，沒有人能夠分別得出來的。劉子固回過頭去，兩面看着，也弄糊塗了；定着眼睛看了好半天，纔對他作一個揖謝他。那女人拿鏡子自己一照，臉兒紅着走出房去，尋已經不見了。夫妻兩人想他的好處，替他立一個牌位在屋子裏供着。

有一天夜裏，劉子固酒吃醉了回來，房裏裏暗暗的，沒有一個人。正在自己點燈，那阿繡來了；劉子固拉着他，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來？」他笑着說道：「酒臭氣薰着人，叫人耐不住，這樣子盤問我，

誰去偷了漢子回來嗎？」劉子固笑着，捧住他的臉兒；那女人說道：「官人看我和那狐狸姊姊誰長得好看？」劉子固說道：「你勝過他。可是粗心的人，分別不出來的。」停了一回，關上房門，尋快活；停了一回，有來打房門的，那女人坐起來笑着說道：「你也是粗心的。」劉子固聽了不懂，跑去開門，那阿繡走進房來，狼詫異，纔明白方纔和他說話的是狐狸，暗地裏還聽得他的笑聲。夫妻兩人對着半空裏禱告着，求他見一見面，狐狸說道：「我不願意見阿繡。」問他：「爲什麼不另外變一張臉兒？」他說道：「我不能夠。」問他：「爲什麼緣故不能夠？」他說道：「阿繡是我的妹子，前世不幸短命死了；他活着的時候，和我跟着母親到天宮裏去，見了西王母的臉兒，心裏暗歡喜他回到家裏，使用心學着，妹妹比我聰明，一個月工夫，連神氣也像我；我學了三年纔成功，但是到底趕不上他。現在已經隔了一世，自己可以勝過他了，不想還是照舊一般。我感激你兩人的一番好心，所以常常來看看你，現在我暫時要回去了。」便不再說話了。

從此隔着三天五天便來一過，一切疑心不決的事體，都去問着他；遇到阿繡回娘家去的日子，他也常來留住着幾天不去。家裏的人都見他害怕，躲着；有東西不見了，他便打扮得齊齊整整，端端正正的坐着，頭上插着玳瑁簪兒，有幾寸長。喚了用人來，板着臉兒對他說道：「你偷的東西，夜裏

悄悄的去送在那地方；你若不送去，便給你頭痛得狠利害，不要懊悔來不及。」到了天亮，果然在那地方尋到了。過了三年以後，絕腳不再來；遇到不見了金銀綢緞，阿繡便學着他的打扮，拿來嚇用人，也常常有效驗的。

(註一)小郎 女人喚丈夫的兄弟，便稱小郎；出

(註二)皮相 粗人祇知道看外面，不知裏面真

在世說裏。

(註三)贗冒 贗，便是假；贗冒，便是假冒。

假，便叫皮相。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

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孀，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屑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厚之。

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悠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

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訕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歡笑，不爲嫌。

第喜謔，刺布作圓，踢蹴爲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確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笑，以手扞牀旣退，怒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

女笑拉公子，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塵塗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豔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卽微聞焉，亦若置之。

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翦素絲作濃髻，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當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爲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懷怨，終夜不寢。

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爲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讖，慚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

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忽見公子袞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冕，襪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

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公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

給諫歸，抗疏揭王不軌，袞冕作據，上驚驗之，其疏免，乃梁黠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愁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咸獲，並言無他，惟頗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

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

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捏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

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矚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恚，以首觸

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衲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偏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之，攜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琴瑟靜好，如形影焉。

年終，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望誤，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羸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卽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

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斂，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

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廐卒捉鞵，登鞍以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

「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耶？」紅衣者曰：「紫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既而紅衣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後而下之，曰：「二年不見，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

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河園中，日共食用而已。

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曩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噫，妾老矣！」公子曰：「年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

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育，恐誤君宗嗣，請

娶婦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至，女爲新人製衣履，齎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往，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甯，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覩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願失聲於飯飯，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王太常是紹興人，年紀小的時候，白天睡在榻上，忽然天上起了一朵雲，遮着屋子裏，黑黢黢的，很響的雷打下來，有一樣東西，和貓一般大小，跑來躲在他的身體下面，轉來轉去，不走，開停了一回，天晴了，那東西便一直跑去，一看，不是貓，纔害怕起來，隔着一間屋子，喚他的哥哥來，他哥哥聽了，歡喜着說道：「弟弟一定要做大官，這是狐狸來躲避雷打的災難。」後來果然年輕的時候，中了進士，得了縣官的職銜，進京去做侍御。

養一個孩兒名叫元豐，生性十分癡，十六歲還不知道男女的分別，因爲這個，那鄰舍朋友沒有

給他說媒的王太常心裏憂愁，齊巧有個女人帶了一個年輕的姑娘上門來，自己當願把姑娘給他做媳婦；看看那姑娘笑嘻嘻的，真是天仙一般標緻。王太常心裏歡喜，問他的名姓，他自己說：「姓虞，女兒小翠，年紀十六歲了。」和他商量聘金，他說道：「女兒跟着我，吃鷄糠也吃不飽；有一天給他住在大房子裏，使喚丫頭用人，吃着魚肉白飯，他也快活，我的心事也完了。難道是賣白菜的，要討價錢的嗎？」太太聽了歡喜，好好的看待他；那女人便喚他女兒拜見王太常和太太，叮囑他說道：「這便是你的公婆，要小心服侍着；我的事體很忙，暫時回去三兩天再來。」王太常喚用人拉一匹馬送他回去。那女人說：「家離這裏不遠，不必勞動你們費事。」便走出門去。小翠一點也不傷心捨不下，便打開箱子裏面找尋花樣；太太看了也歡喜他。過了幾天，那女人也不來，問小翠：「家住在什麼地方？」小翠也傻頭傻腦的不能夠說出到他家裏的道路來，便收拾另外一所院子，給他兩夫妻行了禮。

那班親戚聽說檢得一個窮家姑娘做新媳婦，大家笑他，批評他；後來見了這姑娘的相貌，大家都詫異，許多人的笑話，便沒有了。這姑娘又是很聰明，能夠看得出公婆的喜怒；王太常兩夫妻寵愛他，憐惜他，比平常人過頭。可是心裏常常擔憂，怕他恨兒子有癡病；但是小翠也狠和他說笑，不嫌

惡他。

祇是歡喜鬧玩笑，纔做成一個球，踢着玩；穿一雙小皮靴，踢在幾十步路外面，哄着公子趕去拾起來。公子和他的丫頭，常常淌着汗，輪着跑來跑去。有一天，王太常偶然打他門外走過，那個球飛也似的踢出來，一直打中了他的臉兒。小翠和丫頭一齊轉身逃去，公子還是跳着追出去。王太常看了生氣，拿石塊打他，纔倒在地下哭起來。王太常把這情形去告訴太太，太太跑去責問小翠。小翠祇是低着頭，微微的笑着，拿手爬着牀沿，待太太去了，依舊玩着，跳着，拿胭脂花粉塗在公子臉上，弄得五花斑爛，和鬼一般。太太見了氣極了，喚小翠過去罵他，小翠靠着桌子弄着帶子，沒有害怕的樣子，也不說話。太太沒有法子說他，便拿棍子打他的兒子，元豐大哭起來。小翠纔臉上變了顏色，跪在地下求婆婆饒恕。太太的氣便立刻消滅，丟了棍子去了。

小翠笑着拉了公子，公子走進房裏，小翠替他撲去衣服上的灰塵，抹眼淚，摸摸那身上棍子打過的傷疤，給他棗子栗子吃。公子住了哭，又開心起來。小翠關上房門，又打扮公子做霸王，做沙皇地，方的人，自己便穿了美麗的衣服，束細腰兒，打扮做虞美人，跳來跳去，學營帳裏的跳舞。有時頭髮上插了雄雞尾巴毛，彈琵琶，丁丁東東的，滿屋子叫着笑着。天天兒玩慣了，王太常因為兒子有癡

病，也不好意思過意管束媳婦；便是稍稍聽得點兒聲響也，聽他鬧去。

同住在一條巷裏，有一個姓王做給諫官的，相隔十多間門面，但是一向彼此不合意的。這時候正遇到三年大考，官員恨王太常得做河南道台，心裏想謀害他；王太常也知道他的意思，心裏憂愁也沒有法子。有一天，夜裏他早睡了，小翠穿戴和宰相的樣兒，剃白髻兒做大鬍鬚，又拿男人用的衣服，打扮兩個丫頭，做宰相家人的樣子。偷騎着馬房裏的馬，出去，笑說道：『要去見王先生。』跑到給諫的門口，便又拿馬鞭打着跟人說道：『我見的是做侍御官的王家，誰去見做給諫官的王家呢？』牽轉馬頭，待到了家門口，那看門的錯認着是真的跑進去告訴王太常；王太常急急起來迎接，纔知道是兒媳婦鬧着玩笑。氣得狠，對太太說道：『別人正在那裏尋我的錯處，反拿女孩兒們玩兒的事體，走上門去給他看。我家的禍水不遠了！』太太也生氣，跑到小翠房裏責罵他，小翠祇是癡笑，並不說一句話打他，又不好意思，趕出他，他又沒有娘家。夫妻兩人怨恨，一夜不曾睡覺。這時候宰相某老，狠威風，他的儀仗衣服用人，和小翠假扮的沒有一點兒分別。王給諫官也錯認做真的，常常叫人到王太常家來打聽，到半夜裏，還不見客人出來，疑心宰相和王太常有私地裏商量的事體。第二天早晨，上朝，見了面，問道：『昨天夜裏宰相到你家裏的嗎？』王太常疑心他有意

取笑，便紅着臉應了幾聲，沒有十分響亮的話回答他。給諫心裏越發疑心，那想謀害他的心思便丟開；從此以後，越發和王太常要好。王太常打聽出他的意思來，暗地裏歡喜，便悄悄的叮囑小翠改了這玩兒的事體，小翠笑着答應他。

過了一年，那宰相革去了官，恰巧有拿一封私信送給王太常的，錯送到王給諫家裏。給諫十分得意，先託一個和王太常要好的，去向他借一萬塊錢。王太常回絕他，給諫自己跑到王太常家裏，王太常聽說有客來，便尋一件布袍子找不到，給諫候了好半天，恨太常怠慢他，氣轟轟的便要回去；忽然看見公子穿着龍袍金冠，有一女人從門裏面推他出來。給諫狠詫異，停了一回，看明白了，笑着拉住他，脫下他的衣裳帽子來，包做一包兒拿去了。王太常急急跑出來，那客人去得已經遠了；聽得這情形，害怕得臉色和泥土一般。大哭着說道：『這個是禍水！不多幾天，便要殺盡我一族了！』和太太拿着棍子跑去，小翠已經知道了，關上房門聽他叫罵。王太常生氣，拿斧子來劈門，小翠在屋裏笑着說道：『公公不要生氣，有新媳婦在這裏，刀鋸斧鉞，做媳婦的自己去承當，一定不叫他拖累你兩位老的。公公這個樣子，可是要殺媳婦，滅了這張嘴嗎？』王太常聽了，便住了手。給諫回到家裏，果然上奏章，說王太常造反，拿那龍袍金冠做憑據，皇帝詫異，一看他那帽上的珠

串兒，是梁燕的心兒做的，龍袍是破布的黃包袱做的。皇帝生氣，說他錯冤枉人，又喚元豐來，看他那癡樣子，癡得利害，笑着說道：「這樣子可以做皇帝的嗎？」便送到執法官那裏，給諫又控告王太常，說他家有妖怪。那執法官狠利害的審問，太常家裏的用人，大家說沒有別的妖怪，祇有傻媳婦癡兒子，天天鬧着玩笑。那鄰舍人家，也沒有別的話，便定了罪，判王給諫充軍到雲南去。

王太常從此便疑心小翠，又看他母親許多日子不來，想他不是人，叫太太去打聽盤問他，小翠祇是笑着不說話。再三追問他，便把手遮着嘴笑着說道：「孩兒是玉皇大帝的女兒，媽媽不知道嗎？」不多幾天，王太常陞做京卿，年紀五十多歲了，常常憂愁沒有孫兒，小翠在王家住了三年，夜夜和公子分牀睡，好似不曾有過私情事體。太太把牀搬去，叮囑公子和媳婦一塊兒睡，過了幾天，公子告訴他母親說道：「你借我的牀去，硬不肯還我，小翠夜夜拿腿擱在我的肚子上，氣也喘不過來，又常常挖人的大腿裏面。」丫鬢老媽子聽了，沒有一個不發笑，太太喝着拍着，叫他回房去。

有一天，小翠在房裏洗澡，公子看見了，要和他一塊洗。小翠笑着攔住他，叫他等待一回，小翠洗罷出來，便又倒熱水在盆裏，脫去他的衣褲，和丫鬢扶他到盆裏去。公子覺得蒸悶，大喊要爬出盆來，小翠不聽，拿一牀被罩住，停了一回，沒有聲息，揭開被來一看，已經死去。小翠笑着，一點兒也不着。

慌；拖他攔在牀上，抹乾淨了身體，蓋上兩重被。太太聽得了，哭着進來，罵着說道：『癡丫頭！怎麼弄死了我的兒子？』小翠笑嘻嘻說道：『這樣子的呆兒子，到不如沒有的好。』太太聽了越發生氣，拿頭去撞小翠，鬢們搶着拉住解勸他；正亂哄哄的時候，一個丫頭跑來說道：『公子有叫喚的聲音了。』太太去抹了眼淚，去抱着他；祇見他吁吁氣的，那汗四面淌下來，打濕了被褥。有一餐飯工夫，汗住了，忽然撐開眼睛，四面一看，一個一個看着家裏的人，好似不認識。說道：『我現回服想到從前的樣子，好像做夢一般。不知是什麼緣故？』太太聽他的話，沒有優氣，很奇怪，拉他去見父親，再三試着他，果然不癡。狠歡喜，好似得着了沒有價錢的寶貝。便搬回牀去，放在老地方；又鋪着被褥枕頭，暗地裏看着。

公子走進房去，統統打發丫頭出去；早晨去偷看，那牀空擺着。從此那癡癩的樣子，不再發了。那夫妻兩人，安靜和好，好似身體跟着影子呢。

到年底，王太常被王給諫的同黨上奏章，說他不好，革去了官，稍稍有一點錯處；舊時有一個廣西撫台，送的白玉瓶兒，價值幾千塊錢，打算拿這個瓶出去送給當時的大官。小翠歡喜這瓶，拿在手裏看看；一不小心，失手落在地下打碎。小翠不好意思自己去告訴公婆。王太常夫妻正因為革了

官，肚子裏不舒服；聽說打破了瓶，便生氣，一齊開口喝罵。小翠也生氣回出來，對公子說道：「我在你家裏，替你們保牢的不止一個瓶，怎麼便不稍稍留一點臉面。實在對你說，我不是人呢；因為母親遭雷打的難，狠受你爺爺保護，又因為我兩人有五年的前世緣份，所以叫我來報答從前的恩德，了却從前的心願罷了。我受了你家的責罵，便拿頭髮也不能夠記得清楚，所以不立刻走，是因為五年的恩愛不會滿。現在這樣子，怎麼可以稍留一刻呢？」說着，狠生氣的出去，追出去，已經不見了。王太常肚子裏也悶悶的，好似丟了一樣東西；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公子走進房裏去，看見他贖下來的花粉，留下來的釵兒，狠傷心的哭得要死；睡覺吃飯都不舒服，一天一天的瘦下去。王太常狠憂愁，急急替他娶一個填房，拿來解他的心事；那公子不快活，祇等一個好畫師，畫一張小翠的像，日日夜夜在像跟前供酒禱告。

快到兩年工夫，偶然因為事體打別地方回來，月光兒照得很亮，村坊外面有公家的花園，他騎着馬打牆外走過，聽得笑聲。他勒住了馬韁，叫馬夫拉住了繩子，他爬上馬鞍上去一望，祇見兩個姑娘在裏面玩兒，天上雲遮着月亮光兒，模模糊糊不狠看得清楚。祇聽得一個穿綠衣裳的說道：「丫頭，應當趕出門去！」一個穿紅衣裳的說道：「你在我家的花園裏，反要趕出什麼人？」綠衣

裳的說道：「丫頭不害臊，不會做媳婦，被人趕出來，還要冒認別人的產業嗎？」紅衣裳的說道：「總勝過你這老丫頭沒有主顧的！」聽他說話的聲音，很像是小翠，便連連喊着穿綠衣裳的姑娘進去，說道：「暫時不和你爭論，你的漢子來了。」停了一回，穿紅衣裳的走上前來，果然是小翠，快活得很，小翠叫他爬上牆去，拿東西接他下來。說道：「兩年不看見，瘦得祇賸一把骨頭了。」公子拉着他的手，淌下眼淚來，細細告訴他相思得苦。小翠說道：「我也知道，祇是沒有這臉面再見家門，今天和大姊在這裏遊玩，又和你碰到了，便可知是前世注定的緣份，不能夠躲避的。」要他一塊兒回去，他不肯，便求住在花園裏，答應他。

叫用人跑回家去告訴太太。太太聽了詫異起來，帶了一肩轎子，跑去開了鎖，走進花園去。小翠迎出來拜見，太太拉住他的臂膀，淌下眼淚來，再三說從前自己的錯處，說得自己不能夠容身。又說道：「你如一點兒不記我的錯處，請你一塊兒回家去，叫我年老人也放了心。」小翠竭力推託，不肯回去；太太怕他住在這荒野的花園裏冷靜，商量多喚幾個用人來服侍他。小翠說道：「我別的人都不願意見他，祇有從前兩個丫頭，朝朝夜夜在一塊兒，不能夠不想他；在外面祇叫一個老家人看看門，另外都沒有什麼再要的了。」樣樣依了他的話，推說公子在花園裏養病，天天拿吃的

用的東西去罷了

小翠常常勸公子另外娶了一房媳婦，公子不依；後來過了一年多，小翠臉色聲音慢慢的和從前兩樣了。拿出畫的像來比一比看，顯然好似兩個人，很詫異。小翠說道：『看我現在的面貌，比從前怎麼樣呢？』公子說道：『現在標緻原標緻，但是比到從前便好似趕不上。』小翠說道：『想來我老了。』公子說道：『二十多歲的人，怎麼能夠老得這樣快？』小翠笑着，燒去那畫像，趕快搶着，已經燒完了。

有一天，對公子說道：『從前在家裏的時候，婆婆說我到老也不養兒子；現在爹娘年老，你也太孤零。我實在不能夠生養，怕耽誤了你的子孫，請你娶一房媳婦，在家裏朝晚服侍公婆，你在兩面來來去去，也沒有什麼不便當。』公子也道：『不錯。』便送聘禮到姓鍾的翰林家裏。好日子到快了。小翠替新娘子做衣服鞋子，打發人送到婆婆家裏；待到新娘子走進門，那說話面貌行動，和小翠沒有絲毫的兩樣。很詫異，跑到花園裏，那小翠已經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問丫頭，丫頭拿出一塊紅手巾來說道：『娘子暫時回娘家去，留這個東西給公子。』打開手巾，祇見掛着半圈兒的玉環一個；肚子裏已經知道他回家了，便帶着丫頭一塊兒回去。祇是時時刻刻不忘記小翠，幸而見

了這新娘娘，好似見了舊時的妻子一樣。纔知道鍾家這門親事，小翠早知道的，所以預先變了這新娘娘的面貌，可以安慰他日後掛念的意思。

異史氏說道：「一個狐狸精，因為人家無意中的恩德，便還知道報答；那自己受他救命的好處的，反因為打破一個瓶，便破口罵人，怎麼這樣小器呢？斷絕了以後，又見面，慢慢的想法子脫身回去，纔知道仙人的用情，也格外比世上人深呢！」

(註一)大計 計便是查考；前朝做官的，三年一大計，有功的紀功，有過的紀過。

(註二)虞侯 在衙門裏當差的用人，便叫做虞侯。

(註三)赤族 前朝皇法，一個人犯了大罪，便把

那人的本家，統統殺完，便叫做赤族。赤是殺光。

(註四)臧獲 男女用人，統統做臧獲；有的說：蒙古人和平常女

人生下來的兒子，叫做獲；有的說：江北人，罵男人叫做臧，罵丫頭叫做獲；有的說：男人娶丫頭做妻子，叫做臧，女人嫁男人，叫做獲。

(註五)膠續 膠續是比方娶填房妻子。漢武帝時候，西海送膠來。那膠是鸞鳥的血煎成的。武帝有一天，弓絃斷了，拿膠接上去，用了一天，不會斷。武帝很歡喜，便取這膠的名兒，叫做「續絃膠」。現在都拿這名兒來比方娶填

房的。

(註六)玉玦 半個玉圈兒，叫做玦；拿玦送人，

便是和他分別，永遠不見面的意思。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

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穀帳中，婢以鈎掛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其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

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益

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臨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豔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

是夜，少年不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碗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託製藥去。

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繆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

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舉石恐背約，請與媪盟。媪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卽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迹，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者失。

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逡反身去。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

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培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

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想望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

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癯，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吊。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

則縷經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東海經此，得翁因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噉嗚，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性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

一日，味爽，啟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闈，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籍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素述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卽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乎？聞之忡舞，女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

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

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女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藝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

石乃卽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爲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寒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齜齜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睽炯，似有慍色。旣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

三日前，已有人報，媪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還，

在卿爲負義。道里雖近，當亦復不過問。何不信之與有？

女次日去，二日卽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尙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誑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旣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不相能者，類如此。」

石大璞是泰山地方的人，歡喜符咒的事體，有一個道士遇到他，稱讚他聰明，收他做徒弟。打開書架子，拿出兩卷書來，上一卷是趕狐狸，下一卷是趕鬼的，便把下一卷教授他，說道：「用心讀這個書穿的，吃的美人兒，統統有了。」問他的名姓，說道：「我是汴梁城北村元帝觀裏的王赤城，便是。」留他往下幾天，統統拏祕訣教給他，石大璞從此便很能做畫符念咒的事體，拏錢來拜他做先生的，腳跡擠滿了門口。

有一天，有一個老頭兒走來，自己說姓翁，拿銀錢綢緞擱在桌上，說他的女兒害鬼病，已經很凶險，一定要他親自跑去。石大璞聽說病得利害，謝去他，不收他的錢，姑且和他一塊兒跑去，走了十多

里路，進一個山村裏，到了他家裏，那房屋造得華麗整齊，走進屋子去，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睡在紗帳裏，丫頭拿鉤子掛起帳子。望去年紀十四五歲，氣息細弱，睡在牀上，那身體臉兒瘦得不像樣兒。走近去一看，那病人忽然撐開眼睛說道：『好醫生來了！』一家人聽了都歡喜，說他：『不說話已經幾天了，』石大璞便回出房來，因問他的病情，老頭兒說道：『白天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走來，和他一塊兒睡覺，作着，上前去捉他，已經不見了，停了一回，又跑來，疑心他是個鬼。』石大璞說道：『他若是個鬼，要趕走他，卻不難，怕他是個狐狸，那便不是我的力量能夠趕去他的了。』老頭兒說道：『一定不是，一定不是。』

石大璞給他一道符，這一天夜裏，睡在他家裏，到半夜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進來，衣裳帽子穿戴得狼整齊。石大璞疑心是主人家裏的人，坐起身來問他，他說道：『我是一個鬼，老頭兒家裏是狐狸，偶然看上了他的女兒紅亭，暫時在這裏住幾天。鬼在狐狸家作怪，不壞陰騭的，你爲什麼定要離開人家的緣份來保護他？那姑娘的姊姊，名叫長亭，長得格外標緻，我留下他完全的身體，等你來享用，他若答應把長亭許配你，纔可以給他醫治。到那個時候，我便自己走開。』石大璞答應他。這一天夜裏，那年輕的男人不來，那姑娘頓時清醒過來，到天明，老頭兒狼歡喜，跑來告訴石大璞。

請大璞進去看看。石大璞燒去了昨天的符，便坐着把他的脈；看見繡花門簾裏有一個姑娘，標緻得和天仙一般；心裏知道這個便是長亭。脈把完了，要清水噴牀帳，那姑娘急急拿一盃水遞給他；走來走去的時候，他心也動了，魂靈兒也飛去了。石大璞這時候，心實在不在趕鬼的事體上了，出來對老頭兒告辭，推託回家配藥去。

幾天不到他家，那鬼越發鬧得利害；除出長亭以外，那兒子媳婦丫頭，統統被他糟蹋。又叫用人牽了馬去迎接石大璞，石大璞推託害病不去；明天老頭兒自己跑來，石大璞故意做出腿痛的樣子來，扶着拐杖出去。老頭兒拜過了，問他腿痛的原因；他說道：「這個是做繆夫的苦處。前天夜裏丫頭爬上牀來，一交跌倒，打落了湯婆子，泡壞了兩隻腳罷了。」老頭兒問他：「爲什麼許多日子不討一個填房？」石大璞說道：「恨找不到一家好人家和老伯一般的。」老頭兒聽了不做一聲，退出去；石大璞送出去，說道：「病好以後，我便自己到府上來，不用勞駕。」

又過了幾天，老頭兒又來了；石大璞躑着腳出去，見了老頭子，問候着說了三兩句話，便說道：「現在和我的妻子商量，你如能趕鬼去，使我全家平安；我的女兒名叫長亭，年紀十七歲了，情願把他嫁給你。」石大璞聽了歡喜，爬在地下叩頭，便對老頭兒說道：「你這樣好意思待我，我這有病的

身體，怎麼還敢再自己愛惜呢？」立刻走出門，一塊兒騎着馬去。走進去看那被鬼害過的，看完了，石大璞怕他失信，請和老太婆說定。老太婆立刻走出來說道：「先生爲什麼疑心？」說着，便把長亭頭上插的金簪拔下來，交給石大璞，算是憑據。石大璞對他拜過了，停了一回，便喚齊家裏的人，一個一個替他做過法事，祇有長亭躲在裏面，找他不到，便畫一道掛在身上的符，叫人拿給他。這一天夜裏，狠安靜，鬼的影子統統不見了。祇有紅亭叫喊着不住嘴，給他一盆法水，那病好似不見一般。

石大璞要告辭回來，老頭兒拉他住下，神氣狠誠心，到夜裏，擺上許多酒菜，勸他吃酒，很客氣。打過三更，主人便辭別了客人進去。石大璞正上牀去睡，聽得打門的聲音很急，起來開門一看，祇見長亭推着門進來，看他說話神氣很驚慌，說：「我家要拿刀來殺你，趕快逃去！」說完，便轉身走去。石大璞害怕得身體發抖，臉上失了顏色，跳過牆急急逃去，遠遠看見火光，飛也似的向前跑去，便是隣舍人家夜裏打獵的。石大璞心裏放心，等他們打獵完了，便和他一塊兒回去，心裏藏着一肚子的怨恨，沒有法子可以出這口氣。想要到汴梁去尋王赤城，但是家裏有年老的父親，害癱瘓的病已經多年了，日日夜夜想法子，打不定主意去不去。

忽然有一天，有兩肩轎子，停在門口；那老頭兒和老太婆送長亭來，對石大璞說道：『那天夜裏回家去，怎麼不說一聲兒？』石大璞見了長亭，怨恨都銷去了，便也耐着氣不發作；老太婆催兩人在院子裏拜過堂，石大璞預備擺酒，便告辭着說道：『我不是空閒的人，不能夠安享你的好酒菜。我家老頭兒太糊塗，如有不舒服的地方，郎君肯看在長亭臉上想一想，老身已經是有幸多多的了。』說着上車便去。原來謀殺女婿的計策，老太婆不知道的，待到追不着回家來，老太婆纔知道，狠不服氣，和老頭兒大大吵鬧，長亭也暗暗的哭着不吃飯。老太婆硬逼着送女兒來，不是老頭兒情願的。長亭進了門，問他，纔知道他這一番情形。

過了兩三個月，老頭兒家裏來催長亭回娘家去；石大璞料定了他去了不回來的，攔住他；從此常常想起家來，吊幾點眼淚。一年多，養下一個孩兒，名叫慧兒，僱一個奶媽子給他吃奶，但是這孩子愛哭。到夜裏一定要到娘這裏來。有一天，老頭兒家裏又打發轎子來，說：『老太婆想女兒，狠利害。』長亭聽了，越發傷心，石大璞不忍心再攔住他，要抱着孩手一塊兒去；石大璞不肯，長亭便獨自回去臨走的時候，說定去一個月回來；後來過了半年，沒有信息，叫人去打聽，從前他住的屋子，已經空着長久，又過了兩年多，他指望都斷了；那孩兒一夜哭到天亮，心裏和刀割一般。

過了幾天，石大璞的父親害病死了，心裏越發傷心，因此也害病狠利害。在孝幃裏病得快死去，不能夠迎接客人朋友來弔孝的。正昏沉的時候，忽然聽得一個女人哭着進來，一看，那披麻帶孝的是長亭石大璞看了，狠傷心，一哭便斷了氣，丫頭驚慌着叫喊起來，長亭纔住了哭，摸着他好半天，纔慢慢的醒來。自己疑心已經死了，認做是在陰世裏見面。長亭說道：『不是在陰世裏，我不孝順，不能夠叫父親歡喜，攔住我不放我回來；三年工夫，實在是沒有良心。現在碰巧全家人從東海來，經過這裏，得到公公的死信，我聽了父親的話，斷絕兒女的私情，不敢聽了父親的糊塗主意，便失了翁媳的規矩。我來的時候，母親知道，那父親却不曾知道。』說話的時候，那慧兒撲向懷裏來，話說完，纔去摸着他，哭着說道：『我有了父親，孩兒便沒有母親了。』慧兒也放聲大哭，一屋子人抹着眼淚，長亭起身去照料家裏的事體，棺材跟前供着魚肉，又乾淨又完備。石大璞便很放心，可是病得日子多了，一時裏不能夠好。長亭便去請了石大璞的姑表哥哥來，接待弔孝的客人。喪事完了，石大璞纔能夠拄着拐杖起來，幫着照料祭奠落葬的事體過了，長亭要告辭回去，去領受違背父親的罪。丈夫拉住他，孩兒哭着，他祇得耐着住下；不多幾天，有人來告訴他父親生病，便對石大璞說道：『我爲了你父親跑來，你不爲我的母親放我回家去嗎？』石大璞許他回去。長亭叫奶媽

子抱着孩兒避開到別處去，淌着眼淚走出門去；去了以後，幾年不回家來。石大璞父子兩人，慢慢的也忘懷了。

有一天，天纔亮，去開着門，那長亭忽然跑進來。石大璞正詫異問他，長亭縐着眉心，坐在牀沿上，嘆着氣說道：『從小守在閨房裏，看一里路已經算遠了；現在一天一夜跑了一千里路，累死人了！』再三問他，長亭要說，又不說；追問他不住口，哭着說道：『現在我對你說，怕我傷心的事體，便是你的快活事體。近來幾年，搬住在山西地界，借住在一家姓趙的紳士人家的屋子裏，房東房客交情很好，把紅亭配給他的公子。那公子一向放蕩，在家裏很不平靜；妹妹回來，告訴我父親，父親便留住妹妹，半年工夫，不放他回去。公子生氣，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請得一個壞人來，打發神道拿了繩索鎖拷，綁了我父親去；一家人很驚慌，一刻兒工夫，四面逃散了。』石大璞聽了這個話，笑得自己耐不住，長亭生氣說道：『他雖說不好，卻是我的父親；我和你夫妻幾年，祇有大家要好，沒有大家怨恨的。現在我家破人亡，一百多個人，四面沈落，便是不替我父親傷心，難道不替我可憐嗎？聽了我的話，便快活得跳起來，又沒有半句話勸解我，怎麼這般沒有義氣。』說着，一抬手走出門去。石大璞追上去，自己認錯，也已經不見了。心裏悶悶的自己懊悔着，拚着從此斷絕了。

過了兩三天，老太婆和女兒一塊兒走來；石大璞一肚子高興。上前去勸，問他母女兩人，都爬在地上，看着詫異，問他：『做什麼？』母女兩人，都哭起來。長亭說道：『我生氣走出去，現在不能夠自己硬到底，又要來求人，還有什麼臉面呢？』石大璞說道：『丈人原沒有人心，母親的好意，你的情分，是不忘記的；但是聽得你父親遭了難，心裏快活，也是人情一定的。你怎麼不肯稍稍忍耐着？』長亭說道：『現在在路上遇到母親，纔知道網綁我父親去的，原是你的師父。』石大璞說道：『果然是我的師父，也很容易；但是老丈不回家，便是你的父女離散，怕老丈一回家，便使你的丈夫哭，孩兒傷心了！』老太婆便對咒，自己說明，不帶女兒回去；長亭也對咒，拿好心報答他。

石大璞便立刻收拾行李，到汴梁去問到元帝觀裏，那王赤城回來得不久，進去拜見，便問他：『爲什麼事體來？』石大璞看見廚房裏一隻老狐狸，穿着前面的腿肉，吊着，便笑笑說道：『徒弟的來，爲這個妖怪。』赤城問他，他說道：『是我的丈人。』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他。道士說道：『老狐狸狡猾得很。』不肯輕易解放他，再三求他，便允許了。石大璞也細細的說他欺騙人的事體，那狐狸聽了，把身體攢進灶肚子裏去，好似有不好意思的神氣。道士笑着說道：『他害臊的心思，不會統統忘記呢！』石大璞站起來，牽着他出去，拿刀割斷了繩索，抽動他，狐狸痛得利害，牙齒一齧露

出來。石大璞不肯快抽，故意慢慢的抽一抽，停一停，笑着問道：『老丈若是怕痛，便不抽可好嗎？』狐狸眼光一亮一亮的，好似有生氣的樣子；待到繩子放去，搖着尾巴，走出觀外去了。石大璞告辭回去。

在三天以前，已經有人去通報老頭兒的信息；老太婆先回去，留下長亭待石大璞回來。石大璞到了家裏，長亭迎接出去，爬在地下；石大璞拉着他說道：『你如不忘記夫妻的交情，不在乎感激上面的。』長亭說道：『現在又搬在舊時的地方了，在村坊隔壁，離得很近，信息可以不斷。我要回家去看看爺娘，三天便可以回來。你可能相信我嗎？』石大璞說道：『小孩兒養下來，便沒有娘。不見得便短命死去；我天天一個人住着，已經成了習慣。現在我不肯學着趙家公子的樣子，便反拿好心報他；在你面上的情分，已經一分用足了。如你不回家來，在你可算得負義；路雖隔得近，便也不再來查問你，有什麼不相信和相信呢？』

長亭第二天跑去，兩天便回來；問他：『爲什麼來得這樣快？』他說道：『父親因爲你在汴梁的時候，曾經和他鬧玩笑，肚子裏不忘記，說個不休；我不要再聽他說，所以早早回來了。』從此女眷們來來去去不斷，那丈人女婿兩面還不通來往呢。

異史氏說道：『狐狸生性反覆，狡猾已經很利害；賴婚的事體，兩個女兒一個法子，他的刁滑，也可以知道了。但是借別的事體硬要求婚，是闢了他賴婚的路，已經早有這意思了；況且女婿既然歡喜女兒，便救他的父親，祇應該忘記從前的怨恨，拿好心去感化他。如今又在危急的時候，和他開玩笑，怎麼能怪他到死也不忘記這個恨事呢？天下有丈人女婿不和睦的，大概像他一樣。』

(註一)符籙 便是道士的畫符念咒；那書一共
有十七部，一百零三卷。

(註二)湯夫人 湯夫人，便是湯婆子。冷天暖脚的熱水壺。

(註三)外兄 外兄姑母的儿子，便喚做外兄。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詰其姓名，出囊中金爲之幹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

(註四)冰玉 故時有一個衛玠和他的丈人樂廣都有名氣，有學問的。別人稱讚他：丈人好似冰一般清，女婿好如玉一般潤。後來稱丈人女婿，便喚做冰玉。

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

抵暮，媪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媪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

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榻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瞽，不忍傷之。臨病二年，惡露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啟門視則寂然矣。病中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旣離，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卽以爲繼室可也。」

蓋王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己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闔門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婢妾，啓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縷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拜。

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卽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惟妾至，則挽之。

自夫人臥病，婢惰奴偷，家久替衆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懼，闕然並諾。

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辭咎，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盟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聞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卽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卽與同來。聞女卽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

合卷後，王終以神故，裝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窮研，既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

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尙以我爲神也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因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託爲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卽頑鈍之婢，王素撻楚，緊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

又數年，妾產一女，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老，不能遠涉。女遣兩媪，強邀以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

忽門外有與馬來，迎女歸甯。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聞其故，女曰：「君以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以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甯，解兒厄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時，」

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

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爛燦，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懷恨而返。

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廊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

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闔門下鎗，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卽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歛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謀兒非慕貞遺體，女亦不置辯。

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將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證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枷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存，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無查就緒，託兒於妾，乃具饌爲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存，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葬既，妻子凌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蒙陰地方王慕貞是大人家的兒子，偶然到江浙地方去遊玩，看見一個老太婆，在路上哭。問他：「爲什麼哭？」他說：「我死去的丈夫，祇留下一個兒子，現在犯了死罪，什麼人能夠救他出來的？」王一向是有義氣的，問明了他的名姓，拿出袋子裏的錢來，替他照料，竟救了他的罪。那人出了牢監，聽說是王慕貞救他的，可是心裏糊糊塗塗，不懂裏面的緣故。尋到客店裏，感激得哭下來。謝他，問他爲什麼救他出來，王說：「沒有別的意思，便是可憐你年老的娘罷了。」那個人聽了，很詫異，自說娘死去已經多年了，王慕貞聽了也奇怪。

到了夜裏，老太婆跑來道謝，王慕貞怪他說謊，老太婆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是東山的老狐狸，二十年前曾經和這孩兒的父親有一夜的親熱，所以不忍心看他做了鬼餓死。」王慕貞心裏很感勳敬重他，再要問他已經不見了。

從前王慕貞的妻子賢惠，又歡喜敬重菩薩，不吃葷酒，收拾一間乾淨房子，掛一張觀音菩薩的像，因為沒有兒子，天天在屋子裏燒香禱告，那菩薩又很靈，常常託夢教人走避。因為這個家裏的事體，都去問菩薩；後來他妻子害病很利害，把牀搬進屋子裏去，又另外鋪一牀繡花被褥，在裏面屋子裏，又鎖上房門，好似等着什麼。王慕貞說他妻子被菩薩迷住了，又看他病得糊塗，也不忍心去違拘他，病了兩年工夫，怕熱鬧，常常推人出去，獨自一人睡着去偷聽着他，好似和人在那裏說話，打開門一看，便靜悄悄的沒有聲響了。在害病的時候，沒有別樣心事，有一個女孩兒，十四歲了，祇是天天催着辦嫁裝嫁出去。嫁過了，喚王慕貞到牀前，拉着手說道：「現在分別了！纔病的時候，菩薩告訴我，命裏應當快死，我想不放心小女兒，不會出嫁，便給我一點點藥，使我吊着一口氣，挨着舊年菩薩臨走回南海的時候，留下他案前的侍女，名叫小梅的，給我服侍，現在快要死了，薄命人又沒有養下孩兒，保兒是我歡喜的，怕討了小器的女人，叫他娘兒子兩人沒好地方住。小梅臉兒

標緻，又和氣，便娶他做塾房便了。

原來王慕貞有一個小老婆，養一個孩子，名叫保兒。王慕貞聽他說話荒唐，說道：「你一向是敬重菩薩的，現在說出這樣話來，可不是已經得罪了菩薩嗎？」他回答說道：「小梅服侍我一年多，大家也忘記了出身，我已經再三求他了。」問他：「小梅在什麼地方？」他說道：「屋子裏的不是嗎？」正要再問，閉着眼睛已經死了。王慕貞夜裏守着靈幃，聽得屋子裏輕輕的有人哭着，很詫異，疑心是鬼；喚那班丫頭小老婆起來，開着鎖一看，祇看見一個十六歲的美人兒，穿着素衣服，在屋子裏。大家認做是菩薩，一塊兒圍著拜他；那女人抹著眼淚，攙扶衆人。王慕貞呆呆的對他看着，他低着頭不做一聲；王慕貞說道：「若是死去的妻子的說話是不錯的，便請你走到廳上去受兒女拜見；若說不可以，我也不敢亂想，自受罪過。」那姑娘紅着臉，竟走出房去，走上北面的大廳。王慕貞叫丫頭替他擺一個朝南的坐位，王慕貞先對他拜了，那姑娘也回拜。以下長輩小輩底下人，挨着先後爬在地下叩頭；那姑娘板着臉兒坐着受拜，祇有小老婆來拜，便拉住他。

自從太太睡在牀上害病，丫頭用人偷懶，家裏的事體，也許久沒人管了；大家拜完了，恭恭敬敬的一傍站着。那姑娘說道：「我感激太太的真心，留住在人世上，又拿大事體託付我，你們應該各自

放出良心來，替主人出力。從前的錯處，統統不計較。不然，不要說屋子裏沒有人！」大家看這座位上坐着的，真好似掛着觀音菩薩的像，時時被輕輕的風吹動一般的，聽了他的話，大家心裏害怕，一齊開口答應着。

小梅便照料喪事，樣樣事體清清楚楚；從此大大小小的人，沒有敢偷懶的。小梅天到夜照料裏外的事體，王慕貞要做什麼事體，也告訴了他纔做；但雖是一夜工夫見幾回面，並不談一句私下話。待埋葬過了，王慕貞要做從前說定的事體，不敢當面對他說；叮囑小老婆，稍稍告訴他這個意思。小梅說道：『我受了太太再三託付，在良心上說來，也不能夠推辭；但是夫妻的大禮，不能夠潦潦草草，同年的大伯黃先生，輩份又高，又有規矩，求他做我們夫妻的媒人，那便依他的話。』這時候泝水地方的黃太僕，不做官了，閒住在家里；對王慕貞是父親的朋友，大家往來很要好的。王慕貞便親自跑去，把這事體的實在情形告訴他。黃太僕聽了很奇怪，便和王慕貞回到家裏。小梅聽得便出來拜見；黃一看見詫異，認做是天仙，謙虛不敢當他的拜。停了一回，送一封禮，送得很重，看着行過了禮，便去；小梅回送驢頭鞋子，好似孝敬公婆一般，從此交情越發親熱。

拜過堂以後，王慕貞到底因為菩薩的緣故，親熱裏面帶幾分害怕；常常細細的問他菩薩的情形，

小梅笑着說道：『你也太笨了！那裏有真正的菩薩，降下來和世上人結親的？』王慕貞再三追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小梅說道：『不必查問，既認做是菩薩，早早夜夜供養，自然沒有禍水。』小梅待底下人總是寬的，不是笑不說話的，但是丫頭慢慢的有玩笑的時候，遠遠的看見小梅便靜悄悄的一點兒沒有聲響了。小梅笑着對他說道：『難道你們還認我是菩薩嗎？我是什麼菩薩呢？實在是太太的姨妹子；從小大家要好，姊姊害病的時候，想着我，便託南村的王老太婆喚我來。』因為天天和姨夫在一塊兒，有男女的嫌疑，所以推說是菩薩，關在裏面屋子裏；其實是什麼菩薩。』大家還不很相信，但是天天站在他身傍，看他的舉動，沒有一點和平常人兩樣的地方，謠言慢慢的沒有了。但便是粗笨的丫頭，王慕貞一向打不好的，小梅一句說話，沒有不肯聽話的。都說道：『自己並不知道，實在不是害怕他；祇看見他的臉兒，那心裏自然軟下去。』所以不忍心拘他的意思。因為這個。』種種攔起的事體，都做好了；幾年裏面，田地接連連，米倉裏堆着一萬石米了。又過了幾年，小老婆養了一個女孩兒，小梅養了一個男孩兒；孩兒養下來，右面臂膀上有一點紅點，便取名叫小紅，滿了月，小梅叫王慕貞擺下很豐富的酒席，請黃太僕、黃送禮送得很多，祇推說是年老了，不能夠出遠門。小梅打發兩個老媽子，硬拉他，黃太僕纔來，抱着孩兒出來，露出右面臂

勝來告訴他取名字的意思。又再三問他：「這紅點兒是好的呢是壞的？」黃笑着說道：「這個是喜紅，可以加一個字，名叫喜紅。」小梅聽了很歡喜，便出來拜見。這一天吹打的聲音，滿院子都是的高貴的親戚，多得和街上一樣。黃太僕住下了三天，纔回家去。

忽然門外面有車馬來迎接小梅回娘家去，一向十多年工夫，並不來往，大家在背後批評他，小梅裝做不聽見；打扮完了，抱着孩子在懷裏，要王慕貞送也出去，王慕貞依他。走到二三十里路多，靜悄悄的沒有走路的人，小梅喚停着車子，喚王慕貞下馬來，離開傍人和他說道：「王官人！王官人！我和你見面的時候短，離別的時候長，你說傷心不傷心？」詫異問他：「什麼緣故？」小梅說道：「你道我是什麼人？」回答他：「不知道。」小梅說道：「你在江南地方救一個犯死罪的人，可有的嗎？」說道：「有的。」他說道：在路傍哭的，是我的母親；感激你的義氣，要想報答你，便借太太相倚菩薩的因頭，推說是菩薩，實在要拿我來報答你。現在幸而養下這個小孩兒來，這個心願已經了；我看你晦氣運快到，這個孩兒在家裏，怕不能養大，所以推說回娘家去，免去孩兒的災難。你記着家裏有死人的時候，便在早晨雞第一聲啼的時候，跑到西河柳堤上去，看見有一個拿着葵花燈來的人，攔在半路裏，苦苦的求他，可以免去災難。」王慕貞答應着，便問他回家來的日子，小梅說

道：「不能夠預先定下，總要牢牢的記着我的話，後來見面也不遠的。臨分別的時候，捏着手狠傷心的流下眼淚來。停了一回，上車去，快得和風一樣。王慕貞望他望不見，纔回家去。」

過了六七年，一點也沒有信息；忽然四鄉的瘟疫流行，死的人很多；一個丫頭害病了三天死去，王慕貞想起從前小梅的說話，狠記在心裏。這一天，和客人吃酒吃得十分醉，睡着；待到醒來，聽得雞啼，急急跑到堤上，看見燈火光一幌一幌的，恰巧已經過去；急急追他，祇隔得一百多步路，越追越遠，慢慢的不能看見，懊恨着回來。

過了幾天，害急病一回兒死去；王慕貞同族的人，都是無賴，大家欺侮他孤兒寡婦，田裏稻子和樹木，堂堂皇皇的去砍下來，拿回家去。家裏的樣子，一天一天的衰敗下去；過了一年，保兒又死了一家人越發沒有了主意，同族的人，越發蠻橫，分割田地，馬房裏的牛馬，都沒有了。又要分割房屋，因為小老婆住着的緣故，便叫了幾個人來，強搶了賣去；小老婆捨不下小女兒，母子兩人，對面哭着，那悽慘的聲音，感動了鄰舍。

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聽得門外有一肩轎子進來；大家一看，便是小梅拉着小孩子。從轎子裏出來；四面一看，人亂哄哄的和街上一樣。問道：「這班是什麼人？」小老婆哭着告訴這個情形，小梅

臉色狠傷心的變了，便喚跟來的用人關上門鎖下了；大家要抵抗，那手上和癱子一般。小梅叫一個一個縛起來，吊在廊下柱子上，一天給他薄粥三碗；便打發老人家跑去告訴黃先生，然後再走進廳堂去，狠傷心的哭。哭罷，對小老婆說道：『這個是天數，已經定了日子，前個月要回家來了；恰巧因為母親害病，耽擱下了，便直到了今天。不想一轉眼的時候，已經變成空屋子了！』問起舊時的丫頭老媽子，便都被同族中人搶去，他越發傷心。過了一天，丫頭用人聽說小梅回家來，統統自己逃回來；大家見了面，沒有不淌下眼淚來。那縛着的同族的人，大家喊說：『那孩兒不是慕貞的種！』小梅也不和他分辯。

停了一回，黃先生來了；小梅帶着孩兒出去迎接黃太僕，拉住孩兒的臂膀，便擡起右面的袖子，看見一點紅痣很清楚，便露出來，給大家看，算證明他是真的。便細細的查點遺失的東西，寫上簿子，記下名兒；親自跑到縣官那裏，縣官捉住那無賴們，每人打四十下，枷着關起來，很利害的追還。不到幾天，田地牛馬，統統還了舊主人。黃快要回家去，小梅拉着孩兒哭拜着說道：『我不是世界上的人，叔叔是知道的；現在把這個孩子託給叔叔了！』黃說道：『老夫一口氣還活着，沒有不替他做主的。』黃回家去，小梅盤查清楚，把孩兒託給小老婆；便打點酒菜去祭掃丈夫的墳，半天不見回。

來。去一看，那杯盤酒菜還在，這人便不見了。

異史氏說道：「不斷別人後代的，別人也不斷他的後代；這個雖說是人做的，可也是天定下的。若說家裏有好朋友，平日車馬皮衣裳，都可以合着穿用；待到墳上的荒草一長，妻子衰敗下來，那車子裏的朋友，便回轉臉兒走去了。死去的朋友，不忍心忘記他，感激他的好處，便想報答，還有什麼人呢？狐狸啊！倘若你有銀錢，我便替你來照看。」

（註一）斡旋 斡旋，便是料理事體。

（註二）鬼餒 餒，是肚子飢餓，鬼沒有子孫祭祀，

便肚子飢餓，說沒有子孫的。

（註三）宿莽 莽，是野草；過冬不死的野草，叫做

宿莽。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遊蕩自廢。家不中貧，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恆多怪異，心知其狐，即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鼯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遣

紫紈袴，一帶上繫銀囊，大悅，恐竊去，藏衾中而抱之。

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

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啓，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提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頰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

從此靡夕不至，綉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錦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誘示親賓，來觀者，皆以賞酒爲贄，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

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託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

踰二年，思念甚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控之，摩肩反，啓障紗相窺之，丰姿豔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卽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爲胡敝塔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親，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縈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媪，又一少年先在，釋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塔。」並揖卽坐。

少時，酒炙紛陳，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塔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塔，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沈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鳥交錯，蘭麝薰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善一藝。因而合坐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甯屈指不伸者？」

「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

二人歌舞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擲數枚，送了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婿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鑿一折，聲淚俱下。旣闌，拂袖逕出，一坐爲之不歡。八仙曰：『婢子驕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

至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驟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覓之，不然，杳見無期矣。』言已不見。

惴惴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遊恆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

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戀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變長，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詢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媪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

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兩人歸甯，將復當寄信往，并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

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樞隙可入，始至爲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託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氈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齋旗采酒，體而至，與馬續紛，填溢街巷。

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媪，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劍履猶存否？」

「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篝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著。』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偏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拌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拓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拌，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拌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滅。

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

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行緩，追及之，持刀吼叱，人衆都奔，下馬啓簾，則老嫗坐焉；方疑誤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中輿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繫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卽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劣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劉赤水是平樂地方的人，從小很聰明；十五歲中了秀才，爺娘早已死去，便因為游玩耽誤了自己的功名。家裏的錢也不多，他自己歡喜打扮，被褥牀鋪，都狠精緻。有一天晚上，被人喚去吃酒，忘記吹熄蠟燭便去了；酒吃了幾盃，纔想到趕快回來，聽得房裏低聲說話。他爬在窗子外面偷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抱着一個美人兒睡在牀上。這屋子的左近，是大戶人家的空房子，常常有妖怪；心裏知道他是狐狸，便也不害怕，跑進去喝着說道：『我的牀鋪，怎麼能夠給你們睡覺？』那兩人慌慌張張抱着衣裳，赤身露體的跑出去。丟下了一條紫色的綢袴子，袴帶上掛着一個錢袋兒，看看狼歡喜，怕被人偷去，藏在被窩裏，抱着睡覺。

停了一回，有一個蓬頭的丫頭，從門縫裏跑進來，對劉赤水要回這樣東西；劉赤水笑着要他拿東西來掉換；那丫頭答應他送酒來，他不肯，送他錢又不肯，那丫頭笑着出去。停了一回，回進來說道：『大姑娘說：「如肯還他，便當送個美人來報答你。」』劉赤水問他：『什麼美人兒？』丫頭說道：『我家姓皮大姑娘小名兒叫八仙，和他同睡的是胡家官人；二姑娘名喚水仙，嫁給富川地方的丁官人；三姑娘鳳仙，比那兩個姑娘長得格外標緻，一定不會不中你的意的。』劉赤水怕失信，要立等他的回信；那丫頭出去了好半天，回來說道：大姑娘傳話對官人說：好事體怎麼能夠成功得這

樣快？方纔和他說起，正被他辱罵，只好緩幾天再等信息。我們家裏不是輕容易答應人輕容易失信的。」劉赤水便把袴子給了他。

過了幾天，一點兒也沒有信息；有一天傍晚，打外面回來，關上門纔坐下。忽然兩扇門自己打開，有兩個人拿被窩袋着一個姑娘，手抓着四角，捧着進來，說道：「送新娘子來了。」笑着擱在牀上，轉身便出去。走近去一看，熟睡不會醒，酒氣還是狠香的，紅着粉臉兒；那酒吃醉的樣子，越發標緻得世界上沒有的。歡喜極了，替他捧起腳來，脫去襪子，抱着腰兒，替他脫下衣裳。那姑娘已經慢慢的醒來，睜開眼看見劉赤水他四肢不能自己做主，祇是縳着眉頭說道：「八仙這個賊丫頭！我被他賣去了！」劉赤水笑着抱住他，那姑娘嫌他皮膚太冷，微微笑着說道：「今天夜裏是什麼夜裏？遇着怎麼一個冷人！」劉赤水也說道：「你拿我怎麼樣？」說着，兩人便親熱起來。停了一回，說道：「丫頭不要臉，自己糟塌了人家的床鋪，拿我來換一條袴子嗎？一定要小小的報這個仇。」從此沒有一天晚上不來，親熱得很利害，袖子裏拿出一隻金鐲子來說道：「這個是八仙的東西。」又過了幾天，懷裏拿出一雙繡鞋來；坎着珠子，繡着花，細巧到極頂。又叮囑劉赤水叫他拿出去；劉赤水拿出去給他的親戚朋友看，來看的人，都拿銀錢酒菜來換，從此拿着當奇貨看待。有一天，

鳳仙忽然說分別的話，詫異起來，問他，回答說道：「姊姊因為鞋子的事體恨我，要帶着全家搬到遠的地方去，隔斷我們的交情。」劉赤水聽了害怕，情願把鞋子還他。鳳仙說道：「不用還他，他正用這個來壓制我，如還了他，便中他的計了。」劉問他：「爲什麼不一個人住在這裏？」他說道：「爺娘弟兄都很遠的去了，一家十幾個人，都託胡家官人照料；若不跟了去，怕這個長舌婦亂造謠言。」從此便不再來。

隔了兩年，想得很利害；偶然在路上遇着一個姑娘騎着一匹小馬，一個老人家拉住馬繮繩，擦着肩膀走過。回轉身來，揭起臉上遮的紗一看，臉兒長得十分標緻；停了一回，一個年輕的男人，從後面走來，劉赤水問他道：「這女人是什麼人？好像長得狠標緻。」劉赤水十分稱讚他。那年輕男子拱着手笑說道：「你太稱讚的利害了，這個便是我的妻子。」劉赤水很不好意思，自己認錯。那年輕的男人說道：「這個有什麼妨礙？但是三個美人裏邊，你得着一個頂好的，這個不好的，又那裏當得起你的稱讚？」劉赤水不懂他的話，那年輕的男人說道：「你不認得偷着睡你牀鋪的人嗎？」劉赤水纔明白是姓胡的，大家認做連襟，說笑笑很快活。那少年說道：「丈人新搬回來，要去看一看，你可以一塊兒去嗎？」劉赤水也高興，跟他進了縈山山上本來有本地人逃難的房子，那女

人跳下馬來，走進去。停了一回，有幾個人跑出來一看，說道：「劉官人也來了！」同進去拜見老頭兒。老太婆還有一個年輕的男人，先在裏面，鞋子衣服，穿得很漂亮。老頭兒說道：「這個是富川地方姓丁的女婿。」大家作了一個揖，便坐下來。

停了一回，酒菜一齊拿上來，說說笑笑很親熱。老頭兒說道：「今天三個女婿一塊兒在裏面，可以算得熱鬧；屋子裏沒得別人，可教孩兒們出來，做一個團圓的大會。」停了一回，姊妹一塊兒出來，老頭兒教人擺下坐位，各人靠着他的女婿。八仙見了劉赤水，祇是抿着嘴好笑；鳳仙常常和他鬧着玩笑。水仙面貌稍差一點，可是很穩重和氣。滿桌子的人在那裏說笑，他祇是拿着酒盃含笑罷了。從此男女坐在一塊兒，蘭麝的香氣重着人，吃酒吃得很快活。劉赤水看看牀頭邊音樂傢伙統統完全，便取了一枝玉笛，吹着替他丈人上壽。丈人很高興，便教會音樂的各人去拿一件；一桌子的人都搶上去拿，祇有丁官人和鳳仙不拿。八仙說道：「丁官人不懂音樂，原是不不要緊的；你難道是縮着手指伸不開的？」說着，便把拍板丟在鳳仙懷裏，大家很熱鬧的拍打起來。老頭兒笑着說道：「家庭的快樂，到了十分，孩兒們都能夠歌舞，各人何不拿出自己的本事！」八仙站起來，拉着水仙說道：「鳳仙是一向寶貴他的聲音的，不敢勞動他；我們兩個人可以唱一折雉姬的曲子。」

兩個人唱着跳着纔完，郤巧一個了頭，拿一金盆子水果進來；那水果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名目，老頭兒說道：「這個果子從真臘帶來的，叫做田婆羅。」便拿了幾個，送到了官人跟前；鳳仙不高興，說道：「女壻難道拿窮富來分歡喜不歡喜的嗎？」老頭兒微笑着不說話，八仙說道：「阿爺因為丁官人是別縣人，所以是客人；若講年紀大小，難道祇鳳仙有一個拳頭大的窮女壻嗎？」鳳仙到底不快活，便除下了首飾，脫去綢衣服，拿鼓拍交給了頭，唱一折破鑿聲音和眼淚齊流下來？唱完了，把袖子一拂，一直出去。一桌子的人，都替他不高興。八仙說道：「這丫頭嬌傲的皮氣，還是和從前一樣，便立起身來去追他，要拉他回來，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劉赤水沒有這張臉兒，也告辭了回去。

走到半路上，看見鳳仙坐在路傍邊喚他；和他並肩坐下，和他說道：「你是一個男子漢，不能夠替你牀頭邊的人出一口氣麼？黃金的屋子，自然在書裏邊，望你好好的去用功。」又翹起腳來道：「出門的時候慌慌張張，被野草刺破了夾鞋了；從前送你的東西帶在身邊麼？」劉赤水從身邊拿出來，鳳仙拿來換上；劉赤水要他那雙舊的，鳳仙笑着說道：「你也是個沒有規矩的！誰看見自己同牀人的東西，也要這樣子藏起來的？你若歡喜我，有樣東西可以送給你。」便從身邊拿出一面

鏡來，給他說道：「你要看見我，你便到書裏去尋找；不然，我沒有日子和你見面了！」說罷忽然不見了。

他不高興的自己回去，看這面鏡子，那鳳仙背立着在裏面，望去好像走出去的人，在一百步外面的樣子；便想起他的話，謝絕客人，放下門簾讀書。有一天，鏡子裏的人，露出正面來，抿着嘴要笑出來；越發歡喜他，和寶貝一樣。沒有人的時候，常常對着他看。過了一個多月，他的性子慢慢懶惰起來，出去游玩，常常忘記回來；回家看看那鏡子裏的影子，縐着眉頭，好像要哭出來。隔了幾天，再看看，便轉背立着，和當初一樣了。纔明白爲了自己不讀書的原故，便關了門，用功讀書，日日夜夜的不息。一個多月，那影子仍就朝着外面……從此留心看他，他每逢有事體不讀書，他的臉兒便縐着眉頭，讀了幾天書，他裏面的臉兒，便笑起來。這樣子從早到夜，掛着好像先生一般；這樣子兩年工夫，考了一場，便中了。心裏高興着說道：「現可以對得住我的鳳仙了！」拿着鏡子一看，見他彎彎的眉兒，笑嘻嘻的嘴兒，滿腔高興的樣子，活像在眼前一般，歡喜極了，眼睛定着看個不住。忽然鏡子裏的人說道：「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便是現在的說話了。他聽了又高興又詫異，四面一看，那鳳仙已經在他的背後，拉着手，問他：「丈人丈母好嗎？」鳳仙說道：「我和你分別之後，沒

有回到家裏去，躲在山洞裏，也是要和你分吃些苦。

劉赤水要到城裏去吃酒，鳳仙要和他一塊去；兩人同坐着車子，一塊出去。別人對面都看不見。停了一回，要回來，暗暗的同劉赤水商量：假說是別地方討來的妻子。鳳仙回到家裏，纔走出來見客人，料理家裏的事體，別人都詫他長得這樣標緻，可是不知道他是狐狸精。劉赤水叮囑富川縣官的門人，去看他，碰着丁官人，再三拉他到家裏去，好好的看待，說起：「丈人丈姆近日又搬到別處去了，我們內人，也去看他，爺娘快要回來了。我寄信去，我和你一塊兒道喜去。」劉赤元起初疑心丁官人也是一個狐狸，後來細細打聽他家裏，纔知道他是富川地方一個大商人的兒子。當初丁官人晚快從他自己莊子裏走回來，看見水仙一個人在路上，看他臉兒長得標緻，稍稍的看他一眼，水仙便要和他一塊騎着馬走；丁官人因歡喜，帶他回到自己書房裏，和他一塊兒睡覺住着。窗子縫裏都可以進去，纔知道他是狐狸。水仙說道：「官人不要詫異，我因為你是老實人，情願嫁給你。」丁官人歡喜他，竟不再娶妻子。劉赤水回去，借了做官人家的大房子，預備客人吃酒睡覺，打掃得很乾淨，可惜沒有擺飾過了一夜，擺飾很多的了。過了幾天，果然有三十多個人，拿着禮物酒菜跑來車馬很多，填滿了街巷。

劉赤水對丈人作了一個揖，又拉了官人、胡官人同進了客房。鳳仙和母親和兩個姊妹走進了內房。八仙說道：「丫頭現在做了官太太，可不怨媒人了？鐲子和鞋子還在嗎？」鳳仙尋出來給了他，說道：「鞋子還在，可是被許多人看過了。」八仙拿鞋子打着他的背說道：「打你好似打劉官人！」便把鞋子拋在火裏，禱告着說道：「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會着，姮娥來相借。」水仙也替他禱告着說道：「曾經籠玉笋，看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着灰說道：「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遍與世人看。」便捻着那灰，裝在盤子裏，堆着十幾堆；看見劉赤水走來，便託着盤子送給他，祇見滿盤子都是繡鞋，一齊和舊時的樣子一樣。八仙急趕上，推着盤子落在地上，還有一兩隻留着，又爬在地下吹去，他的形跡纔滅了。

到了第二天，丁官人因為路遠，夫妻兩個人先回去。八仙愛和妹子游玩，那老頭子和胡官人再三催他，到日中的時候，纔走出去，和大家一塊兒回去。

他們來的時候，轎馬太熱鬧了，那閒看的人，好像和街上一般。裏面有兩個強盜，看見幾個美人兒，魂靈也沒有了，便商量着半路上搶他，打聽他已經走出村坊，便跟了他去。離着不滿一箭的路，馬拚命的跑，不能追到；到了一個地方，兩面山頭攔住，轎子走得慢。兩個強盜便追着了，拿了刀叫喊，

許多人都逃開了，跳下馬來，揭起車簾兒，祇見一個老太婆坐在車子裏面。正疑心錯搶了他的娘，纔回轉頭去看別地方，那刀砍下來，傷了右面的臂膀；一刻兒工去，便被他們綁住。睜眼一看，那山頭並不是山頭，是平樂府的城門，轎子裏的人，是李進士的老太太，從鄉下回來。有一個強盜，隨後來，也斬斷了他的馬脚，綁在門口。李進士捉着送到知府衙門裏，一問便認了罪。這時候有一個大強盜，不曾捉到，現在捉到的正是他。

明年春天，劉赤水中了狀元，鳳仙也怕鬧出禍水來，所以一概謝絕了娘家人來這喜的，劉赤水也不再道到別人家裏去娶妻子。待到做了部官，討了一個小老婆，養下兩個孩兒來。

異史氏說道：「唉，勢利的樣子，神仙和凡人實在沒有兩樣的呢！年輕的時候不肯竭力向上，到年紀大了，空自傷心，也沒用。可惜沒有好勝的美人，做出這鏡子裏傷心和快活的樣子來；吾祇願無數的仙人，統統拿他的好女兒嫁給人世。那窮海裏便可以少了許多苦惱衆生了。」

〔註一〕三葛 諸葛瑾諸葛亮諸葛誕住在南陽

亮頂好，好似一條龍。

地方，都是有名氣的，這時候人稱做「南陽三

〔註二〕僚婿 僚是同輩僚婿，便是連襟。

葛。〕又比方諸葛瑾是老虎，諸葛誕是狗，諸葛

〔註三〕破鏡 古時呂蒙正被他父親趕出家門

龍門寺的和尙，識得他是將來的貴人，請他到寺裏去，鑿一個山洞，叫他住着，一共住了九年。後來他的學生，在山洞口造了一所祠堂。又有一隻破箬的曲子，破箬是說山洞，那曲子便說呂蒙正窮困時候的情形。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利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制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

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旣暮，踟躕曠野，無所歸宿。歛覩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閫扉，見之，

(註四)太瘦生 太瘦生是唐朝人的說話；生是口氣，好似俗話的呢字一般。

(註五)恆河沙數 西域地方有一條恆河那河邊上的是沙，泥很細的。「恆河沙數」是比方他多得和恆河邊上泥泥的粒數一般。

問所欲爲，張以實告。媼曰：「飲食床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

媼乃令人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媼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媼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睹草薦，詰媼，媼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卽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媼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旣而設錦榻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媼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

媼旣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卽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座，視覲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遺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顧亦不妨，旣不嫌憎，明日便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曙卽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爲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夜歸，半年以爲常。

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媼云：「來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卽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語女曰：「卿旣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偏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

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踉蹌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床上，慨然曰：「我去時，兒纔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相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瘦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死，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

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道便可以同去。』乃向床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遂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叮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吠鳴，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欵觀，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共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

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豔，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試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刺中甲顙，甲踣，猶號，又連刺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

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欵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鞫，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反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卽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

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啓舍延客。旣而酒餚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卽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爲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尙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

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墜馬下而去。旣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託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寢怠，乃復逡巡東向，旣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鞭撻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卽當早歸，何得遺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返。

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

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

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

是夜，越垣穿徑，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道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黏壁間，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傭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託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止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

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卽是我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卽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張鴻漸是永平地方人，年紀十八歲，便是永平城裏有名氣的讀書人。這時候盧龍地方的縣官，姓趙的，又貪賊又兇橫，百姓大家都恨他。有一個姓范的秀才，被他用棍子打死。他的同窗朋友都生氣，知道他是冤枉的，要告到撫臺衙門裏去。求張鴻漸替他們做一張狀子，拉他一塊兒告狀去。張鴻漸答應了他，他的妻子姓方，又標緻又賢惠，聽得他們商量的事體，對他說道：『大概秀才們做事體，祇可以和他們打贏官司，不能夠和他們打輸官司的。打了贏官司，便個個人都誇張現成的功勞，待到一輸，便四面逃散，不能在一塊兒。現在勢利的世界，錯不錯不能夠拿道理來定的，你又是孤單一個人，若說一有變卦，要緊的時候，有什麼人來幫忙呢？』張鴻漸佩服他的說話，懊悔起來，便用好話回絕了那班秀才，祇替他們打了一個草稿，打發他們去了。衙門裏審問過一堂，沒有判斷誰錯誰不錯，那趙縣官拿了許多錢去送給那大官員，那班秀才得了結黨的罪，被他關起來，又追究那代打草稿的人。

張鴻漸聽了害怕，逃出去，走到鳳翔縣地界，盤船錢用完了，天又晚了，在荒野地方躑來躑去，沒有地方去住宿。一轉眼看見前面有一座小村莊，跑過去，一個老太婆正出來關上門兒。見了張鴻漸問他：『來做什麼？』張鴻漸把這實在情形告訴他，老太婆說道：『吃飯睡覺都是小事體，祇是家

裏沒有男人，不使留着客人。』張鴻漸說道：『我也不敢太想過頭，祇求你許我住在門裏面，可以避得虎狼，便心滿意足了。』

老太婆便放他進去，關上門給他一牀草薦，叮囑他說道：『我可憐客人沒有住的地方，私下留你住着，不到天亮，便要早早出去，怕我家裏小姑娘聽得了，便要埋怨我的。』老太婆進去，張鴻漸靠着牆壁，假裝做睡着，忽然有一掛燈籠放着亮光，看見老太婆領着一個姑娘走出來，張鴻漸急急躲在暗地裏，稍稍偷看着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美人兒。走到門口，看見草薦，問老太婆，老太婆老實告訴他，姑娘生氣說道：『一家人家都是女眷，怎麼可以收留着壞人？』便問：『這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張鴻漸心裏害怕，走出來，爬在階沿下面，那姑娘細細的問了名姓地方，臉色稍稍和氣說道：『幸得是一個讀書人，不妨留在這裏——但是老奴才竟不來告訴我，這樣子潦潦草草，怎麼可以待好人？』喚老太婆領着客人走進屋子，停了一刻工夫，擺上酒菜來，那東西又精緻又乾淨，停了一回，拿出綢被褥來鋪在牀上。張鴻漸心裏很感謝他，便私下問他的姓名，老太婆說：『我家姓施，老太爺和老太太都死了，祇賸下三個女兒，方纔看見的，是大姑娘舜華。』

老太婆去了，張鴻漸看看桌上有一部南華經註，便拿來睡在枕上，爬在牀上翻着看着，忽然舜華

推着門進來，張鴻漸放下書本兒找尋鞋帽。那姑娘便在牀上按住張鴻漸說道：「不用不用。」便走近牀沿坐下，紅着臉兒說道：「我知道你是很漂亮有才學的讀書人，要把我家託給你，便犯了男女的嫌疑。不知你要不要推去我呢？」張鴻漸聽了，慌慌張張不知道怎樣回答是好，祇說道：「不敢騙你，我家裏原是有妻子的。」姑娘笑着說道：「這也可以見得你是老實人。但是也不碍事的，既然不厭惡，我明天便去請媒人來。」說完了要去，張鴻漸坐起身來拉住他，姑娘也便住下，未曾天亮，便起來拿銀錢給張鴻漸說道：「你拿這個錢出去做游玩的用處，快到晚的時候，須要遲一點來，怕給傍人看見了。」張鴻漸聽了他的話，早晨出去，夜裏回來，過了半年工夫，天天這個樣子。

有一天，歸家來很早，到了這個地方，村坊房屋統統沒有，肚子裏狼驚慌詫異，正踱來踱去，忽聽老太婆說道：「來得怎麼這樣早？」一轉眼那院子依舊，身體原是在屋子裏了，越發詫異。華從裏出來笑着說道：「你可是疑心我嗎？老實對你說了，我是狐仙，和你原是有前世的緣份；如一定要怪我，便立刻和你分別。」張鴻漸捨不下他的標緻，也便住下了。到夜裏，對姑娘說道：「你既然是個仙人，便能夠一息工夫走一千里路；我離開家裏三年了，記掛妻子，放心他不下，可能夠

帶我回家去一過嗎？」姑娘好似不高興，說道：「夫妻的情份，我自己想想比你深，你見了這個想那個，是對着我親熱的樣子，都是假的。」張鴻漸自己認錯，說道：「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俗話說的：『一日夫妻百日恩。』」過幾天回家去了，記掛你，好似今天的記掛着他一般。若說我是個得新忘舊的人，你也沒有什麼好處。」舜華笑着說道：「我是有偏心的人，在我這裏祇望你不忘記，在別人那裏，祇望你忘記他；但是你要暫時回去，這個也有什麼難處，你家裏實在離這裏是很近的。」便拉着他的袖子，走出門去，看見路上黑黢黢的，張鴻漸站住脚，不敢走上前去，舜華拉着他走，沒有多少時候，說道：「到了，你進去，我暫時走開。」

張鴻漸站住脚，細細的一看，果然看見了家門，爬着牆頭進去，看見屋子裏燈光還亮着。走近去，拿兩個手指彈着門裏面問：「什麼人？」張鴻漸仔仔細細的說從什麼地方來，裏面擎着蠟燭火開門出來一看，真是他那姓方的妻子，兩個人大家又詫異又歡喜，拉着手攢進帳子去。看見孩兒睡在牀上，嘆着氣說道：「我出去的時候，孩兒纔長到膝蓋頭，現在身體長得這許多了！」夫妻兩人抱着靠着，恍恍惚惚好似在夢裏一般。張鴻漸從頭到尾說他遇到的事體，問起官司，纔知道那班秀才，有在牢間裏關死的，有遠遠的充軍出去的，越發佩服他妻子的見識遠到。他妻子跳起身子來，撲

